



籠 絲 金

著 淮 廷 陳

1 3 3 9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海 上

新 文 藝 叢 書

金 絲 籠

陳 楚 淮 著

1 9 3 0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現代文學叢刊

已出四種

## 快樂的人們

▲蘇德曼著  
▲周頌棟譯

一册  
五角半

## 愛的零園

▲英洛懷著  
▲盛明著  
▲王家械譯

一册  
一元二角

## 苦戀

▲顯尼支勒著  
▲劉大杰譯

一册  
一元二角

## 舅舅昂格爾

▲依斯特拉諾著  
▲賀文林譯

一册  
一元

本書包含蘇德曼所著短篇小說三篇：(一)輓歌 描寫一個誠樸的沒有見過世面的少婦，對於愛的憧憬和啓示；(二)蒂亞 是描寫靈肉衝突，批評人生的一篇浪漫作品；(三)快樂的人們 是一張速寫的漫畫，一篇清雋的隨筆。全書文體秀麗，描寫深刻，對於戀愛及人生諸問題，頗多開發。

本書分上下兩卷，合訂一册，前卷寫一男子在婚前的淺豔纏綿的戀愛故事，後卷則為未亡人之自白，述自初戀結婚直到死別為止的一切經過。前後兩部，情調雖相彷彿，而技巧卻各有不同。全書富於情熱的詩意，實為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後的一大巨製。

本書為顯尼支勒原著，描寫一個年輕貌美的寡婦，和她十二年前一個舊相好男子苦戀的經過，女子的純情和男子的遊戲便是這幕悲劇的內容。男子得到了女子的肉體，便再不去理她的殘酷；女子犧牲了自己的肉體，仍得不到他的心的悲傷，在本書中，真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過一天自由生活，勝過奴隸的終生。」這便是本書的主旨。全書共合三個有連續性的短篇，處處充滿着爭自由的奮鬥精神，著者以熱烈的同情，從貧民窟裏，強盜窩裏，尋出現代的進步的社會意識來。描寫技巧，非常深刻，句句打進讀者的心坎。請看呀！這位巴爾聾的高爾基，給中國讀書界發出的第一聲。

中華書局發行



# 新文藝叢書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 一册 五角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查士元 第一輯 一册 五角  
梁實秋 第二輯 一册 五角

結婚集

胡也頻 一册 五角

一幕悲劇的寫實

徐志摩 一册 五角

輪盤

邢鵬舉 一册 五角

波多萊爾散文詩

王實味 一册 五角

珊拿的邪教徒

王實味 一册 二角半

休息

王實味 一册 二角半

口供

郭子雄 一册 三角半

一個女人

丁玲女士 一册 三角半

少女書簡

夏忠道 一册 三角半

幻醉及其他

謝冰季 一册 七角

金絲籠

陳述維 一册 七角

春之罪

茅以思 一册 五角半

犧牲

查士元 一册 一元五角

石子船

沈從文 一册 五角

現代法國小說選

徐霞村 一册 五角半

過嶺記

孫用 一册 三角半

死的勝利

伍純武 一册 二元五角

愛神的玩偶

孫孟壽 一册 五角半

斷橋

曾虛白 一册 六角

魏偏師保爾

羅念生 一册 三角半

卡爾與安娜

陳林幸 一册 五角

愛麗兒

盛明若 一册 一元二角

詩人柏蘭若

李惟建 一册 一元二角

水仙辭

李萬居 一册 六角

勃萊克

梁宗岱 一册 四角

虹

郁騰舉 一册 三角半

阿鳳

胡山源 一册 八角半

德國名家小說集

冷西 一册 五角  
劉思訓 一册 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 金絲籠

## 目次

金絲籠	一
藥	七七
韋菲君	一〇五
幸福的欄杆	二四五

# 金絲籠

(三幕劇)

劇中人物：

楊榮藻 C 省省政府委員四十五歲。

楊太太 榮藻的妻四十三歲。

楊茹心 榮藻的長子 S 大學學生二十一歲。

楊明珠 榮藻的長女十八歲。

楊小珠 榮藻的次女 Y 實驗小學生十四歲。

楊秀珠 榮藻的三女 Y 實驗小學生十歲。

楊昌治 榮藻的次子 Y 實驗小學生八歲。

薛太太 楊太太的妹子四十一歲。

薛浣芬 薛太太的長女二十歲。

薛靈芬 薛太太的次女十八歲。

朴恩 楊家園丁五十歲。

小蘋 朴恩的長女楊家使婢十八歲。

小紅 朴恩的次女楊家使婢十五歲。

第一幕（議婚）

景：

茹心家裏一間華麗的會客室。右邊有門通大廳，左邊有門通內室。後面有幾扇大窗，窗下放着一張精緻的沙發，沙發右邊有一隻狹長的木廚，廚上有綠色的花瓶一個，新式的時鐘一個，火柴架一個，煙灰缸一個，右邊前面放着一張茶几，兩張椅子。左傍離門不遠的地方有一張黃褐色的寫字檯，檯子雜置書籍文具等物。

開幕時，後面的窗子是閉的。窗前懸着一個金色的精巧的竹

絲籠，籠中有一個白色的鸚鵡，在橫木上姿意地跳着。明珠背向觀衆，在那裏調弄鸚鵡，鸚鵡作「愛呀！」「愛呀！」的聲音。

明珠 你終天在這裏喊着，倒底有什麼意思？頭也被你喊昏了，不准再喊！……再喊要打打！打打！（明珠舉手作打狀，鸚鵡喊聲愈亮。）

明珠 （媚笑）又來了。叫你不要喊，你又喊。「愛呀！」「愛呀！」「愛呀！」「愛呀！」愛什麼去愛好了，空喊着有什麼用處？

（小蘋上。小蘋是一個清秀的娟麗的女子，天真瀟漫的神氣，在舉動上，言詞上，都可以看得出來。她的臉上永遠是春花似的笑容，從沒有秋霜似的怒色。這時候，從花園裏走來，手裏捻着一束雜色的鮮麗的花球。）

小蘋 小姐，你看，你看。（走近明珠。）今年牡丹開得真好！大的不用說，小的也有這樣大。（把手裏粉紅色的、一枝遞給她。）

明珠

好！你把牠插在瓶子裏罷。瓶子裏水是新換的……園裏還有沒有？若使還有，明天去採幾朶來送給周小姐。周小姐很喜歡養花，平時看見小花也很寶貝似地玩着，看見了這樣大花，不知快活到什麼樣子。

小蘋

那麼我再去採幾朶來好了。牡丹很容易謝，再過幾天，恐怕只有空枝了。我去，我去。（作欲走狀）

明珠

明天採來給她不遲。這一束，你也拿去插在瓶子裏罷。（將手裏那束粉紅色的花給小蘋。）

（小蘋將手中花球整理一下，然後把牠插在櫥子上那個綠色的花瓶裏。插好了以後，斜目作看狀。）

（「愛呀！」「愛呀！」「愛呀！」鸚鵡的喊聲又起。）

明珠

這鳥兒討厭極了！成天成夜地叫着！

小蘋 悶在籠子裏自然不好過，況且屋子裏沒有一點陽光。我把牠掛在外面罷，也許見着了陽光，會安靜些。

（小蘋取下籠子，然後跪在沙發上，將窗子打開，把籠子掛在簷下。和風從窗外一陣一陣地吹進，吹得柳絮兒在屋子裏迴旋着。

明珠

這些雪白的柳絮，被風兒滾着，東飄飄，西蕩蕩，好不有趣。

小蘋

園裏更有趣呢！現在正是落花時節，園裏凋落的花片，紅的，白的，舖滿了草地，風兒吹過，便輕盈地，零亂地，在空中舞着了，有的飛到樹梢上去，有的吹到泥塘裏去。隨處都有花片，剛才我在花園裏走過，身上也沾着了好幾片。

（鐺，鐺，鐺……學校放學的鐘聲。）

明珠

呀，小學校放學了。（看鐘。）十一點四十分。（向小蘋。）老爺起

來了沒有？

小蘋 起來了。我來的時候，他躺在床上抽煙；現在恐怕到省政府去了。

聽說省政府裏今天有一次重要的會議，老爺必須親自去。

明珠 老爺實在太忙了。省政府裏有事，外交部裏有事，鹽務署裏又有事。一個人有多大的精力，怎樣能辦理這許多事？況且年紀又老了。

小蘋 大老爺能幫助老爺，老爺也不至於這樣忙了。

明珠 大老爺不同老爺吵嘴，已經算很好很好了，還想他幫助嗎？前天爲了一個不三不四的人，又同老爺鬧了半天。老爺說他是共產黨，少爺說不是；老爺說非重辦不可，少爺說不能辦他。你一句，他一句，來來去去，吵個不休。

小蘋 大老爺他太固執了，怎麼爲人家的事，和自己的爸爸鬧呢？



明珠 有些話你還沒有聽見，簡直不是兒子對爸爸說的話。有一次，老爺真真發怒了，說他的事用不着兒子來管。你想大少爺怎麼說，他說爸爸可以管兒子的事，兒子也可以管爸爸的事。你想老爺聽見了這種話，氣也不氣。

（台後發出噪雜的足音，和「姐姐」「姐姐」的喊聲。左門開，小珠，秀珠，昌治，擁上，聚在明珠左右。）

秀珠 浣芬姐來了沒有？姐姐，你說她今天早晨一定來的。

明珠 浣芬姐不來了，她說給你們纏怕了。

秀珠 來的，一定來的。

小珠 媽媽也說她就要來了，一定來的。

昌治 姐姐撒謊。（爬在明珠身上，用指頭在明珠的臉上畫着羞她。）

小珠 姐姐撒謊。

秀珠 不來，我們只管問姐姐。

小蘋 她來不來和姐姐有什麼關係？姐姐給你們癩荒了，恐怕也要逃走了。（笑）

明珠 （將昌治抱在膝上）真的。再這樣歪纏，我也要逃走了。（微笑）

昌治 （仰頭）逃到什麼地方去？（輕聲）你去我也去，只不給他們知道。（指着秀珠，小珠）

明珠 不要你，不要你。

昌治 不要我，不行！……要不要不要，我打你！（舉手作打狀，明珠頭向左傾）

小蘋 那有弟弟打姐姐的道理？先生知道了，罰跪。

秀珠 姐姐撒謊，就該打。

小珠 該打！該打！

明珠 （對小蘋）你去把太太請來。不得了，這幾個蠻神又要造反了。

（笑）

小蘋 （笑）我去，我去。（向右邊門裏跳去）

明珠 媽媽來，我對媽媽說：昌治打我。媽媽一定說：昌治打姐姐，應該罰，今天摘來的杏梅，不要給他。……杏梅這樣大，這樣紅，甜蜜蜜的，比香蕉還好吃。

昌治 杏梅，杏梅，我要杏梅呀！

明珠 要杏梅，就不能打我。

昌治 （用手摸明珠的面）不打，不打，這裏打痛嗎？我替你摩幾下……  
……好了，姐姐，杏梅，杏梅，給我。

秀珠 我叫哥哥摘去。

小珠 叫哥哥摘去，摘來了，大家有得吃。

昌治 姐姐，哥哥呢？那裏去了？

明珠 （笑）哥哥嗎？到嫂子家裏去了？

小珠 （急切地問）嫂子？誰是嫂子？

昌治 我知道，我知道，浣芬姐，是不是？

小珠 不是，不是，浣芬姐的姐夫叫做田大勛，我認識的。（對昌治說）

你看浣芬姐待你好，就認她做嫂子；吃了人家幾顆糖，就認人家做嫂子，不要臉！不要臉！（羞他）

昌治 （欲在明珠身上掙下打她，明珠極力抱住他，同時小珠逃到左邊門檻上，拍着掌兒在那裏發笑。昌治看看沒法了，舉着指頭向她。）打死你！打死你！（向明珠）姐姐，杏梅不要給他。

秀珠 我看，不是浣芬姐，是靈芬姐。靈芬姐真好，又漂亮，又和氣，來的時

候，總是拉着我唱歌拍球，去年還送給我一條印度綢的手帕……  
……媽媽也說她好。

昌治

靈芬姐！靈芬姐！什麼什麼好！給了你罷！我總說浣芬姐好！（向明

珠）姐姐是嗎？姐姐，是嗎？

秀珠

靈芬姐好！

昌治

浣芬姐好！我要浣芬姐做嫂子！

秀珠

靈芬姐！

昌治

浣芬姐！浣芬姐！我要浣芬姐做嫂子！媽媽！（向後面高聲喊）媽

媽，我要浣芬姐做……

明珠

（以手掩着他的嘴）昌治，人家聽見了笑話。（向秀珠）不要

再吵罷。

秀珠

靈芬姐，哥哥待靈芬姐好些，定要靈芬姐做嫂子。

小珠

(笑) 哈哈! (似乎記起了什麼大事一樣) 呀! 我起記了, 哥哥

一定一定要小蘋做……

明珠

胡說! 給媽媽聽見了, 媽媽要打你!

小珠

姐姐, 真的。前天我在花園裏走過, 看見哥哥和小蘋在柳陰下坐着, 小蘋的頭靠哥哥的肩上, 哥哥的手放在小蘋的腰上, 低着臉兒, 親親熱熱的在那裏談着。我便從疏林裏穿過, 偷偷地跑到他們後面的亭子上。

明珠

胡說! 他們看見了你怎麼不走開?

小珠

他們沒有看見我, 一定沒有看見我。那個茅亭的前面, 不是有一株高大的芭蕉嗎? 我在蕉葉下深深地藏着, 他們怎麼能看見? 可是我從葉縫裏看出去, 什麼東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是前天下午, 真的, 前天下午。

秀珠 姐姐，不要信她。她慣會撒謊，綽號叫做謊精。

昌治 謊精！謊精！

秀珠 昌治，我教你唱：

天上有顆大星星，

落下打死小謊精，

小謊精！小謊精！

昌治 天上有……

秀珠 有顆大星星，記得，有顆大星星。

明珠 秀珠，不要吵呀！（向小珠）他們說什麼話，你有聽見沒有？

小珠 他們聲音很低，我離開他們又遠，所以沒有聽見。以後他們從草地上站起，擋着手兒，從我的前面走過，只聽得哥哥說：「無論如何他總不……」以下記不起了，「……總不……」記不起了。

明珠 這件事是你看見的也好，捏造的也好，總不要對人家說……也  
不要對爸爸說，記得。

昌治 天上有顆大……（向秀珠）大什麼？

秀珠 大星星。

昌治 大星星。

秀珠 再唱，落下打死小謊精。

小珠 呀，媽媽來了。

（楊太太由左門上。）

楊太太 （坐在右邊椅子上）昌治，你又纏着姐姐了。來，到媽媽這裏  
來。（用手招他）

昌治 你有糖給我，我便去，媽媽，糖呀！

楊太太 你只想糖！有糖給你，便什麼事都肯做。你做鷄啼，我把糖給你。



昌治 (伸長頸頸作鷄啼狀) 咯咯咯……咯……

(大笑)

小珠 不要臉! 不要臉!

楊太太 (向櫥上花瓶看去) 呀, 這幾朵花好看極了! (斜目作看狀)

(小珠, 你把他稍微轉向這旁。(手指狀) 好了。

昌治 咯咯咯……媽媽, 糖呀! 你許過給我的。

楊太太 停一會兒就給你…… (又看花, 向秀珠說) 是什麼人摘來的。

秀珠 我不知道。

明珠 是小蘋摘來的。

楊太太 在青枝綠葉底下開着多麼好着! 何苦把牠摘來, 在外面受着陽光和雨露的滋養, 可以多開幾天, 插在瓶子裏, 是很容易枯萎

的。下次叫小蘋不要再攪。

昌治 (似乎想到了什麼大事，大聲喊着) 小蘋，小蘋，……

明珠 你喊小蘋做什麼？

昌治 小蘋，小蘋，小蘋死了！……媽媽，哥哥……

明珠 (急以手閉住他的嘴) 昌治，又發瘋了，再發瘋，糖就不給你了。

昌治 媽媽，糖呀！糖呀！

楊太太 小珠，你帶他到後面拿去。

(小珠，昌治由左門退。)

明珠 (看腕表) 十二點多鐘，姨媽恐怕快要來了。

秀珠 靈芬姐和浣芬姐也來的，是嗎？

楊太太 來的……秀珠，浣芬姐來的時候，再不要趕着她叫嫂子。她現

在是田家的人了，比不得去年……

明珠 浣芬姐不知還同去年一樣？

秀珠 去年來的時候，好不快活，打鞦韆，踢毽子，什麼事都來。

楊太太 那裏還同去年一樣。說也可憐，嫁過以後，竟完全是兩樣的人了。公婆待她不好，廣勛又待她不好。訂婚的時候，田親翁是四十八軍軍長，廣勛自己是軍部秘書……誰會料到……

明珠 這是姨母不好。浣芬姐本來不願意嫁他，姨媽硬要嫁他。勉强的事，總沒有好的結果。

楊太太 這也怪不得姨媽，命運定下這樣，也可以拗得過的嗎……要使沒有犯陰，也許給你哥哥做嫂子了。

明珠 算命瞎子的話，怎麼可以相信？

楊太太 ……護國寺菩薩也說不好。

明珠 菩薩那有閑功夫來管這些事呀……爸爸回來了。（站起）

(右門開，楊榮藻入。榮藻身穿藍色大綢的夾衫，元色團花的馬褂。粗大的手杖，黑色的煙斗，以及嘴上向兩邊翹起的鬚鬚，都是以表明他是一個老練的奸滑官僚。進門後，把手杖放在沙發上，一直向寫字檯走去。)

榮藻

小蘋那裏去了？檯子上放着這許多東西，也不整理整理。(坐在寫字檯後旋椅上)

明珠

我來整理。(站在寫字檯邊整理一切)

(榮藻在身邊摸出煙盒，抽出一枝香煙，放在煙斗上；明珠回過身體，從櫥子上取來火柴架，爲他點着火。)

榮藻

(看見秀珠斜靠在楊太太身上) 秀珠，不要靠在媽媽身上。這裏來，有話同你說，來……(秀珠坳坳扭扭地倒在楊太太的懷裏)

榮藻 來，聽爸爸的話，爸爸給你挑個好女婿。

楊太太 (推着秀珠) 去，去罷。女兒總要聽爸爸的話，不聽爸爸的話，

爸爸要把你賣給人家做婢女，像小蘋一樣。

(秀珠迫不得已只得向榮藻走去。)

榮藻 (牽住秀珠的手) 那纔是個好女兒。好女兒，爸爸的話總要聽，記得……你去喊小蘋來，倒茶給爸爸。

(秀珠由左門退。)

榮藻 (對明珠) 你的哥哥什麼地方去了？

明珠 恐怕又到什麼少年同志社去了，早上六點鐘去的。

榮藻 (向太太) 茹兒鬧得太不成樣子了！少年同志社裏大半是窮苦的學生，怎麼可以和他們一氣！他們因為沒有飯吃，纔主張打倒什麼什麼人，這也是容易說的事嗎？打倒什麼什麼人！昨天省

政府裏又捉到一個共產黨，供狀裏說是湖南人，少年同志社社員。後來問他少年同志社倒底有什麼宗旨，他說：打倒陳舊的階級，建設光明的社會。這些話多麼誇大！……茹兒是少年同志社社員，省政府裏都知道。

楊太太 這還了得！假使真真做出了壞事，怎麼辦？

榮藻 不過他們知道茹兒的來歷，也不好說什麼。今天早晨，省政府得到了幾張少年同志社的傳單，傳單上滿是逆理的話，什麼打倒污濁社會的官僚，什麼打倒壓迫子女的父母。周委員……

楊太太 周世初嗎？

榮藻 是呀。（在口袋裏拿出傳單交給明珠）你看看。（對楊太太說）是呀。周世初對我說「榮老，世兄說打倒壓迫子女的父母，若使認真做起來，榮老不還要吃一場大虧。」你看這種話叫我怎

麼回答。

楊太太 實在不好回答。

明珠 (斜靠在沙發上看傳單)……他們以銀綫似的魚網網住我們的生命，他們以寶貝似的金鎖鎖住我們的靈魂；我們不要迷在繁華的夢境裏，須看出繁華的夢境後，有一道悲哀的長流……

榮藻 兒子要和爸爸爭鬥，這是什麼話！

(小蘋捧茶碟茶杯由左門上，將茶杯放在檯子上。)

明珠 小蘋，我教你打的絡子，打好了沒有？

小蘋 打好了，小姐，你來看一看罷。

明珠 等我看完了這張傳單就來。(又低聲細讀)

(小蘋由左門退，榮藻縞着眉毛看她一眼。)

榮藻 小蘋今年多少歲了？

楊太太 十七歲了。

明珠 不，十八歲，和我同歲。

榮藻 我看可以把她嫁出去了……周世初前次來看我，小蘋倒茶給他；以後，他碰到我，就說小蘋好。我想送給他做小老婆，遲早總要嫁出去，落得做一個人情。

楊太太 不知她願意不願意？

榮藻 她願意不願意，沒有什麼關係，只要她的爸爸願意就好了。停幾天，你把朴恩喊來問問看。

楊太太 朴恩自然願意，不過……

榮藻 明珠，什麼時候了？

明珠 (看鐘) 十二點二十五分。



榮藻 王部長今天請客，約我十一點鐘去。我看現在可以去了。（在口袋裏摸着，似乎找什麼東西）……呀！我的圖章怎麼掉了！（吃驚）奇怪，我記得昨天晚上還在口袋裏。

楊太太 昨天晚上翠香閣裏回來。不是拿出放在寫字檯的抽屜裏嗎？

（向明珠）明珠，你去替爸爸找找看。

榮藻 我自己找。（推開抽屜）呀，在這裏……好了，明珠，你把手杖拿來給我。

（明珠取杖給他，榮藻退。）

楊太太 （走近明珠）傳單上講些什麼話？

明珠 要緊倒沒有什麼要緊，不過哥哥總不該和他們一氣鬧。

楊太太 你的哥哥實在太下流了，省政府委員的少爺，怎麼可以……（鳴，鳴，……汽車的聲音）

明珠 恐怕姨媽到了。(從沙發上站起)

楊太太 恐怕到了。

(薛太太，浣芬，靈芬，小珠，秀珠，昌治，由右門上。)

明珠 姨媽，我和媽媽都等急了，怎麼到這時候纔來。

楊太太 (笑) 我以為你們今天不來了。

薛太太 (笑) 輪船在港口停了許多時候，所以遲了。

(薛太太，楊太太，坐在右邊椅子上；明珠坐在寫字檯後旋椅上；浣芬，靈芬坐在沙發上；昌治坐在浣芬的膝上；秀珠站在靈芬的前面，低着頭和靈芬講話；小珠站在薛太太，楊太太中間略後些。)

楊太太 昌治，浣芬姐新來，怎麼就坐在她的身上到媽媽這裏來，好讓

浣芬姐休息休息。

浣芬 不要緊，讓他坐在這裏好了。

薛太太 昌治很喜歡他的浣芬姐。我們未進大廳，他就飛也似的跑出來，拉着她的手，姐姐長，姐姐短，說個不休……（向昌治）暑假你到浣芬姐家裏玩幾天罷，浣芬姐家什麼都有，有小馬，有小

明珠 姨媽，你不知昌治前幾天就念浣芬姐了。

秀珠 （笑）昌治想浣芬姐的糖吃。

（昌治掙着要打她，浣芬按住他的手。）

浣芬 姐姐吸，那有打姐姐的道理。

薛太太 打姐姐姐夫一定不依，哈哈！

楊太太 昌治這樣大了，還胡鬧，姨媽看見笑話。

秀珠 （向靈芬）靈芬姐，我們到後面看金魚去。真好看，三尾的，五

尾的也有。

靈芬 停一會兒去。

秀珠 去，立刻去。（拉着靈芬就走）

小珠 我也去。

明珠 我也去。

楊太太 秀珠啊，不要纏着靈芬姐。

（靈芬，秀珠等由左門退。）

薛太太 茹心什麼地方去？怎麼沒有看見。

楊太太 茹兒現在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着，和一班下流的窮人，結什麼

少年同志社。

薛太太 這怎麼可以？現在這樣擾亂的時候，開會結社是很危險的。姨

父怎麼不管束管束他？

楊太太 他不來管束他的爸爸已經很好了，他的爸爸還能管束他嗎？

薛太太 可是無論如何，總要找一個法子制止他纔好。姨父雖說是省政府委員，若使事情鬧得太大了，也很難措置。

楊太太 我也這樣想，不過想不出什麼法子。（看昌治）昌治不要爬

在浣芬姐的身上，衣服弄縲了不好看。

浣芬 不會，不會，姨媽放心。

昌治 （忽然）姐姐，我有好東西給你看，好東西，我去拿來。（從浣芬懷上爬下，走到寫字檯邊，推開抽屜，拿出一大冊畫片，又跑過去，一張一張地送給浣芬姐看。）

薛太太 茹兒若使這樣鬧下去，總不免鬧出大禍。什麼革命革命，談談說說是可以的，怎麼認真去幹，真正是傻子！自己能舒適地過活就好了，人家窮也好，苦也好，干我什麼事。

楊太太 茹兒做的事都是下流的事，黃包車夫也同他談談……

薛太太 這樣太沒有少爺的身分了……姨媽，你早點娶門親給他罷。

娶過親以後，也許會規矩些。男人的心只有女人能够管束。

楊太太 他的爸爸也這樣說，不過還沒有相當的親事。前天他的爸爸

從鹽務署回來，說黃署長有一個女兒，很漂亮，今年十七歲，在西

林女子中學裏念書。茹兒黃署長是見過的，也很想把女兒給他。

他的爸爸現在鹽務署辦事，若使和署長做親家，多少有點好處。

薛太太 不過性情怎樣，相貌怎樣，我們也得緻細地查一查。討進不聽

話的媳婦，是很費力的。

楊太太 我也這樣想。署長的女兒難免沒有高傲的氣概，若使討進以

後，只任自己的性兒，那麼……

薛太太 討媳婦真不是容易的事。

楊太太 茹兒的性情，你知道，是非常古怪的。他合意，我未必合意；我合意，他未必合意。……所以更覺困難。

楊太太 他合意，你又合意，那裏會有這樣的巧事。我看還是照你自己的意思，替他找一個罷，等下定的時候，同他說一聲。

楊太太 怎麼可以同他說？一提到親事，他就說「不要說，不要說，這不是你們的事；你們要討你們討給自己好了。」這種話人家怎麼好回答？

薛太太 笑話！笑話！兒女婚姻不是父母的事是誰的事？

（愛呀！愛呀！……鸚鵡的喊聲。）

薛太太 什麼？

楊太太 籠子裏關着的鸚鵡。

（昌治聽見鸚鵡的喊聲，便站在沙發上伸手取籠，籠子在空中

蕩來蕩去。鸚鵡喊聲又起。）

楊太太 昌治不要站起來，安分些罷。

薛太太 浣芬你抱住昌治。

（浣芬抱住昌治。）

浣芬 呀，這個烏籠精緻極了，全是金色的竹絲。

昌治 姐姐，把我也關在裏面罷。

浣芬 關在裏面，你又喊着要出去了。籠子，無論怎麼精緻，總歸是籠子。

（聲音漸低）

（小蘋由左門上。）

小蘋 太太，中飯排好了，請你們到後面花廳裏去罷。

楊太太 （向薛太太）我們吃過了飯再談。（向昌治）昌治到媽媽

這裏來。（昌治搖頭）



浣芬

（向昌治）我引你到花廳裏去。（牽着昌治的手。）

（辭太太，楊太太，浣芬，昌治，由左門退。）

（小蘋獨自在沙發上整理畫片。）

（楊茹心上。茹心是一個英氣勃勃的美少年，廿一歲。）

小蘋（正向左門退下，回頭見茹心，便停住在門檻上。）呀，少爺回來了。

茹心

小蘋，不要叫我少爺，我不願意人家叫我少爺。我的名字叫茹心，你叫我茹心好了。……姨媽來了沒有？

小蘋

都來了，現在後花廳等你，你快去罷。

茹心

坐一坐就來。（見小蘋回頭退下）小蘋，小蘋，有話同你說。

小蘋

（回頭一笑）停一會兒再來。（退下）

茹心

（吸着煙，在台上踱來踱去，忽然在口袋裏摸出一張長條的紙，

自言自語。找找看罷。（踱到寫字檯邊，坐在旋椅上，推開抽屜，細細地尋找，忽然找出了榮藻的圖章。）好了。（蓋章。蓋過以後，仍舊放在抽屜裏，又從椅子上站起，一隻手拿着紙條，一隻手伸出五指，作表明狀。）

小蘋

（又現出在門檻上）少爺，太太叫你立刻去，他們都在那裏等你。（內作呼小蘋聲）來了，小姐。（退）

茹心

（目送之，摹倣小蘋的聲音）來了，小姐，唉！（嘆氣，兩手徐徐垂下。面上現出失望的神氣；幕徐下；鸚鵡作「愛呀」「愛呀」聲。）

第二幕（情訴）

時 離第一幕後五日。

地 楊家花園。（景可由導演者依舞台的形式自由佈置。）

（幕開，朴恩在那裏用噴壺灌花，灌過以後，拿起剪枝刀，修理冬青樹。

浣芬（引秀珠，昌治上）呀，花都謝了！

秀珠（向後面指去）那邊還有幾株紅玫瑰。

浣芬也凋萎了。再過兩天，恐怕連殘落的花片也沒有了。

昌治（跑到朴恩邊）朴恩伯，把那朵白色的花摘下來給我，白色的。

（手指高處）

朴恩（放下剪枝刀）少爺，你怎麼獨自跑到這裏來？

昌治和浣芬姐一道來的。（回頭指浣芬）你看那不是浣芬姐嗎？（

向浣芬）浣芬姐，這裏來。

朴恩（凝視浣芬姐）呀，真是浣芬小姐。老昏了，認了半天，還認不出，真老昏了！

浣芬（向前走近，和朴恩點頭）朴恩伯還壯健得很，好久沒有看見了。

朴恩是呀。小姐去年來的時候，我巧到杭州去；算起來已有七年沒有看見小姐了。……那時小姐只有小珠小姐那麼大。

秀珠（笑）只有我怎麼大。

（朴恩，浣芬笑。）

昌治（拉着朴恩的衣角）朴恩伯，把那朵花摘下來給我，那朵白的。  
（向上摘花）這朵，是不是？

（昌治點頭，朴恩將花摘下，交給昌治。）

朴恩（點着煙筒吸煙）我記得那時候，小姐還梳着辮子，天天和我們大少爺在一處玩着。……有一次，我記得，也是下午，小姐跌到那個小塘裏去，（指後面）濺得滿身都是泥水。大少爺倒被太

太罵了一頓，說不該一個人引你到水邊去……呀，竟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日子過得好快！

浣芬 朴恩伯記性真好，這些事，我自己也記不得了。

秀珠 浣芬姐吃泥水。（向浣芬笑）好吃嗎，浣芬姐？

昌治 好吃！好吃！軋軋……

（大笑。）

朴恩 快！（咳嗽）現在小姐有了姑爺，我們少爺也要討奶奶了。真快！真快！

浣芬 （故作沒有聽見，回身看花指着一盆淡黃色的草花，問朴恩）

朴恩伯，這是什麼花？

朴恩 這是西洋來的，原來的名詞，叫什麼敦拉伯娜，記不得了，我們都叫牠粉西施。

浣芬 (指着旁邊一株) 這株呢?

朴恩 這株花是什麼縣縣長送給老爺的,聽說買一盆,要十幾塊錢,叫什麼名字,倒不知道。

秀珠 (笑) 我知道,我知道,爸爸對我說過,什麼?

昌治 姐姐不要信她,爸爸沒有對她說。

秀珠 這株花叫做…… (笑) 田大勛。

浣芬 (笑) 小丫鬢! (又看花) 這株松針倒像一個壽字。

朴恩 這是用櫻絲扎過的。

浣芬 (細看) 纏着怎麼多櫻絲,怪不得不能長大。你看那些任牠生發的多麼高大。

朴恩 扎過的好看些。

浣芬 也不見得什麼好看。

秀珠 (忽然向右邊看去) 呀,那株紫藤上有兩個蝴蝶,好看極了!我去捉來。(向右邊跑去)

昌治 我也去,捉來了,分一個給我。

(秀珠,昌治由左右邊跑下。)

(茹心自右邊後面上。)

茹心 浣妹,我找了你半天,誰知你在這裏。(回頭見朴恩) 朴恩伯,媽媽叫你,有話對你說,你快去。

朴恩 是,是,現在花園裏很涼快,少爺陪小姐在這裏多坐一會兒罷。

(朴恩由左邊退下。)

茹心 (指右邊一張長椅) 浣妹,我們在這張長椅上坐一會兒罷。(

茹心,浣芬坐。)

茹心 洗妹，你未來的時候，好像有許多話要對你說；現在你來了，反而

一句也記不起了。

洗芬 從前的事我們不要再說罷。

洗妹，我極力想忘却了從前，可是從前不肯忘却了我，怎麼好，洗妹？

洗芬 你要知道現在這裏和你談着的我，和去年在這裏和你談着的

我，已經是兩個人了。有許多話從前可以對你說，然而現在，也許不可以對你說了。你要知道，這不是我故意疏遠你。爲你的將來，爲你的幸福，你總要忘却了我，忘却了從前。舊的生命已經死了，新的生命要自己去創造。……唉，都是我不好，茹心，都是我不好。這也不能完全說你不好，這種事，你，我，他，她，都有一部分的責任。總之，你要忘却了我纔好。明天，我要回去了，請你自明天起，用強

茹心

洗芬



烈的意志，滅去了我在你心中所佔的小影，滅去了我在你心所種的情苗。

茹心

浣妹，若使我有強烈的意志，你也不會這樣苦痛，我也不會這樣苦痛了……你爲什麼不早點勸我用強烈的意志，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

浣芬

……但是你應該爲我犧牲自己的將來。

茹心

我還有將來嗎？我的將來完全放在你的心上。

浣芬

茹心，不要這樣說，這樣益發使我苦痛……譬如我已經死了，或者世界上從沒有我這麼一個人，一個無用的人。

茹心

這不過是一番空話，事實上怎麼做得到。每天起來的時候，我在光明裏看見你；每天睡覺的時候，我在黑暗裏看見你。浣妹，我心中的你是不死的，我用清涼的淚，溫熱的血，去灌溉牠……浣妹，

你忍看我在苦痛裏掙扎着，不去救援，不去安慰嗎？

浣芬

你的苦痛我知道，但我的苦痛你也要知道。我很願意安慰你，

可是事實上，不敢安慰你，也不能安慰你。

茹心

我的苦痛，你的苦痛，從什麼事來的，很明瞭。你不能努力去解除，誰去？浣妹，這件事只有你，只有你，可以做。

浣芬

現在我的地位和從前的地位不同，從前可以做的事，現在也許不可以做。茹心，你要原諒我。

茹心

我很了解你的意思，不過有一點你要知道，就是別人雖承認你是大勛的太太，我決不承認你是大勛的太太。無論從什麼方面講，天理，地理，人理，狗理，社會上所講的就是狗理——你是我的愛人，永久是我的愛人；所以也只有你能救將我從悲哀，苦悶，痛苦的束縛裏解放出來。這是你所應做的事，我的心叫你這樣做。

你的心恐怕也叫你這樣做，爲什麼你總是……

浣芬……唔，我沒有這麼大的勇氣。

茹心 那麼我只好……

(取火吸煙，浣芬支頤凝思) (沉默)

(茹心從椅子上站起，向後面看去，忽然有什麼感觸一樣，繃緊眉毛，在那裏踱來踱去)

茹心 (忽然) 浣妹，你看那綠草婆婆的小塘。(指後面)

浣芬 (急急地注意別方面去) 那邊紛牆外的高塔是什麼寺院的？

茹心 呀，護國寺……去年不是和你去過，怎麼忘記了？

浣芬 唔唔……

茹心 護國寺裏非常陰森，夏天有許多人到那裏去乘涼……晚上十點鐘，悠揚的鐘聲，從寺裏傳來，很有點神秘的意味。

浣芬

茹心，（似乎沒有聽見茹心的話。）

茹心

什麼，浣妹？（帶驚奇的神色問）

浣芬

茹心，我要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允許我？

茹心

浣妹，什麼事說呀。

浣芬

我要求你以愛我的心愛我的妹妹。……妹妹比我好得多。……

茹心

這怎麼勉強得來。我知道了，這是媽媽的意思。

浣芬

媽媽固然有這個意思，我也……

茹心

我的心不傾向她沒有法子。

浣芬

你的心傾向什麼人，我已看出了，不過又是不可能的。……

茹心

你說……小蘋嗎？

浣芬

小蘋是婢女，你是少爺，婢女和少爺怎麼可以……這不是空想嗎？不用說姨父，姨媽不肯，就人家聽見也笑話。

茹心

(呆一會兒) 浣妹，你怎麼也有這種思想？難道少爺就不能愛婢女嗎？

浣芬

愛她是可以的，不過不能永久做你的伴侶。

茹心

只要我的心永久寄託在她的心上，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名譽不名譽我看沒有什麼關係。

浣芬

但而姨父的身分總要顧到。

茹心

爸爸的身分嗎？爸爸不顧我的性命，我還顧爸爸的身分做什麼？……況且爸爸這種應時的革命官，同應時的桂花糕一樣，三個

銅子可以買兩個，有什麼身分！

浣芬

茹心，不要這樣說，你到底是他的兒子。

茹心

不錯，我是他的兒子；同時我是人，一個有志氣的有血性的人。他不承認我是人，我就不承認他是爸爸，這是很公道的。浣妹，你要

記得（興奮）你是人，我是人，小蘋也是人。

蕊芬

蕊心，安靜些罷，有話儘管慢慢地說來，何必這樣激烈，安靜些罷，

蕊心。

蕊心

我很希望安靜，但是不能安靜。你未到我的家裏以前，我好像站在十字街頭一樣，呆呆地向四面望着，有些人叫我到東邊去，有些人叫我到西邊去；倒底那一條路是該走的路，只有天知道。你來了，給我一種有力的靈感。現在的我如航海的人，看見了金星一樣，只向要駛的地方駛去。你知道人生最苦痛的事，是思想的步驟和動作的步驟不能一致。我的心早已跳出了環境，我的身還拘禁在環境裏面，你想想看，在這樣的情形下，怎麼能殼安靜？現在好了，你已將正路指示給我，從此以後，我要走上這條正路，去完成真正的自我。……我要解開自己的束縛，解開小蘋的束

縛，解開一切被壓迫者的束縛。從前，我只敢想，不敢幹；現在我要實地去幹了。

芬  
洗 茹心，無論如何，總不要抹殺父母的苦心。

茹心 父母對我有什麼苦心？

洗芬 他們現在想替你找一個適當的配偶，很費一點心力；若使你仍舊愛着小蘋，那麼他們會何等失望。

茹心 給他們失望，對的。他們給我的是什麼？比失望還厲害些呢！我的心上一切悲哀的苦痛的煩惱的死滅的痕跡都是他們親手刻下，……適當的配偶，呸，他們適當我不適當怎麼樣？

洗芬 你太不體貼父母了。

茹心 這是父母不體貼我，不是我不體貼父母……

洗芬 你把眼光放平些罷，理想的善人，是世界找不到的……我始終

相信他們愛你。

茹心

愛我？若使他們真真地愛我，我也不致於這樣苦痛了……單就婚事論：爸爸說鹽務署黃署長的女兒怎麼怎麼好，媽媽說靈芬妹怎麼怎麼好，叔叔說他們同事高先生的女兒怎麼怎麼好，妹妹說她的同學周女士怎麼怎麼好，他們愛我嗎？真愛我不是不是這樣？我敢說，不，不，不！他們不是愛我，是我。我身上的肉，在他們滿是銅綠的眼光裏，都是有用處的，爸爸想割去一塊，媽媽想割去一塊，叔叔想割去一塊，妹妹也想割去一塊。索性聽他們來把我分了罷！……我不知上帝生我有什麼用意，不過無論如何，我想總有一點用意……

浣芬

茹心，你太……興奮了。安靜些罷。坐下來，坐下來，這裏，這裏。

茹心

（又坐在長椅上）浣妹，我索性對你說了罷。自去年姨媽秘密



地把你嫁給——不賣給大勛以後，我生過幾次自殺的念頭。那時候，只有小蘋來安慰我，勸解我，不知什麼緣故，在我的眼光裏，小蘋和你很相像，我覺得小蘋是你的化身。……院妹，我愛小蘋，不過想在小蘋的身上發現出你的靈魂。……唉，院妹，你怎麼不

院芬 你教我做什麼事好？

茹心 （堅決） 只要你有勇氣，什麼事都好辦。我沒有勇氣，恕我，茹心，恕我……

茹心 唉！那麼我只好向小蘋……

院芬 不過……小蘋也不見得愛你。

茹心 愛我！愛我！小蘋不是不愛我，只是不敢明白地愛我……我要創造我們的愛。

洗芬 茹心這只是一種水花上的希望。

茹心 (苦笑) 是呀，水花上的希望……水花上的希望，若使能發實現，比一切希望還有意義些。

洗芬 恐怕不容易實現。

茹心 不容易實現的事，難道就不去做嗎？在這個地方不實現，也許可以在別個地方實現。世界大得很，找一個地方寄託生命，寄託愛情，終歸有的。

洗芬 唔，唔……呀，秀珠來了。

(秀珠，昌治手持蝴蝶由右邊上。)

秀珠 洗芬姐，你看，蝴蝶！蝴蝶！

昌治 洗芬姐，我也有你看。

洗芬 是什麼地方捉來的？

茹心 何苦把牠捉來，放了牠罷。

秀珠 捉了半天纔捉來，放了牠，說得好容易。牠在前面飛，我在後面趕，在樹枝下轉來轉去，手也刺破了好幾處，浣芬姐，你看。（舉臂給她看）

浣芬 嗷！真真刺破了好幾處，痛不痛？

秀珠 現在不痛了。

昌治 哥哥，你看，我的手也給樹枝刺破了。這裏，紅的，痛呀！（把手擎在

茹心眼前）

茹心 該痛，誰叫你去捉。

秀珠 不要同哥哥說，昌治，哥哥又發氣了。

浣芬 哥哥那裏會發氣，昌治，你去叫小蘋用麻線縛着罷，捻在手裏，是會逃去的。

茹心 要逃去的，總歸會逃去，線有什麼用處？不如放了牠，昌治，你放了牠，我買皮球給你。

昌治 (搖頭) 不放，不放。

秀珠 (拉着浣芬) 浣芬姐，回去罷。

浣芬 (向茹心) 回去罷，太陽也落山了。

茹心 這裏清涼得很，浣妹，你先去罷，我再坐一會兒就來……太陽落山了，西方只留下一片紅色的殘光。(自言自語) 好一片紅色的殘光。

浣芬 風大了，你少坐一會兒就來罷。

茹心 好，浣妹，你先去。

秀珠 (回頭) 浣芬姐，來罷。

(浣芬，秀珠，昌治下)

（小蘋由左邊衝上）

茹心 （回頭）呀，小蘋，

小蘋 （悲苦狀）少爺，不好了，你快點想法子罷。

茹心 （吃驚）呀，什麼事？什麼事？

小蘋 不好了！不好！

茹心 倒底什麼事？說呀！

小蘋 老爺……要把我……送給……用……用什麼……天殺的做

小老婆了，怎麼好，少爺？

茹心 誰說？那有這種事？你坐下定一定再說罷。

小蘋 （坐在椅上）這是爸爸對我說的。

茹心 你的爸爸怎麼說？快點！

小蘋 剛才老爺太太把爸爸叫去，說把我送給什麼周委員做小老婆，

并且叫我的妹妹小紅進來服侍太太……

茹心 你的爸爸願意嗎？

小蘋 我的爸爸心裏願意不願意，我不知道，但是在老爺面前，總不敢說不願意。

茹心 你自己願意不願意？

小蘋 天呀！有誰願意做小老婆，做小老婆都是不得已的。少爺，你趕快替我想一想法子罷。

茹心 不要叫我少爺，我對你說過好幾次了。叫我茹心好了，我的名字是茹心。

小蘋 這怎麼可以？人家聽見了，說我沒規矩。

茹心 小蘋呀，就是這規矩害死你，若使沒有規矩，你也不會賣給人家做小老婆了。

小蘋 空話不要說，快點替我設法罷。老爺說兩個星期以後就要過去。

……天呀！

茹心 你的爸爸沒有一點法子嗎？

小蘋 爸爸有什麼法子，一天三餐還是你家給他吃，難道他膽敢和老爺辨駁嗎？

茹心 不願意給人家做小老婆，是很有理由的。

小蘋 下人也能同主子說理由的嗎？少爺，你真……

茹心 唉，又少爺了。我聽見少爺兩個字，心裏就覺得非常難過。

小蘋 叫慣了，沒有法子。

茹心 小蘋，只要你自己不願意，怎麼事都好辦。你願意不願意？

小蘋 誰願意！……不過願意要去，不願意也要去，我自己能殺作主嗎？

茹心 你執意不肯去，難道他們殺死你不成？

小蘋 雖說不致於殺死我，但是……

茹心 （似乎沒有聽見小蘋的話）有我在這裏，決沒有人膽敢迫你；迫你，我就殺死他。小蘋，小蘋，（聲音漸低）……你知道我的心

……

小蘋 （驚愕）什麼？

茹心 你知道我的心已經交給你嗎？

小蘋 什麼？什麼？我不懂。

茹心 不懂……懂的，一定懂的。你懂我的心好了，我的話，懂不懂，沒有

什麼關係……小蘋，我愛你，我愛你……愛，懂不懂。

小蘋 什麼話？你不能愛我，不能愛我。

茹心 怎麼不能愛你？

小蘋 我是婢女，你是少爺，怎麼可以……



茹心 那麼我做婢女你做少爺好了。

小蘋 這怎麼做得到？

茹心 在愛神的羽翼下，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

小蘋 (搖頭) 不懂，不懂。

茹心 (笑) 又不懂？沒有關係，不懂就不懂好了…… (低聲) 小蘋

你能愛我嗎！說，說呀！

小蘋 我……我……

茹心 好了，好了，你能愛我就好了，別的事不必管牠。

(昌治由後面跑上，手裏捻着一條線，線上繫着蝴蝶。)

昌治 哥哥，來呀，大家都在後廳上等你。

你怎麼一個人跑到這裏來？就來了，你先去罷。

昌治 (拉着茹心) 來，來。

茹心 (回頭) 小蘋，來，來。

昌治 (一邊拉，一邊走) 來，來，哥哥。

(茹心，昌治下。)

小蘋 (現在苦痛的失望的神氣，眼睛一直向樹梢上殘滅的陽光看

去) 唉，來，來，哥哥！

(雙手垂下，幕徐徐下。)

第二幕(同歸)

時 離第二幕二十日。晚上

景

楊宅大廳。左前有門通會客室，右中有門通內室，左後有長窗幾扇和會客室的後窗適成直角。廳前置銅棹一，桌上雜置花瓶，紙煙，報紙，鳥籠等物。(注意——鳥籠是空的。)桌傍有椅數張，左窗下有

小茶桌一，茶椅二。

未開幕時，幕後傳來「愛呀！愛呀！」的喊聲和振翅聲。

開幕。茹心坐在廳前桌傍的椅子上，低着頭，似乎在那裏想什麼一樣。散亂的頭髮，失神的眼珠，憔悴的面色，……處處表明失敗的頹唐的氣象。過了一會兒，纔抬起頭來，發出一聲悠長的嘆息；於是慢慢地從椅子上站起，在廳內踱來踱去，踱到桌邊，拿起報紙，看不上幾行，又把牠擲下。唉，又是一聲悠長的嘆息。眼光無意地向後面看去，心裏似乎忽然有了靈感一樣，臉上現出果決的凶惡的神氣，可是過了一會兒，失望的頹唐的神氣又佔據了他的面部。

茹心

（低着頭輕輕地說）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再一會兒，臉上又現出果決的凶惡的神氣；眼睛裏似乎有烈火在那裏燒着一樣，發出閃閃的光芒。……舊的生命已經死了，

新的生命（音調漸高）要你自己去創造……（說過了這句話以後，便回轉頭來，急急地向台前衝出。這時候，明珠巧在左門現出。）

明珠（驚愕）哥哥！哥哥！……哥哥！哥哥！那去。（茹心不應，快快地由台前跑下。）

（明珠呆呆地站在那裏，眼光向茹心剛才跑的地方投去，慢慢地慢慢地走到桌子前面。）

明珠 唉，恐怕又有什麼壞事了！（回頭看後面桌子）……奇怪了，什麼人把烏籠放在這裏（細看）呀，鸚鵡逃去了！……奇怪了，怎麼會逃去（向後面叫着）小紅，小紅，小紅。

（小紅，一個清秀的女子，由左門上。未上時，在台後出來了，小姐的聲音。）

小紅 什麼大事，小姐？

明珠 籠子是什麼人拿來，你知道嗎？……鸚鵡也逃去了。……

小紅 小姐，我怎麼知道？我在這裏還不到兩天，什麼是鸚鵡，看也沒有看見。

明珠 那麼，是什麼人放去？奇怪了！……

小紅 不會有人放牠去，恐怕是飛去的。

明珠 這樣堅固的籠子，怎麼飛得出去，真真奇怪了；……（指籠子）你把牠拿去罷，鳥兒飛去，籠子也沒用了。

（楊太太由右門上。）

明珠 媽媽，鸚鵡逃去了！

楊太太 啊，怎麼會逃去？吃晚飯的時候還在籠子裏叫着。（見小紅）什麼地方去，小紅？

小紅 小姐叫我把這個籠子，空的籠子，拿到後面去。（由左門退）

明珠 怎麼會逃去真奇怪！

楊太太 （坐在桌傍右邊椅子上）逃也逃去了，說有什麼用處……

停幾天，叫朴恩再去賣來一隻好了……有什麼要緊，不過再花十幾塊錢。（指指作計算狀）一，二，三，四……小蘋嫁去已經六天了；聽人說前幾天在周宅鬧得很凶，頭不梳，飯也不吃，成天成夜地哭着……現在大概安靜些了……這丫頭太古怪，嫁給周老爺還有什麼不好……竟這樣尋死覓活！

明珠 這也難怪小蘋……（說過以後，低頭在桌邊看報；楊太太數着念珠，輕輕地念着南無阿彌陀佛。）

明珠 （忽然抬起頭來）呀，哥哥的少年同志社被省政府封閉了！（又看報）捕獲共產黨員二十三人，抄去重要文件極多……

楊太太 什麼事，明珠？

明珠 哥哥的少年同志社被省政府封閉了。

楊太太 怪不得你哥哥這樣垂頭喪氣……阿彌陀佛，封閉了好，再鬧下去，你爸爸這個官兒也做不成了，阿彌陀佛，天有眼。

明珠 這和爸爸沒有關係。哥哥有哥哥的路，爸爸有爸爸的路。

楊太太 但是……總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哥哥回來吃晚飯沒有？我已兩天沒有看見他了。

明珠 他回來的時候，我們正在後面吃飯；小紅說叫他吃飯，他不去，只在這裏踱着；我走進這裏的時候，他已向外面跑去了，我叫他，他也沒有應。

楊太太 這幾天益發烏瘦了，何苦來！（又念佛）

（明珠看報。）

〔榮藻由外入。〕

明珠 (抬頭) 呀, 爸爸。

榮藻 (坐桌傍左邊椅子上) 茄兒那裏去了? ……這畜生現在益發

該死了, 不知什麼時候把我的圖章偷去, 從中國銀行裏支去五千塊錢。

明珠 五千塊!

楊太太 (吃驚) 五千塊!

明珠 (放下報紙) 有什麼用處, 五千塊?

榮藻 自然給那些流氓騙去, ……再這樣下去, 不得了。我一個月進款還不到五千塊, 這樣濫用, 叫我怎麼辦? ……這種兒子真氣死人。

楊太太 不知是那一世種下的罪孽, ……五千塊, 阿彌陀佛, 有五千塊佈施給和尚, 和尚們要天天替你念經, 天天替你祝福了, 阿彌陀



佛。

榮藻 天下那有這樣不孝的兒子，這樣兒子就把他打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惜……唉！

楊太太 茹兒本來很安分，都給那些下流的東西引壞了。

明珠 人的心是很容易變的，哥哥天天和下流的人作伴，自然也會下流了。

榮藻 現在好了，少年同志社被省政府封閉了，看他還有什麼念頭沒有？

楊太太 以後管束管束他，也許……

明珠 人是好管束的，心是不好管束的。這件事失敗了，可以幹別的事，可以幹的事多得很哩，誰保得他不曾鬧得更厲害。

榮藻 總是共產黨該死，殺完了共產黨，少年便會向好的地方走去了。

……今天捉到二十多個少年同志社社員，據說都是共產黨。

楊太太 一天總有好幾個捉到……怎麼這樣多？

明珠 也許不是真的共產黨。不是共產黨，硬判他是共產黨，那真冤枉。不要管他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也要當他是真的……少年人妄談國事就該死。如果國家大事，你也談談，他也說說，那還成什麼樣子……爲保持社會上安寧起見，對不起他，只有斫去他的頭，這是不得已的。

明珠 一天總有好幾個人斫去了頭。

楊太太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榮藻 這有什麼罪過？犯罪的自然該罰。殺死幾個人，如殺死幾隻鷄一樣，有什麼罪過？（吸煙）

（明珠又看報。）（沉默。）

楊太太 (高叫) 小紅, 小紅, ……

(小紅在內應『來了, 太太』)

(小紅由右門上。)

小紅 太太喊我做什麼事? 要茶嗎?

楊太太 不是, 昌治到什麼地方去了?

小紅 和小珠小姐, 秀珠小姐們在花園裏玩着。

楊太太 你去喊他來, 夜深了。

小紅 是。

楊太太 若使不肯來, 你拉他來。

小紅 是。

楊太太 你說老爺在這裏等他, 不來老爺要拿馬鞭子打他。

小紅 是。

楊太太 你去罷。

小紅 是。

(小紅由左門退。)

榮藻 小紅比她的姐姐好得多，叫他怎麼做就怎麼做。

楊太太 這樣纔有人可憐她。

明珠 不過小蘋……(向榮藻)爸爸，小蘋這幾天還鬧嗎？

榮藻 這幾天已不鬧了，不過整天呆呆地坐着，如失了神一樣。

楊太太 這樣纔好，再開下去，是不成樣子的。

榮藻 當時我也料不到她這樣固執。

楊太太 我也這樣想……誰知會這樣固執。

榮藻 固執也好，不固執也好，要她去。非去不可……一個省政府委員

壓不下一個婢女，人家聽見了，臉上怎樣過得去？(吸煙)

(昌治，秀珠，小紅由左門上。)

楊太太 什麼地方來，昌治？

昌治 在花園裏。

小紅 少爺同小姐在花園裏捉蟋蟀，我去找了半天沒有找到，以後看見他們在湖濱草地上坐着，纔把他們拖來。

楊太太 怎麼可以到湖濱去？

榮藻 下次不要去，去要打手心。(吸煙)

秀珠 湖濱很涼快，月光又好，……我捉着兩頭蟋蟀，一頭給昌治，一頭給我自己。

昌治 (向明珠) 姐姐，你看。(將一個火柴盒子推開給她看)

明珠 關在火柴盒子裏會悶死。(向小紅) 我的房間裏有一個鐵絲籠，你去拿來。

小紅 是，小姐。（由右門退）

昌治 （打着火柴盒子）叫呀！叫呀！……

明珠 （笑）你好呆，牠不叫，打牠也仍是不叫的。

昌治 在園裏叫得很好聽。

秀珠 是呀，在園裏叫得很好聽，怎麼裝在盒子裏，就不叫了。

明珠 明天買些東洋和黑棗給牠吃。

昌治 （又打着盒子）叫呀，叫呀，明天買黑棗給你吃。

明珠 有黑棗吃，自然會叫。……不要打牠。

秀珠 （拉着楊太太）媽媽，園子裏櫻桃熟了，明天叫朴恩伯去摘好嗎？

楊太太 停幾天罷。浣芬姐說過櫻桃成熟的時候，來吃櫻桃，明天差人請她，等她來，再摘，大家好在一塊兒吃，有趣些。

秀珠 請靈芬姐一同來。

陽太太 靈芬姐現在是你的嫂子了，怎麼肯來？

(小紅由右門上。)

小紅 小姐，籠子拿來了。(將籠子給明珠)

昌治 給我，給我。

明珠 我替你裝進去。(從小紅手裏接過籠子)

(小紅回身向右門走去。)

榮藻 小紅。

小紅 什麼事，老爺？

榮藻 你去對阿實說，將汽車備好，老爺要出去。

小紅 是，老爺。(由右門退)

(昌治推開盒子，捉出蟋蟀，蟋蟀從昌治的手裏跳出，跳到桌子

上。

昌治 姐姐，姐姐，蟋蟀逃去了！（在桌上亂抓）

明珠 不要慌，逃來逃去總逃不出桌子。（明珠伸手捉蟋蟀，蟋蟀從桌子上跳下。）

（昌治，秀珠，明珠，在地板上亂尋）

昌治 真真逃去了。

秀珠 姐姐說逃不出桌子，現在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明珠 不要着急，再找找看。

昌治 （在地板上找一會兒，抬起頭）找不到，姐姐。

秀珠 怎麼找得到？……最好不要給牠逃去，逃去了，永遠找不到。

昌治 （纏着明珠）姐姐將我的蟋蟀放去了，賠來。

明珠 秀珠，把你的給了他罷。



(秀珠將盒子推開，拿出蟋蟀給明珠，明珠把牠放在籠子裏，放好了。遞給昌治。)

明珠

(向昌治) 當心，不要再給牠逃去。

昌治

(拿着籠子跑到楊太太面前) 媽媽，媽媽，……

秀珠

媽媽……呀，媽媽睡着了。

榮藻

昌治，到爸爸這裏來，不要纏着媽媽。

(電話鈴響。)

明珠

(執起聽筒) 喂，那裏？……附前街周宅……老爺在這裏。(向

榮藻) 爸爸，周宅有電話來，你自己來接罷。

榮藻

(從椅子上慢慢地站起，走到電話機邊，拿起聽筒) 喂……什

麼人？……周太太……小蘋逃去了？……怎麼會逃去？……喂，什

麼時候逃走的？……老爺沒有在家嗎？……要我去想法子？……

呀，就來了。（放下聽筒）

楊太太 （搓着眼睛）什麼，小蕓逃去了？

榮藻 唔，唔……真麻煩！少不得去看一看。

楊太太 快點着人找去，若使尋死了，益發累手。

榮藻 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花十幾塊錢罷了。（由台前退下）

（汽車聲）

（秀珠和昌治在左邊窗下調蟋蟀。）

（電話鈴又響。）

明珠 （執聽筒）喂，那裏？……又是周宅？……你的老爺被人家打傷

嗎？……在路上打傷？……腿上打中兩顆子彈，這還了得！……老

爺嗎？已經到你那裏去了。（放下聽筒）

明珠 事情益發弄大了。

楊太太 周世初怎麼有人刺他……什麼道理？

明珠 我看這和小蕨逃走的事有點關係。

楊太太 這樣說來，倒是我們害了他。

明珠 誰也料不到會有這樣的事。

(昌治和秀珠打開左邊窗子。)

楊太太 昌治，不要這樣動着，安分些罷。

昌治 媽媽，看，外面月光好亮。

秀珠 (向明珠) 姐姐，把電燈滅了罷。

(明珠滅熄電燈。舞台上除掉右邊有月光照着外，現出一片漆

黑的陰森的氣象。)

楊太太 明珠，你去抱着昌治。

(明珠站在昌治背後抱住昌治。)

(楊太太念阿彌陀佛。)

昌治 (似乎忽然看見了什麼，狂叫) 姐姐，姐姐，你看那邊有人，有兩個人。

明珠 (向窗外看去) 那裏？一個影子也沒有。

秀珠 真有兩個人，我也看見，現在不知那裏去了。

(沉默。)

(呼呼，呼呼……汽笛聲。)

明珠 呀，上海去的夜車快要開了。

楊太太 幾點鐘了，明珠？

明珠 九點四十分……再過二十分鐘，夜車就開了。

楊太太 你的爸爸原想搭今天夜車到上海去。

明珠 恐怕來不及了……

昌治 (忽然拉住明珠) 姐姐，姐姐，看看……

明珠 什麼？……看什麼？

昌治 那裏有人，那裏有人……一個。

(明珠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

秀珠 現在有兩個了……後邊一個矮些。

昌治 現在又看不見了。

秀珠 在柳樹後面。

昌治 呀，又出來了，姐姐，看呀。(拉着明珠)

明珠 不要呀……夜深了。

秀珠 現在攜着手兒在湖濱走着……呀，走得這麼快！

昌治 總管在樹蔭下面走着。

秀珠 月光照不到那裏，看不出是什麼人。不過那個高架子我覺得像，

昌治 像哥哥。

秀珠 我也這樣想。(向明珠) 姐姐，你看像不像？

明珠 真有些像哥哥，但是……

昌治 我喊他，看他應不應……哥哥！哥哥！

明珠 不要喊，哥哥離我們這樣遠，怎麼聽得見。

昌治 哥哥！哥哥！益發走遠了。

秀珠 走遠了，呀……哥哥現在向光亮的地方走去了。

(幕徐下) (全劇完)

# 藥

(獨幕劇)

劇中人：

鄭大嫂 一個失業工人的妻。

阿香 鄭女。

何大嫂 鄰婦。

阿玉 何女。

時： 一個黑暗的冬夜。

地： 長江下游一個大埠。

景： 一間極陳舊極簡陋的小室：三面都是泥壁，泥壁上東一個洞西一個孔，破爛得不成樣子，有些地方貼着被煤烟薰黃的報紙，報紙後面不用說也是一個極大的破洞。左邊有一扇小窗，從小窗裏看

出去，可以看見一條冷落的長街。窗下放着一張板凳。靠近後壁有一個泥做的爐灶，灶上安着一個藥鍋，地下有細碎的炭屑和破舊的蒲扇。後壁石邊有一月小門通臥室。右壁下有一張簡陋的方桌，桌上有破碗一個，菜油燈一隻，刀尺等裁衣用的器具一副。桌邊有兩張古式的椅子，椅背上扎着草繩，大概因為橫木脫落的緣故。

幕開時，台上光線極弱，只有菜油燈的光和灶內炭火的光在寒風裏慘淡地照耀着。鄭大嫂和阿香在椅子上低着頭做活計。

鄭大嫂大約有三十多歲，是一個瘦弱的女人。臉上沒有一絲血色，失神的眼珠，在眼眶裏深深地伏着，如鬼火在昏暗的山谷裏閃着欲滅未滅的光芒一樣。兩手枯瘦如柴，似乎黃黑色的皮膚下，只有堅硬的骨頭撐着。

阿香年十六，也黃瘦得不成樣子，不過在烏黑的外皮上，還有



娟秀的氣概浮泛著。

(沉默——約三分鐘。)

阿香 (擡起頭來用手搥着眉心) 呀，又頭暈了！……這幾天壞極了，坐下做活計，做不到一兩點鐘，就覺得頭暈；有時竟覺得屋子在頭上團團地旋轉着…… (又重重地搥着眉心。)

鄭大嫂 (擡起頭，伸直腰。) 我也覺得頭暈…… (搥着腰部。) 裏面似乎有鑽子在那裏鑽着一樣，痛得好難受！

阿香 阿貝病了還未好，再病就糟了！

鄭大嫂 這樣已經不能過活了，再病只好餓死！…… (搥着腰部。) 噯，痛得好難受！

阿香 起來站一會兒罷，也許是坐着太長久的緣故。

鄭大嫂 站着也是一樣地痛。

藥

阿香 那麼我替你縫幾下好吧？

鄭大嫂 你還是做你的活計罷。姚小姐說過叫你把繡好的緞子明天送給她，明天不送給她，是要挨罵的。……寧可晚上多坐一點鐘，趕快把這一幅繡好。……

阿香 遲一天給她總可以。……她又不是皇帝老子，難道叫人家怎麼做，人家就得怎麼做嗎？

鄭大嫂 不是這樣說。她們有錢，我們沒有錢，沒有錢的對有錢的就得客氣點。不用說叫你怎麼做就要怎麼做，若使打你一拳，你也得任她打一拳。……

阿香 她們是人，我們也是人，她們不過比我們多幾個錢，多幾個錢就可以欺侮人家嗎？

鄭大嫂 欺侮人家不欺侮人家我們不要管，不過有錢的總比沒錢的

好。若使我們有錢，我們也可以同她們一樣。太太小姐那一個不會做？做了太太小姐，還用得爲幾個牢錢趕着做活計嗎？

阿香 得她一塊錢就要成天成夜替牠做……誰高興？

鄭大嫂 你說不高興，她就給別人做，有錢還雇不到人嗎？可是我們沒有東西做，就得餓死，與其光着眼睛餓死，不如拚命地去做……這是沒有法子的。

阿香 她們這樣好，我們這樣苦，不知是那一世造下的罪孽……唉！（嘆氣）

鄭大嫂 這只怪天不好，不給你生一個有錢的爸爸！

（鄭大嫂和阿香又低下頭在那裏做活計。）

（台後傳來『媽媽痛呀！媽媽痛呀！』的聲音。）

鄭大嫂 （編着眉毛。）天呀！（向阿香。）阿香你去看看貝兒，問他要

藥吃不要；若便要，你把鍋子裏煎着的藥倒出來給他……唉，天呀！

（阿香由後門退。）

（何大嫂由台前入。）

鄭大嫂（擡頭）呀，何大嫂，坐坐，這裏坐。（指着剛才阿香坐過的椅子。）

何大嫂（坐下）不要客氣，我來看看你的阿貝……阿貝好些了沒有？

鄭大嫂 那裏會好？打傷的病最不容易好。

何大嫂 阿才那個短命的，也太很心了。你的阿貝不過摘他兩個橘子，兩個橘子值多少錢？爲兩個橘子，把十四五歲的孩子打吐血子，實在是聽也沒有聽過的事……何況橘子還是姚老爺的。

**鄭大嫂** 唉，這也是阿貝命該如此。從前阿貝從工廠裏回來，在姚老爺的門口經過，靈菲少爺總出來攔着打他罵他……

**何大嫂** 靈菲少爺比狗還兇。爸爸做局長，似乎天也是局長的一樣。前天，倒運的阿福，不知爲什麼事得罪他。他拿起石子向阿福的頭上一括，頭上登時括個大窟窿，血水湧出來，像溪水一樣，把一件白色的長衫，染得猩紅。站在旁邊的人，一聲不響地散去了，誰敢說半個不字！可憐，見阿福竟捧着頭哭哭啼啼的回去了。

**鄭大嫂** 公子少爺原是不講理的。阿貝，你知道，也是一個口快的孩子。人家說他一句，他也還說一句。我只怕他不懂事，同靈菲少爺鬧起來，所以常常對他說：『阿貝啊，靈菲少爺不是好惹的。他罵你一句，你任他罵一句；他打你一下，你任他打一下；他是少爺，你是窮人，窮人同少爺鬧總是輸的。』阿貝倒很聽話，以後看見靈菲

少爺就遠遠地避開去。我想這樣下去，決不會有壞事了，誰知爲兩個橘子，會被阿才天殺的打得這個樣子！

何大嫂 阿才這狗頭總不得好死。別人不敢幹的事，他都幹。有人哼他一聲，他就提起拳頭來找他三拳，把人打傷了，還拍着胸膛說：『叫姚老爺把你這狗東西關到牢裏去！』

鄭大嫂 你也說姚老爺，他也說姚老爺，似乎姚老爺就是皇帝一樣。

何大嫂 他不僅靠姚老爺的勢力，還有呢……

鄭大嫂 還有什麼？

何大嫂 我對你說也不要緊，不過你不要對別人說……（低聲）姚老

爺的五姨太和他有……

鄭大嫂 真的嗎？

何大嫂 這是東山媽親自對我說的，怎麼不真？

鄭大嫂 怪不得他這樣無法無天。

何大嫂 現在的阿才不是從前的阿才了，明東紗廠的事完全由他包辦。

鄭大嫂 明東紗廠有他在裏面，阿貝的爸爸決不能進去了。

何大嫂 鄭大叔還沒有找到事嗎？

鄭大嫂 自從大光紗廠關門以後，已經有三個月沒有事了。他們有錢的人，關一年，關兩年，也沒有什麼要緊；我們被他一關，就關得要命了。這三個月以來，一頓長，兩頓短，想安安地吃一碗稀飯也做不到。別人還有親戚朋友可以接濟，我們窮人，那裏來的親戚朋友。東挖西掘，天憐呀，哭乾了眼淚，還是弄不到錢；更加阿貝害了吐血的重症……

何大嫂 窮人都是一樣地苦。我的男人在姚家歇了事以後，也兩手空

空，一個小錢也沒有弄到。白天一天在外面混着，晚上回來非打就罵，受了別人的氣。就在我們身上發洩。真是活受罪。

鄭大嫂 你比我好得多，你的阿玉總可以賺幾個錢回來。

何大嫂 阿玉在茶葉棧裏一天到晚足足做了十二個鐘頭的工，賺的錢還不到兩角。有時茶葉到的多，就不放她回來。口頭說做夜工可以多拿幾個錢，實際上一個銅子也不加；況且阿玉年紀也不小了，棧房裏那些監工的都是混賬東西，若使……

鄭大嫂 偌大的棧房不講規矩還了得！

何大嫂 對上人講規矩，對下人也用得講規矩嗎？……有錢。我早就叫她不要去了；沒有錢總不好辦！

鄭大嫂 沒有錢什麼事也不好辦。我的阿寶今年七歲了，論理把他送到學校裏去念幾句書纔是。



**何大嫂** 書是公子少爺讀的，那裏是我們窮人讀的。要學費，要書費，要什麼什麼費，單單這幾樣費，就把你費了。我看你還是把他送到工廠裏去罷。我的玉弟也打算送到工廠裏去。我們這種人原是在工廠裏生工廠裏死的，除了工廠，還有什麼地方好走？

**鄭大嫂** 這件事我想過了好幾次，橫想直想，總想不出法子。阿寶今年還只有七歲，送到工廠裏去做工，倘若做出癆病來，豈不累手。工廠裏十個孩子有九個是害癆病的。別的不要緊，害了癆病，一生一世就葬送了。所以我想最好先送他到學校裏讀幾年書，以後慢慢地找事做，然而沒有錢總不好辦。

**何大嫂** 你們阿寶想讀書，沒有錢讀書；**靈菲**少爺有錢讀書，不想讀書。這種不平的事真氣死人。——

(阿香由後門入。)

阿香 呀，何大嬸。

何大嫂 香姐。

鄭大嫂 阿只還覺得痛不痛？

何大嫂 好些了沒有？

阿香 還痛啊！……剛才又吐出一口血，現在安靜些了，叫我把煎好的藥倒給他。

（阿香取桌上破碗，走至爐邊，把藥倒在碗裏。）

阿香 何大嬸，先生一坐，我把藥倒給他吃了再來。

何大嫂 好，香姐，別客氣。

（阿香由後門退）

何大嫂 什麼藥？

鄭大嫂 藥名叫什麼，忘記了。這是關帝廟老道士給我的，說這種藥治

吐血很有效力。

何大嫂 老道士的話怎麼可以信得？藥不是隨便可以吃的，吃壞了，就不容易醫。……你請個醫生替他醫醫看，吐血的病不是好玩的。

鄭大嫂 請醫生，要錢哩。飯都沒得吃了，那裏還請得起醫生？

何大嫂 也許有好心的醫生，聽說你是窮人，不要你的錢。

鄭大嫂 天下那裏有好心的醫生？那些貼着窮人醫藥不用錢的，都是假的，騙騙名聲的。你向他說窮，他說不管，要你的錢，你向他說苦，他說不管，還是要你的錢。沒有錢，決計不肯替你醫，就是替你醫，也不過應個景兒，胡亂弄點藥給你吃。吃好吃不好不管，就是吃死不吃死也不管。

何大嫂 那麼你把他送到公立醫院裏去，公立醫院是不要錢的。

鄭大嫂 公立醫院也是一樣的。那裏有人用心替你醫？窮人的命原是

不值錢的，醫死一兩個，算不得什麼大事。所以我想與其送到醫院裏死，不如在家裏死。

何大嫂 不過胡亂吃藥總不大好。

鄭大嫂 這也沒有法子，只好聽天由命。

(阿香由後門進。)

阿香 爸爸還沒有回來嗎，媽媽？

鄭大嫂 沒有，任他死在外面好了，理他做什麼！

阿香 清早出去這時候還不回來，恐怕又弄出壞事了。

何大嫂 想來不至於有什麼壞事。

鄭大嫂 沒有事做，一天在外面混着，成什麼樣子？弄出了壞事，別人還

得替他受累。

何大嫂 這也怪不得鄭大叔，找不到事，是沒有法子的。有事做，誰不願

意去做；只有傻子才睜着眼睛在家裏等着餓死。

阿香 爸爸找不到事，心裏自然也難過。

鄭大嫂 心裏難過也是自作自受，怨不得別人。脾氣這樣古怪，永世也找不到事。

阿香 爸爸的脾氣，不見得什麼古怪。

何大嫂 真的，平時待人也很和氣。

鄭大嫂 還不古怪嗎？什麼人不願意找，什麼事不願意做。自己不去求人，人家還來求你嗎？若使肯低心下氣地求人，低心下氣地訴訴苦，也許有人家可憐你，替你找一碗飯吃。錢沒有，架子倒裝得端端正正。想人家替你帮忙，受氣是免不了的事，叫你狗，也得應；叫你豬，也得應。不順人家的意思，怎麼可以得到人家的錢呢？何大嫂，不是我說句傷心話，如果阿貝的爸爸還是這樣下去，只有

坐着餓死。有錢的人，脾氣古怪些不要緊；沒有錢的人，脾氣怎麼可以古怪？

何大嫂

鄭大叔的脾氣還好……你不要着急，慢慢地等着罷，遲早總

可以找得到事的……不過脾氣好些，多少可以得到益處。別的不要看，只看麻皮發，天天跟着姚老爺，老爺長，老爺短，現在姚老爺派他收租，一個月有二三十塊出息。從前不是和我們一樣地窮嗎？恐怕比我們還窮得荒呢。

阿香

爸爸是性硬心直的人，叫他朝着人家，這樣捉捉扭扭，決計不肯。

鄭大嫂

不肯！不肯就不要飯吃……這幾天更壞了，天天和阿元出去……

何大嫂

阿玉的爸爸也跟着阿元跑，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做些什麼事。

鄭大嫂

阿元是出名的賊頭，有什麼好事？

何大嫂 跟賊頭作伴，總容易闖禍。

鄭大嫂 是呀，爲了這件事，我同他吵過好幾次，今天早晨又同他吵一次。

阿香 爸爸也可憐得很，外面受了人家的氣，回來媽媽又吵着要錢糴米，阿貝吵着要錢買藥，若使真有錢，決計不會存起來。

鄭大嫂 我不是說他有錢，我說他沒有本事賺錢。

阿香 爸爸的本事不見得比不過別人，不過沒有事給他做，縱有本事也賺不到錢。

何大嫂 現在的世界簡直不成世界了，有本事的反找不到事，這不是迫着人家走上死路嗎？

鄭大嫂 找到事找不到事再說，錢總要找幾個回來，沒有錢叫人家怎麼辦呢？

阿香 沒有事做，怎麼找得到錢？爸爸不會做賊，又不曾打劫，那裏找得到錢？

(沉默。)

鄭大嫂 阿寶什麼地方去了，怎麼沒有看見？

阿香 已經睡着了。……剛才我把藥到給阿貝，他正在那裏說夢話，什麼『爸爸，爸爸，看看我的皮球，皮球，皮球，皮，皮，皮，皮，皮，皮……』

鄭大嫂 他的爸爸許過買一個皮球給他，到現在還沒有買，可憐呀，一個皮球也買不起。

阿香 後來還有趣哩，咕唰咕嚕，說了半天，不知說些什麼東西。以後竟念起天……地……人……手……足……刀……尺來，這幾個字，不知是什麼地方聽來的，這樣牢牢地記着。

何大嫂 這個孩子好極了，在夢裏還念書。



**鄭大嫂** 往常他看見別的孩子念書，就跑來對我說：『媽媽，我也要去念書，念書有趣哩。』我便說：『阿寶，媽媽沒有錢給你念書。』他說：『媽媽，念書也要錢的嗎？』說過了以後，呆呆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的心裏覺得說不出地難受。

**何大嫂** 等着罷，有志讀書，還怕沒有錢讀書嗎？

(台後傳來『媽媽痛呀！媽媽痛呀！』的聲音。)

**鄭大嫂** (苦惱) 唉，阿貝又叫了，阿香你再去看看他。

**阿香** 唔…… (由後門退)

**何大嫂** (目送阿香，等阿香走進了後門，纔回過頭來) 你的阿香今年多少歲了？

**鄭大嫂** 十六歲。

**何大嫂** 比我的阿玉大一歲，有了婆家沒有？

鄭大嫂 還沒有。我想給她定下一個婆家，早點把她嫁出去，少一個人也可以省一個人的口糧。

何大嫂 我們沒有嫁粧，想她嫁個好好的人家很不容易。

鄭大嫂 若使要嫁粧，我的女兒只好斫了給狗吃！

何大嫂 （沉思）聽說七姨太要買一個丫頭，東山媽想把你的阿香叫進去，有沒有？

鄭大嫂 東山媽來說過兩三次，我還沒有答應她。

何大嫂 爲什麼？……不願意給人家做丫頭嗎？我看，做丫頭也沒有什麼要緊。……有錢就好了。

鄭大嫂 不是這樣說。我們得到幾個臭錢，不願死活地，把女兒送進去，是火坑，是牢洞，還不知道。錢是用了的，爲幾個錢，葬送了一個女兒，心裏總覺得過不去。

何大嫂 她說給你多少錢？

鄭大嫂 六十塊。

何大嫂 六十塊？只有六十塊？

鄭大嫂 是呀，只有六十塊。

何大嫂 那未免太……不過七姨太待人還好。

鄭大嫂 還好嗎？姚宅裏八九個了頭，個個打得像弔死鬼一樣，好在什麼地方？

何大嫂 不過……若使你不答應她，我想把我的阿玉送進去。

鄭大嫂 等阿貝的爸爸回來商量商量看。

（阿玉，何大嫂的女兒，急急地自台前跑入，臉上現出驚慌的嚴重的神氣。）

阿玉 （跑到何大嫂身邊，扯着袖子就拉。）媽媽……媽媽……

何嫂 (吃驚) 什麼事? 什麼事? 阿玉!

鄭大嫂 什麼事快說!

阿玉 (仍拉着何大嫂的袖子) 回去!……回去!……媽!

何大嫂 (着急) 有什麼事快說呀! 不要拉拉扯扯!

阿玉 爸……爸爸給……

鄭大嫂 什麼? 什麼?

阿玉 給, 給警察捉去了, 警察多多……

何大嫂 (大驚) 爲什麼事給警察捉去?

(阿香自後門跑出, 呆呆地站在他的媽媽後面。)

鄭大嫂 定一定心再說罷。(將阿玉按在椅上。)

阿玉 (坐下) 聽說……爸爸和四五個人……闖進明東紗廠……

打死了阿才, 搶去兩千塊錢。

鄭大嫂 (大驚) 只有你的爸爸給警察捉去嗎?

阿玉 捉去了三個, 逃走了一個。

鄭大嫂 (急急地問) 除了你的爸爸, 還有兩個是誰?

阿玉 不知道……媽媽, 回去, 回去。

何大嫂 (嚇呆了) 回去, 回去。

(阿玉, 何大嫂由台前急下。)

(鄭大嫂和阿香呆呆地站着。)

鄭大嫂 阿香。

阿香 什麼, 媽媽?

鄭大嫂 阿香……你的爸爸不知道在內不在內?

阿香 大概不至於在內。爸爸這樣好人, 說他會搶劫, 誰也不會相信。

鄭大嫂 不過……我總覺得不放心。

阿香 媽媽，放心罷，爸爸早上出去的時候，對我說過，今天晚上遲早總要回來，總要帶幾個錢回來給阿貝買藥吃。……大概快要回來了。

鄭大嫂 你怎麼知道他一定回來，若使不回來……

阿香 不會不回來。

鄭大嫂 不過……我總覺得放心不下……呀呀！

(似乎忽然聽見了什麼，驚叫起來。)

阿香 什麼！媽媽，媽媽！(走近)

鄭大嫂 你聽，你聽，外面怎麼這樣吵鬧。

阿香 呀，真的……什麼事？

鄭大嫂 (益現不安。) 阿香。

阿香 什麼，媽媽？

鄭大嫂 (失神似地) 呀呀, 阿香, 吵鬧得更響亮了!

(台後傳來呼喝叫罵的聲音, 羣狗狂吠的聲音, 以及哨子的聲音。)

(阿香站在板凳上, 將小窗打開, 向外面望着; 鄭大嫂站在她的左邊, 也伸長頭頸向外面望着。)

阿香 呀, 警察, 警察, 那裏來這許多警察。

鄭大嫂 做什麼, 警察後面跟着這許多人。

阿香 外面太暗了, 看不清楚是什麼事。

(呼喝叫罵的聲音, 羣狗狂吠的聲音, 哨子的聲音, 漸近漸亮。)

鄭大嫂 呀, 走過橋了。

阿香 是強盜! 強盜! 媽媽。

鄭大嫂 強盜! 強盜!

(外面傳來『打死強盜』的聲音。)

阿香 走近了！走近了！

鄭大嫂 阿香，看看，到底是什麼人。

阿香 還看不清楚，綁着的有三個。

鄭大嫂 三個？……阿香。

阿香 呀，前面那個是阿元，做賊的阿元！

鄭大嫂 呀阿元！阿元！……阿香。(聲音顫動。)

阿香 倒運的阿元，不知犯了什麼罪。

鄭大嫂 阿香……第二個呢？看看！快看！

阿香 (大驚，幾乎從凳子上栽下來) 媽媽！……

鄭大嫂 (面色灰白) 什麼，阿香？

阿香 媽媽！



鄭大嫂 什麼，什麼，阿香？

阿香 媽媽……是爸爸……爸爸……

鄭大嫂 唉！（身向後仰，阿香急以手抱之。）

阿香 （哭。）媽媽……是爸爸呀！

（台後傳來『媽媽痛呀，媽媽痛呀！』的聲音。）

鄭大嫂 唉，教我怎麼辦啊！

（幕下）（全劇完）



# 韋菲君

(四幕劇)

劇中人：

韋菲君 S 地實驗小學女教員。

韋守道 菲君的父親。

高心泉 S 地實驗小學教員。

陳夢彪 桃花影片公司的導演。

孫晶珠 桃花影片公司的女演員。

錢露芬 桃花影片公司的女演員。

錢茜娜 桃花影片公司的女演員。

李倩妃 X 軍軍長的姨太太。

葆貞 S 地實驗小學女學生。

韋菲君

蕙貞 S地實驗小學女學生。

作明 S地實驗小學男學生。

修文 S地實驗小學男學生。

桃花影片公司內的用人。

### 第一幕

時：一九二×年冬天。

地：S地，一個離上海不遠的小鎮。

景：韋菲君家裏的會客室，室中陳設，非常簡單。正中掛着一張王石

谷畫的山水。兩邊是一付古箋的對聯，寫着一還我烟霞俯仰，任他  
富貴浮沈。十二個顏體的大字。對聯下面靠着一張半圓的桌子，  
桌子上只有一座古銅的香爐。爐上雲烟裊裊，幻成白色的花圈；這  
些白色的花圈，升到高處，慢慢地擴大，隨着微風在空中蕩着，別有

一番幽逸的景象。臺中有紫檀的圓桌一張，桌上除了一把茶壺幾隻茶杯外，沒有別的東西。臺的左邊和右邊是一排高大的窗子，窗下放著二張椅子和一張茶几。（紫檀的。）

幕啟。菲君坐在右邊椅子上，葆貞，蕙貞，作朋，修文等圍在她的左右

菲君約有十七八歲，是一個非常娟麗的女子。身材嬌小，走路的時候，有點輕盈婀娜的氣概。這輕盈婀娜的氣概，和普通女子故意做作的不同，所以人家看見，不會發生儂薄的思想。態度也很得當，十分溫柔，又十分莊嚴。這時候，穿着一身朴素的服裝，白色的肌膚益發顯得純潔。在她的身上，找不出一點塵世的痕迹，找不出一絲污濁的斑紋。看見她的人，誰也會覺得她是一個高尚的超逸的女子。

葆貞 (向菲君) 先生，你要到上海去嗎？

菲君 誰說的？

作明 (急急地說) 高先生說的……教英文的高先生。

修文 蔡先生也這樣說。他說先生不教我們念書，要到上海去做……

秀君 (微笑) 去做什麼？

修文 記不得了。

葆貞 先生不要去。

蕙貞 不要去，在這裏教我們念書多好。

作明 先生不是說過帶我們到松山去旅行嗎？先生一走，我們就不能去了。

蕙貞 (仰起頭來) 是呀……先生不要去。

菲君 (捧着蕙貞的臉。蕙貞的臉向上轉去，一對小眼睛滴溜溜地看

着菲君）好孩子，先生去不去，還沒有定，不要着急，好孩子。

葆貞 先生說去還是要去的。

作明 我們這裏比上海好得多，先生在這裏，我們天天陪先生出去玩；先生到上海去，就沒有人陪先生玩了。

蕙貞 先生不要去。

菲君 （笑對蕙貞說。）我帶你到上海去好不好？

蕙貞 我不去，爸爸說上海有大蟲。

菲君 （微笑。）沒有的，好孩子，這是你爸爸騙你的。

修文 有的，我的爸爸也這樣說。

葆貞 先生還是在這裏教我們念書罷。

修文 先生很疼我們，怎麼不喜歡在這裏教我們念書。

菲君 是的，先生很疼你們，但是先生不能老在這裏教你們念書。

作明 (驚奇) 爲什麼,先生?

菲君 先生有先生的事,你們年紀小,還不懂。

葆貞 我們有什麼不好!先生不高興教,是不是?

菲君 (摩着葆貞的頭髮) 不是的,好孩子,你們再好沒有了,什麼人

也比不上你們。先生不是不高興教,是……好孩子,你不懂。

作明 是……什麼事,先生?我們懂的,我們懂的。

蕙貞 說呀,先生,不懂我回去問媽媽,媽媽懂的。

菲君 說了你們不懂,就懂也沒有什麼用處。好孩子,不用這樣着急,先

生很喜歡你們。……去不去還沒有定呢,就是去,也總時常回來

看你們。

修文 先生說了半天,還是要去。

作明 先生你說不去,大家就放心了。



葆貞 你走了，蓮貞會哭的。蓮貞尋不到先生就會哭。

菲君 先生去了，還有高先生，蔡先生，孫先生，在這裏陪你們，他們待你們都很好。……況且先生說過去不去沒有定，不去還可以和你們玩。

葆貞 他們待我們好，先生待我們更好。

蕙貞 霞姑姑也說先生待我們更好。……先生我要回去了。

菲君 回去做什麼？再在這裏玩一會兒罷。你的姐姐還在這裏，要去，同你的姐姐一道兒去。

蕙貞 我要回去吃茶。……

菲君 (笑) 嗤，我猜你回去做什麼？要回去吃茶，真是傻孩子！茶，先生這裏有，我倒給你，好孩子，你坐在這裏，我倒給你。(把蕙貞抱在椅子上。)

菲君 (蓮貞喝過茶以後) 還要不要?

蕙貞 (搖搖頭) 不要了, 不要了。

菲君 (向葆貞修文等) 你們要不要? 我再替你們倒去。(葆貞等

搖頭)

修文 先生倒底去不去?

菲君 (微笑) 傻孩子, 儘管問這些事做什麼? 先生又不是逃去, 就是

到上海去也要回來的。

蕙貞 先生一去就不回來。

菲君 你怎麼知道?

蕙貞 我知道。

菲君 (溫柔地問) 你怎麼知道說呀?

蕙貞 到上海去的總不回來, 張家大姐也不回來。

葆貞 是的，張家大姐三年前到上海去，現在還沒有回來。

蕙貞 爸爸說她已經給大蟲揩去了。

菲君 先生不會給大蟲揩去，你放心。

修文 先生怎麼不會給大蟲揩去？大蟲比先生還來得大呢。

作明 先生還是不要去好。

蕙貞 不要去，肯不肯？（注視菲君的面。）

葆貞 先生不要去，停幾天，我們陪先生到松山檢石子去。

修文 你說不要去，我們就放心去念書了。

作明 先生，大家都叫你不要去，不要去多麼好。

蕙貞 你就說不要去罷。先生。

菲君 （笑。）怎麼說？

作明 說不去，不去就好了。

菲君 (笑) 就照你們說，不去罷。

葆貞 (拍着手兒) 好了，好了，先生說不去了。

蕙貞 (拍着小手兒) 好了，先生不去了。

修文 先生真真不去嗎？

菲君 真真不去了，先生不會騙你們。……好孩子，你們可以放心了，先生還是同你們玩，教你們唱歌。

作朋 還要帶我們到松山去。

菲君 是的，還要帶你們到松山去。那一天天氣好，先生就通知你們……你們放心罷，先生不去了。

葆貞 好，我們回去罷。

修文 回去罷。

菲君 我送你們出去。

葆貞 不要送，我們自己會走。

菲君 我送你們出去，橫豎出去有點事……（向蕙貞。）蕙貞，回去對

蓮貞說，先生不去了。

葆貞 （走了幾步回過頭來。）先生真的不要去。

修文 不要去。

菲君 （笑。）好孩子去罷。

（葆貞，蕙貞，修文，作明，菲君擁下。）

（啞場二分鐘。）

（韋守道和高心泉上。）

（韋守道約有四十多歲，是一個非常清瘦的人。臉色蒼晦，稍嫩帶有一點病態。這時候，身上穿着一件半半舊的灰色夾袍，夾袍上罩着一件玄色嗶嘰的馬褂。頭上不戴帽子，頭髮已有小半

變成了白色。手裏拿着一桿斑竹的烟筒。身子向前移動，烟圈就向前飄去，所以他的面前，總是泛着許多大大小小的烟圈。）

（高心泉是一個英氣勃勃的少年。看去已有二十多歲，實際上只有十九歲。他的態度，非常嚴正，確有教師的氣概。說話的聲音很宏亮，並且很清楚，一句一句從嘴裏吐出去，都含有深切的意義。髮向後梳，沒有用油，可是非常整齊。走路時胸部向前挺出，表現出一種高大的強健的精神。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學生裝，雖說舊了一點，但是還十分清潔。）

心泉

（坐在右邊上手椅子上。）老伯，菲君出去了嗎？

守道

（坐在右邊下手椅子上。）剛才送一羣小孩子出去，大概就回來的。高先生，不妨在這裏等一等。

心泉

若使就回來，我硬在這裏等一會兒。

守道 菲君要到上海去，高先生已經知道了沒有？

心泉 我已經知道了，不過倒底爲什麼事，我還沒有知道。……老伯對

於這件事，意見怎麼樣？我總覺得菲君到上海去不大好。

守道 是呀，我也勸她不要去，可是她不肯聽……高先生和菲君很好，

勸勸她，看她聽不聽。

心泉 我很願意勸她，實在說，菲君這樣的人，決計不應該跟着那些時

髦的女人跑，她和那些時髦的女人完全是兩樣的。……菲君平

時很相信我的話，也許肯聽我的話也算不定。

守道 做教員，薪水雖說不多；可是做教員比做別的事業總覺得高尚

些。

心泉 是呀，教員的生活是很清淡的；可是清淡也有清淡的好處，能教

知道清淡的好處，就沒有別的念頭了。菲君在學校裏，大家都敬

愛她；她對於職務也非常盡心，這次不知爲了什麼事，竟想拋棄了正當的職務，到上海去……

守道 菲君想到上海去，早已說起了，不過那時候，她還沒有對我說，到上海去是什麼意思……

心泉 什麼意思？她是不是以爲在上海比在這裏舒服些？

守道 不是，她想到上海去，一方面多求一點學問，一方面多賺幾個錢。到上海去求學問，真是笑話。上海這樣壞的地方，有什麼學問可求，在這樣壞的地方，能保留原來的樣子，已經算很好了，還想求學問嗎？菲君畢竟是年輕的人，只知道上海的好處，不知道上海的壞處。在電光燦爛的時候，去看上海，自然只能看到上海的好處。但是實際上，所謂上海的好處，也就是上海的壞處，看穿了，就會知道……到上海去賺錢，更不成話，你看，有幾個人到上海賺



了錢回來。上海這個地方，只有你送錢給他，那有他把錢給你，老伯，你說是不是？

守道

你的話很是，不過菲君另有別的意思。菲君想到上海去，可以說完全爲我。高先生是很明白的人，我不妨將這幾年來我家裏的情形告訴你，你聽見以後，也許會原諒菲君的苦心，不過高先生，菲君自己雖有這一番意思，我總是不大贊成……

心泉

老伯的家事，我還不大熟識，若使可以告訴我，便請老伯詳細地告訴我。

守道

（吸烟。）菲君的媽媽生下了中雄以後，不到兩年就死了。菲君的媽媽在世時候，家事都是她管的，她一死，這重擔子就放在我的身上了。我是疏懶不過的人，對於家事不大經意，因此給人家騙去了許多錢。我家本來沒有多大的出息，可是出息雖說不多，

場面仍是要排的；你知道，在現在這麼年頭，不排場面是不能做人的，爲顧全場而起見，在外面借了許多爛債。一年虧空一年，欠款也一年多似一年，積到今年，足足有兩千多塊。菲君是非常孝順的，她很能體貼我，知道我沒有錢，好的東西不敢吃，好的衣服不敢穿。有時候，我看不過去，常常說：「菲君，你做件好的衣服給自己罷，這件太舊了。」菲君總說：「不要緊，衣服好不好和人的本身沒有什麼關係。」菲君真是不喜歡穿好的衣服嗎？不是的，若使她有錢，她也一定要穿好的衣服，你看那個女子，不想穿件好的衣服？不過她知道我沒有錢，所以說這樣輕淡的話來安我的心。我的身體雖說老朽，可是我的頭腦還很清楚，難道這一點也看不出嗎？女兒體貼爸爸，爸爸自然也要體貼女兒，所以我對於欠債的事，總是瞞住不使她知道。

心泉 她還沒有知道嗎？

守道 給她知道了。

心泉 知道了，怎麼會給她知道？

守道 高先生，這些事瞞一時是瞞得住的，瞞長久，怎麼可以瞞得住？每

次過節的時候，總有好幾個人圍着我，向我討債。菲君是聰明不過的人，看見這些人，天天圍着我，自然會疑心到討債的事。——

雖說那時候，她還不知道是不是討債的事。——有一天，我吃過了早飯，就跑到羅陽鎮去。我的進出賬簿，不知在什麼地方，被她看見了。在那本賬簿上面，某人一百，某人兩百，我的債款都明明白白地載着。晚上，我從羅陽鎮回來，看見菲君躺在牀上流淚，問她爲什麼事，她不說，後來，回到我自己的房間裏，看見那本賬簿放在桌子上，我知道糟了，我的秘密被她發現了。

心泉 菲君也太認真了，欠幾千塊錢債，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守道 是呀。菲君對於什麼事都是認真的……自欠債的事給她知道了以後，我覺得她在家裏非常不安，大概到上海去的心思也是那時候起的。

心泉 她想到上海去做什麼事，老伯已經知道了沒有？在上海找一個正當的職業很不容易。

守道 她說去做電影演員。

心泉 （呆了一會兒。）唔……做電影演員？

守道 （注視心泉的面部。）你說不大好嗎？高先生，我也說不大好。

心泉 （癡癡地。）做電影演員……她爲什麼想做電影演員？

守道 她說在上海只有做電影演員出息最大，好的演員一年可以賺到幾千塊錢。又說她除了賺錢以外，沒有別的心思。賺了幾千塊

錢回來，一方面可以還了舊債，一方面使我日後可以舒服地過活。高先生，這些話何嘗說得不是，不過我總覺得上海不是她應去的地方，尤其是去做電影演員。

心泉 我也覺得她去做電影演員不大好。

守道 我勸過她好幾次，可是她不聽……教我怎麼辦呢？（臺後傳來足步的聲音。）

守道 恐怕菲君來了……高先生，你勸勸她，看她聽不聽。

心泉 是的，我要勸她，我要勸她。（菲君上。）

菲君 （向心泉點頭。）心泉……什麼時候來的？

心泉 （站起向菲君點頭。）剛才來的。你沒有在家，便同老伯在這兒談一會兒閑天。

菲君 你坐，你坐，我坐在這裏。（從圓桌下拉出一張小凳，坐在上面，右

手靠在桌子上，面部向着心泉。

心泉 剛才同老伯談到你的問題，老伯說你還是不去好，我也這樣想。

……你自己的意見倒底怎樣？

菲君 我自己本來沒有什麼意見，許多人都勸我去；近來，我仔細想想，的確還是去好。

心泉 決定了嗎？

菲君 是的，決定了……

心泉 唔……

守道 （伸一伸懶腰）高先生剛才對我說的話，很有道理，他說，你這樣的人，到上海去不好，到上海去做電影演員更不好。

菲君 （向心泉）那麼你想怎麼樣？

心泉 還是在這裏教書……

菲君 不過你要知道，心泉，我不能再這樣下去。這樣單調的清淡的生活，我覺得再也不能忍受了。

心泉 菲君，你從來沒有說過，你的生活是單調的清淡的生活。

菲君 因為從前還沒有認識這種生活。

心泉 現在呢？認識了，是不是？

菲君 是的。

心泉 （帶着哲學家的口吻。）是你自己認識的，還是別人使你認識的。

菲君 那我可不知道。……我這次到上海去，有不得已的苦衷，你知道了我的苦衷，也許會原諒我。（聲音漸低。）

心泉 菲君，我知道你到上海去，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過我總覺得你到上海去不是好的路。……菲君，你還是聽我的話，仍舊在這

裏教教小孩子罷。你看那些小孩子多麼可愛呀！和小孩子在一塊，永世也不會有壞的思想。

菲君 不過我覺得這種生活沒有意思，也可以說沒有趣味。

心泉 生活本來沒有一定的典型。若使你心裏覺得這種生活是好的，就會覺得有意思，有趣味；若使你心裏覺得這種生活是不好的，就會覺得沒有意思，沒有趣味。……菲君，若使你的心裏沒有妄想，就會覺得這種生活是很有意思很有趣味的了。

菲君 然而……我總覺得一個人不能一生一世過着一種單調的生活。

心泉 你說要改變生活嗎？……可是改變生活，要改變得好，要向上，不要向下，你以為到上海去準定是向上的路嗎？

菲君 雖不能決定是向上的路，但是決計不是向下的路。



心泉 你怎麼知道不是向下的路？你看許多人昏昏地走上向下的路，有幾個能預先知道？

菲君 心泉，你看我這樣的人，會走上向下的路嗎？

心泉 以現在的情形說，你自然不會走上向下的路，誰保定你將來不會呢？人是很容易變的，高尚的人可以變成墮落的人，墮落的人也可以變成高尚的人，這兩者中間，原沒有一定的界限。（向守道。）老伯你說是不是？

守道 唔。（在椅背上睡着。）

心泉 呀，老伯睡着了。

菲君 爸爸。（走近守道。）爸爸，不要睡，不要睡，要睡到後面去睡，這裏風大得很。（站在守道身邊喚他。）

守道 （揉揉眼睛。）我不睡，我不睡。

菲君 去睡一會兒罷，橫豎沒有什麼事做。

守道 (站起伸一下懶腰) 那麼，(向菲君) 你陪高先生再談一會

兒罷。(向心泉) 高先生，失陪了。

心泉 老伯，不要客氣。

(守道策着烟筒下。)

菲君 (走回坐在凳子上) 這樣說，我是會墮落的嗎？

心泉 你不要誤會，菲君，我不是說你會墮落，不過你有墮落的可能。實

在說，大家都有墮落的可能，尤其是意志薄弱的女子。

菲君 我相信自己的意志還不至於十分薄弱。

心泉 一般論，你比別的女子強得多。……不過意志的勢力，總敵不過環境的勢力。你相信自己有強烈的意志，可是在某種環境下面，強烈的意志會失掉了作用。這種事局外人雖說知道非常清楚，

局內人很不容易知道，等你知道環境勢力的偉大，你就沒有法子擺脫了。譬如說一個圈子，未跳進的時候，你覺得跳進去，仍可以跳出來，若使你真真跳進去，你就永遠跳不出來了。你覺得有跳進跳出的能力沒有？如果沒有，你還是不要去跳罷。

菲君

你的話說得太玄妙了，我到上海去和你所說的跳圈子完全不同，我用不着跳圈子，也沒有圈子給我跳。

心泉

菲君不是我的話說得太玄妙，是你把世事看得太簡單了。什麼都是圈子做一件事，要跳一次圈子；會一個人，也要跳一次圈子，你到上海去，正不知有多少圈子給你跳哩。你以為上海那些人都和你的學生一樣地天真，一樣地誠懇嗎？……不要說別的，就說電影演員罷，你是去做電影演員的，是不是？

菲君

唔……

心泉

做電影演員倒不難，難的是模倣那種俏皮的妖艷的態度。若使沒有那種俏皮的妖艷的態度，明星的頭銜是永遠得不到的……我問你，你能不能改變了樸素的樣子，跟着那些花花綠綠的奶奶小姐們，學這種俏皮的妖艷的態度呢？

菲君

……

心泉

若使不能，就不能做電影演員。……第二，你能不能和男人們鬼混？你要知道我們中國的電影，完全在鬼混的過程中產生出來，你沒有鬼混的本事，——也可以說鬼混的藝術，你就不能做電影演員。所以做電影演員，至少要浪漫一點，所謂浪漫一點，就是說，給人家摩一下，捻一下，算不得一會什麼事。說也不會使人相信，男的演員，——自然是重要的演員，看見女的演員，就發出一種你前世也沒有聽過的聲音『漂亮得來！』或者『騷得來！』

說過以後，還扮一會兒鬼臉，打一會兒嗑子。（據他們說，這兩種自然也是藝術）女的演員聽見這種聲音，看見這種樣子，就非笑不可；不笑便糟了。若使板起面孔談起人格來，那更糟了。不用說不理你，還要請你出去……

菲君

……我不信有這種樣子，這種樣子簡直不是人的樣子……

心泉

你不信嗎？……你不能做這種樣子，就不能做電影演員……你

以爲電影是一種高尚的藝術嗎？是的，電影是一種高尚的藝術，然而我們貴國的電影——也許是我國貴國國民性的關係——和藝術是不能聯絡在一起的……（突然）你進的是那一家。

菲君

桃花影片公司。

心泉

桃花影片公司？你知道桃花影片公司的導演是誰嗎？

菲君 不知道，替我介紹的人，還沒有對我說起。

心泉 索性對你說個明白罷。桃花影片公司的導演，是陳夢彪。這個陳先生，在中學裏會和我同學。後來不知怎的，溜到上海去，竟辦起影片公司來。聽人說，這個影片公司是掛名的，暗中還做別的意思。至於什麼生意，還沒有人知道——總之，是一種不正當的生意……（誠懇地說。）菲君，你還是不要去罷。

菲君 若使真是這樣，我決計不去。

心泉 決計不要去罷。

菲君 但是我已經和公司約好了，怎麼辦？

心泉 這便當得很，你寫一封信給他就好了。你自己不願意去，難道有人勉強拉你去不成？

菲君 好，就照這樣辦罷。

心泉 那麼你去和老伯說一聲，好使老伯放心。

菲君 停一會兒和他說好了。

心泉 你決定真真不去了嗎？

菲君 決定真真不去了。

心泉 (看錶) 好，我可以回去了。

菲君 再坐一會兒罷。

心泉 (站起) 不，明天學校裏會。

菲君 明天學校裏會。

(心泉下。)

(菲君呆呆地站在舞臺的中央。)

(係晶珠，錢露芬，艷裝上。)

晶珠 (走近菲君) 菲君，東西已經檢好了沒有？

露芬 檢好了，今天就動身罷。公司裏我已經替你佈置好了。  
菲君 請坐，請坐。

（露芬坐在右邊下手椅子上，晶珠坐在桌邊凳子上，菲君站在她的左側。）

菲君 我打算不去了，公司裏請你們兩位替我回了罷。

晶珠 （驚愕。）不去了？

露芬 （驚愕。）不去了，爲什麼？

晶珠 你前天不是決定去嗎？

菲君 （慢慢地說。）我本來決定去，昨天對一個朋友說起，他極力勸我不要，並且家父也勸我不要。公司裏請你們替我回了罷，橫豎我去不去，沒有多大的關係。

晶珠 ……有什麼人說我們公司的壞話是不是？



菲君

沒有。

露芬

壞話禁不得人家不說，你進了公司以後，就會知道我們公司是怎樣的。我們公司是很有希望的。導演你知道嗎？是陳夢彪先生，鼎鼎大名的陳夢彪先生。陳先生是研究戲劇的專家，在美國研究四年，去年纔回來，回來以後，就開辦桃花影片公司，現在，桃花影片公司什麼人都知道了。在這一年以內，攝成的片子，已經有二十多張，這二十多張片子，沒有一張不受人家的讚美。陳先生現在還想攝一巨片，名字叫做——什麼，晶珠？

晶珠

吳宮花雨。

露芬

是的，吳宮花雨。現在一切都佈置好了，只差一個重要的女角。若使你去，你就可以扮演。電影明星出名是很容易的，吳宮花雨一出來，包管你也是一個明星。

晶珠 菲君，你想一想看，做電影明星多麼有意思。

菲君 做電影明星固然好，但是做教員也有做教員的好處。

露芬 菲君，你真是傻子，你這樣聰明伶俐的人，在鄉下埋沒了多麼可惜……做教員，坐冷板凳，天天這樣，有什麼趣味？況且報酬又少。做電影演員，一個月至少可以拿八十塊錢，做教員有多少，至多不過三十塊錢。

菲君 還不到三十塊錢……

露芬 那麼，你想一想看，三十塊，八十塊，差多少……做電影演員，出了名還可以拿幾百塊錢一月。做教員有幾百塊錢一月的嗎？做夢也想不到……

晶珠 菲君，去罷……

菲君 (深思) 我對於扮演的事，還沒有什麼經驗，恐怕……

晶珠 不要緊，明星都是這樣的。

露芬 你到那裏去，一切都可以學好，你這樣靈巧的人，還愁什麼學不好嗎？……菲君，去，去……

菲君 讓我仔細地再想一想看。

露珠 菲君，不要再想，什麼事我們都替你想過了。無論如何，對於你沒有好處的事，決計不會叫你去做的……

菲君 我知道，不過……

晶珠 你進了公司，就會知道比做教員舒服得多，那時候，再叫你出來做教員，恐怕你也不高興做了……你知道，我也是做過教員的，進了公司以後，纔知道做教員的時候，是在地獄裏過活。現在，老實說，再叫我做教員，死也不去了……

露芬 菲君，去，去……

菲君 …………… (突然) 去也可以，不過……………若使我不高興，仍舊可以出來嗎？

露芬 不會不高興，包管你不會。

品珠 既然決定去，下午就動身罷。

菲君 下午太快，最好明天早晨。

品珠 不要等到明天，等到明天，你恐怕又不想去了。

菲君 那麼……………

露芬 你去檢東西罷，東西檢好，下午就動身。

品珠 不要給你的同事知道。

露芬 是的，不要給你的同事知道。知道了，又來瞎三話四，多麼討厭。

品珠 (似乎想起了什麼) 呀，露芬，我們給菲君做的衣服放在那裏？

露芬 這裏。(打開皮包，拿出一件光彩奪目的衣裳。)

晶珠

（從露芬的手裏拿過衣裳向菲君說。）你到上海去，衣服要換一換，你看，這件好嗎？巴黎緞的。

露芬

菲君，拿去穿穿，看合式不合式。

菲君

（縲着眉毛。）這樣花花綠綠的衣服，怎麼好穿？

露芬

你真是書獃子，什麼衣服不好穿，有種衣服你還沒有看見，比這件花得多哩。

菲君

穿着這樣的衣服，出去不好意思。

晶珠

大家都穿，有什麼不好意思。

露芬

穿穿看罷。

（菲君入內更衣。）

露芬

（過了一會兒，菲君着新衣出，容光煥發，鮮豔奪目。）好了，現在真是電影明星了。

菲君 穿一件好的衣服，就可以做電影明星，電影明星也太便宜了。

晶珠 菲君穿着這件衣服，簡直是換了一個人，你看多麼漂亮！

露芬 女人應該這樣。

(守道上。)

守道 菲君，聽高先生說你不去了，是嗎？

(守道看見菲君的衣服，呆了一呆。)

菲君 (微笑。) 爸爸，我又要去了。

(幕下。)

### 第二幕

第一幕後三月。

地：上海——電光燦爛的上海。

景：桃花影片公司裏面一間小廳。廳中佈置得非常華麗。正中豎着一面大鏡，鏡的上部刻着桃花影片公司六個篆字，鏡的下部隱在

一座木櫥後面。櫥上放着一個綠色的磁盆，盆上花紋，彫得十分精緻；盆中只有一叢青翠的文竹。鏡的兩邊有兩盞華麗的電燈釘着。左右各有一扇大門，門上鑲着極大的玻璃，模糊的人影，時常在玻璃上漾過。左壁有鋼琴一張，琴前放着小椅。左壁前面掛着一個細長的時鐘。右壁是一排大窗，窗下放着一張織金綢面的沙發，沙發左右是兩張織金綢面的軟椅。臺中有一張小巧的方桌，桌上鋪着印花的桌布，上面有水晶的花瓶一個，綠色的烟灰缸一個，茶壺一把，茶杯茶碟等一副。桌邊放着三四張小椅。桌上懸着一盞電燈，刻花的燈罩，非常悅目。

未開幕時，幕後傳出鋼琴的聲音。

幕開，菲君穿着非常豔麗的衣服，坐在那裏彈琴。

鏡邊兩盞電燈發着亮光。（臺中那盞電燈還閉着。）

(錢露芬，錢茜娜，自右後門上。)

(露芬看見菲君在那裏彈琴，就躡手躡足地過去，站在她的後面，用手掩住她的眼睛。茜娜拍手大笑。)

菲君 (用手握住露芬的手。)

露芬，露芬，一定是露芬。

哈哈！……(放開了手。)

菲君 (搓一下眼睛，回過頭來。)

我一猜就猜到是你。……你總喜歡蒙住人家的眼睛。

(茜娜關了正中的電燈，室中佈滿淡綠的光綫。)

露芬 到杏花宮去，你去不去？……今天晚上有法國女子跳舞。

菲君 有些什麼人去？

茜娜 露芬，晶珠，我，夢彪同飛萍恐怕也去。

菲君 那麼停一會兒再說罷。……晶珠什麼地方去了？今天一天沒有



看見。

茜娜 晶珠嗎？晶珠成天跟着飛萍在外面跑，誰知道她什麼地方去。

露芬 晶珠的手段真高明，迷得飛萍像騰雲一樣，叫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叫他離婚，他也就去離婚。害得飛萍的太太去上弔，幸虧沒有弔死，弔死了，飛萍少不得吃一場官司。

茜娜 這是飛萍自己不好。

菲君 飛萍也是受過教育的人，對女人怎麼這樣不負責任。

露芬 上海那一個男子不是這樣……你對女人不負責任，我也不負責任，大家這樣想，有什麼法子。所以對男子說話，先要把他的面皮剝下了幾張，看看他是不是真心在那裏和你說話。

菲君 我最討厭那種滑頭滑腦的男子……

露芬 這種滑頭滑腦的男子，我們公司裏面就不少。

茜娜 是的……不過我覺得夢彪比較地好些。夢彪對人家說話，還誠懇，態度也還規矩……

菲君 我也覺得夢彪比較地好些……

露芬 (帶着狡猾的笑容) 茜娜看上了夢彪，纔說夢彪什麼什麼好，菲君，你不要聽她的鬼話。

茜娜 放你的屁，我想夢彪做什麼？

露芬 你不想他，天天在他的身邊妖着做什麼？

茜娜 你自己呢，也不是天天在他的身邊嗎？

露芬 我沒有你怎麼厚的臉，看上一個，愛上一個。

茜娜 放屁，放屁，這是你自己的樣子……

菲君 好好，不要爭罷，橫豎夢彪不是狗，愛上了他，有什麼關係。

茜娜 本來沒有什麼關係，露芬偏偏咬住我。

露芬 你不是真真愛上了夢彪嗎？誰來咬住你。

菲君 算了罷，算了罷，再爭下去沒有意思……我們還是預備到杏花宮去罷。

（鐘響七下。）

露芬 還只有七點鐘，太早。

茜娜 七點鐘半去不遲，我先去換一件衣服。

（茜娜由左後門退。）

菲君 我也去換一件，你說什麼顏色的好？

露芬 你身上這件很好，可以不必換。

菲君 這件顏色太深，在電光下面映着不大好看……你說那件湖色閃花緞的旗袍好不好？

露芬 那一件？我還沒有看見。

菲君 你看見的，就是前天在月宮飯店穿的那一件。

露芬 那件白天穿很好，晚上穿不大好，晚上看去好像白色。

菲君 那麼那件橘紅色電光軟緞的好不好

露芬 好好，還是橘紅色的好。

菲君 鞋子也要換一換。……不得了我到這裏還只有三個多月，單單

鞋子，已經花掉了四十塊錢。

露芬 四十塊錢不多哩，晶珠比我們還用得更多，前天在先施裏買一雙鞋子，一件大衣，足足花掉了三百塊錢。不過晶珠比我們好，有人把錢給她用。

菲君 說起大衣，我也要去買一件，幾時有空你同我一道去好嗎？……這幾百塊錢決計不能省，大家都有，我一個人沒有，臉上怎麼過得去？可是……

露芬 用不着買好的，兩百多塊一件的，就可以了。

菲君 (沉思) 露芬。

露芬 什麼？

菲君 (低聲) 你再替我借三百塊錢好不好？

露芬 前次兩百塊都用完了嗎？

菲君 是的，都用完了。

露芬 好，我替你問問倩妃看……

菲君 最好明天就問她。

露芬 呀，說倩妃，倩妃就來了。

(倩妃約二十歲，是一個嬌小的女人。)

(倩妃風騷地由左門上，進門後，把身上的大衣脫下，放在沙發上。)

(菲君看着大衣發呆。)

倩妃 累死了！今天整整跑了一天路！(特註：這裏所謂跑路，自然是指

在汽車裏跑路而言。)

露芬，你看我這個鑽戒好嗎？新買的。

(把手指上鑽戒脫下給露芬和菲君看，鑽戒在電燈下發出彩色的光芒。菲君發癡地看着。)

露芬 多少錢？

倩妃 不多，只有四千六百多塊。……夢彪什麼地方去了？我找了他半

天沒有找到。

露芬 你找他什麼事？……要緊不要緊？

倩妃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不過想同他談談。……這幾天真悶死人，我的老爺沒有學生給他鎗斃了，天天在家裏發氣，打這個，罵那個，吵得一塌糊塗。老五同老四又吃起醋來，一個喝哨蠟水，一個吃

生雅片。我索性出去，任她們鬧，橫豎鬧死了，也不干我的事。……  
在家裏沒有人說話，出去又找不到人，真悶死。

露芬 大少爺呢！你可以同大少爺談談。

倩妃 大少爺老早到美國去了。

菲君 那麼二少爺呢？那個在中亞大學念書的。

倩妃 二少爺天天帶着女學生在外面跑，那裏還有功夫陪我……不  
要說罷。

露芬 倩妃，我同你說句正經話，借幾百塊錢給我，有沒有？

倩妃 有，有，要多少就多少。我的老爺近來發一批大財，（擎起雙手）  
一手就十萬塊。

露芬 用不着多，三百。

倩妃 好，我拿給你。（從錢袋裏拿出三百塊鈔票給她。）

（菲君眼睜睜地看着鈔票現出欲說又不敢說的神氣。）

情妃（看菲君一眼）菲君要嗎？

菲君（喘囁地說）好，也借給我三百罷。

情妃（又拿三百塊鈔票給菲君）在別的地方沒有錢還可以在上

海沒有錢就不行。人跟錢跑，狗也跟錢跑，沒有錢，只好喝西風。

露芬誰有你那麼多的錢？……你有孝順的老爺會替你賺錢，難道別

人也有？

情妃可是我花的比你們花的多。今天一天，就花掉了五千多塊，鑽戒

四千六百塊，大衣……

露芬（接着說）你這件大衣是新買的嗎？（看大衣）你去年不是

買過一件？

情妃那件舊了，穿舊大衣出去，是丟臉的。所以我想，無論如何，這件大



衣不能省，還不貴，只有三百多……

露芬

菲君也想去買一件。

倩妃

菲君也想去買嗎？我今天在永安裏看見一件，還好，定價二百八十塊。菲君要買，明天就去買，這樣便宜的貨，有誰不要，遲了就會給人家買去……（歪着臉兒仔細地看菲君。）菲君比新來的時候漂亮得多了。那時候簡直是一個鄉下姑娘。

露芬

可是新來的時候，比做教員的時候已經好得多。做教員的時候真有趣，可惜你沒有看見。說話儼然像一個八百歲的道學先生，一句一句都是刀切的一樣……現在總算解放得多了，那時候還說什麼道德人格……

倩妃

在上海說道德真是十足的傻子。這種無聊的話，有誰高興聽？要說也只好在房子裏閉着窗子說給自己聽。人格更沒有關係，大

家都不要，你一個人要牠做什麼？又不能當飯吃，又不能當衣穿，有什麼用處？說得好自然不要緊，不過落得一場沒趣；說不好，那就糟了，非請你碰一鼻子灰不可。

露芬 她在家裏，你想她穿的是什麼衣服，若使給你看見了，你要笑死。青的裙，白的衫，走起路來，挺着胸部，雄糾糾地，完全沒有一點女人的樣子。

菲君 住在鄉下，誰不是這樣，若使你住在鄉下，你也會這樣樸素了。

倩妃 這叫做樸素嗎？簡直是鬼的樣子！……鄉下我一天也住不得，在城市住慣的人，到鄉下去是落地獄。

菲君 這是一樣的道理：在鄉下住慣的人，到城市裏去也是落地獄。

露芬 這正是說你自己的事：你初來的時候——想起來還覺得好笑——大家都在外廳裏鬧着，玩呀，笑呀，打呀，搶呀，吃呀，叫呀，從下

午四點鐘，一直鬧到六點鐘，鬧得天翻地覆，你一個人總是蹲在屋角裏，縐着眉毛發楞。我還記得我叫你吃飯的時候，你對我說：「早知道這樣胡鬧，我就不來了！」我說：「你不要後悔，過了幾天，你會知道這樣胡鬧是很有意思的，那時不叫你去胡鬧，你也要去胡鬧了。」你總是不高興，誰知過了幾天，我的話都說對了。玩呀，笑呀，打呀，搶呀，吃呀，叫呀，什麼事都來，并且比別人還來得起勁。我心裏覺得非常好笑，私下想：「這道學先生變了，這道學先生變了。」從前，你不是以為這裏是地獄嗎？現在，可不是地獄了，哈哈，（笑）簡直是天堂了。

菲君

露芬

我那裏說過這裏是天堂，兩個月以前我還想回去哩。兩個月以前的事，和現在的事，自然不同。那時候，你還沒有知道這裏是天堂哩。現在，你知道了，看你還高興出去不高興出去。我

敢說，若使沒有人攔你出去，你永世也不願意出去。

菲君（微笑。）那也不見得。

（嘻嘻地微笑。）說起兩月以前的事，我又覺得好笑。……情妃知道這件事嗎？……

情妃不知道。

我對你說罷，兩月以前，有一個什麼姓高姓低的人來看她，不知對她說些什麼混賬的話，竟把她的心說動了，拚命執着要回去，若不是我拉住她，千勸萬勸地勸她，恐怕又到鄉下當老太婆去了。（看着菲君發笑。）

菲君好了，好了，嘮叨得發了。（用手蓋住她的嘴。）

（在身旁抽出一個金的烟盒，打開烟盒，拿出幾條香烟，分一條給菲君，分一條給露芬。菲君從桌上取下火柴燃着，露芬，情妃就

火吸烟。)夢彪怎麼還不來？(看腕表。)七點多鐘了。

露芬 (噴了一口烟。)你念夢彪做什麼？

倩妃 (斜着眼睛。)我念夢彪和你有什麼關係？夢彪又不是你的，就是你的，你也不能叫我不要念他。

露芬 你這樣念他，跟在他的後面跑多麼好。

倩妃 (似理不理地說。)似乎夢彪真是你的一樣，呸。

菲倩 不要說罷，夢彪來了。

(夢彪由右後門上。)

(夢彪是一個漂亮的少年。臉上泛着和靄的笑容，這和靄的笑容裏，微有一點女人的媚態。他的眼睛很靈活，在睫毛下閃來閃去，似乎瑩潔的水珠，在荷葉上滾着一樣。頭髮向後平分，上面塗着的史丹康，被電燈映着，發出品品的亮光。身上穿的是一套時

髦的西裝，領帶的顏色，非常鮮豔，很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這時候，斜靠在門檻上，手裏拿着三四個蘋果。）

夢彪（高叫。）又可以發財了！哈哈！

倩妃（站起。）進來罷，夢彪。

夢彪來！（把手裏一個蘋果擲給倩妃，倩妃接着；菲君，露芬向前爭奪。）

夢彪還有，還有，不要搶。（又擲去一個，被露芬搶去。）

菲君怎麼，我沒有？

夢彪（走近菲君。）只有一個了，分一半給你好嗎？

菲君我不信你只有這幾個。

夢彪真的只有這幾個，不信，我給你搜。（放開雙手。）（菲君伸手插

入夢彪的袴袋，拉出一把手鎗。）

菲君 (將手鎗對準夢彪) 看……

夢彪 (急急地說) 菲君，不要玩，有子彈的。

菲君 (狡笑) 有子彈的正好。

夢彪 (狡笑) 你要打死我嗎？好，你打死我罷。

菲君 蘋果給我，不打死你。

夢彪 分一半給你。

菲君 不能分一半給我，我要整個的，不是整個的，我不要。(乘其不備，

把夢彪手裏的蘋果搶去) 哈！哈！(媚笑)

夢彪 就給你罷，橫豎總是你們的。

菲君 說得多麼好聽呀！不是我搶來，你肯好好地給我嗎？

夢彪 (向菲君撲去，想把蘋果搶回來，但是菲君躲開，沒有給他搶回

來) 哈！哈！……

菲君 (又將手鎗對準夢彪的胸口。)你想搶嗎?你搶,我就打死你!

倩妃 (把菲君手裏的手鎗奪下,放在桌上。)不要玩,手鎗不是隨便可以玩的。

夢彪 就給你罷。……沒有法子。(坐在桌邊椅子上。)

露芬 (風騷地走近他。)你說可以發財,發什麼財?

夢彪 (斜目看她。)發財嗎?我慢慢地對你說。

夢彪 (倩妃和菲君坐在沙發上吃蘋果,視線都集在夢彪的身上。)昨天晚上發生了一件事。……(吸烟。)有一個女學生。

露芬 (嬌媚。)你總是說女學生。

菲君 露芬不要插嘴,任他講下去。

夢彪 名字叫做周麗莎。

倩妃 多麼動聽的名字呀!



露芬 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夢彪 是的，本來是崑山人，去年到上海美材中學裏念書，美材中學，你們知道嗎？

露芬 在北四川路。

夢彪 不錯，在北四川路中亞大學對面。不到半年，這位周女士就愛上了一個中亞大學的學生，名字叫王世傑，愛上了以後，多麼親熱呀，你哥哥，他妹妹，鬧得不亦樂乎。

菲君 那麼要結婚了，是不是？

夢彪 在結婚以前必須經過一次離婚。

菲君 離婚……周女士已經同別人結過婚的嗎？

夢彪 沒有，不過周女士有一個未婚夫。

菲君 (低聲) 該死！

夢彪事情弄到了這樣，自然是非離婚不可了。於是這位周女士立刻寫信給她的未婚夫，提出離婚。她的未婚夫是一個很有志氣的青年。周女士未到上海的時候，曾熱烈地愛他，他也熱烈地愛她。這次接到離婚的信，氣得死去活來；因此神經方面受着極大的影響，第二天晚上，就跳在一個小湖裏死了。

菲君 可憐！

露芬 不愛就算了，死了有什麼用處？

倩妃 真是傻子！

夢彪 她的未婚夫死後，離婚自然不成問題了。這位周女士就要求那位王先生同她結婚。那位王先生是沒有真心愛她的，聽見她提出結婚，便知道事情弄糟了。王先生是有太太的，就是沒有太太，也不能同她結婚，這樣小事，王先生那裏把牠放在心上。誰知道

位周女士，還不知道他的真心，天天追他結婚。以周女士自身說，結婚自然是很要緊的。王先生被她迫得沒有法子了，便想出溜的政策，一溜溜到別的地方去，把周女士孤零零地撇在上海。周女士看他溜走了，成天成夜地哭着。

情妃

（吸烟）哭什麼？再找一個男人就是，上海男人多得很。

夢彪

再找一個男人是不容易的事。你要知道，這位周女士，那時候，已經有六個月的身子了。處女有了身子，自然是一件說不過去的事，學校裏知道了她的歷史，就以『操行不端』的罪名，把她開除掉。這真使周女士着急死了，家裏因離婚的事，已經和她斷絕了關係，她自然不能再回去。社會不容她，學校不容她，家庭又不容她，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去死。實在說，她除了死，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菲君 她真真去死嗎？

夢彪 是的，昨天晚上，她跳下黃浦江死了。

菲君 可憐呀！

露芬 有什麼可憐，她要死，讓她死好了。

倩妃 真是傻子！（噴了一口烟。）不是傻子，決計不會去死。……不漂亮，還可以說，漂亮的人，還愁找不到飯吃嗎？……

露芬 （向夢彪。）你說發財和周女士有什麼關係？難道周女士會使你發財嗎？

夢彪 是的，這段情節，你想，又新穎，又有趣，攝成了片子，不是會使我們發財嗎？……從前馬振華和翠死掉，使許多人發了大財；這次

這位周麗莎女士，要使我們發財了。

倩妃 這樣說，上海多死幾個女人，你們影片公司就走運了。

夢彪（帶着滑稽的莊嚴的態度。）不要說笑。要攝，趕快就攝，遲了，就會給人家搶去。……露芬，菲君，隨便那一個扮周女士。

倩妃 我看還是菲君好。

夢彪 菲君好，就菲君，橫豎吳宮花雨攝成以後，菲君已經有點名聲了。這樣的片子，我想沒有什麼價值。

夢彪 管他媽的有價值沒有價值！錢賺到手就是了。……上海灘上那個影片公司不是這樣，片子出來就算了，要問有價值沒有價值，只好關門大吉。

露芬 呀，快要七點半了，換衣服去。

菲君 我也去。

露芬 你倆個在這裏談知心話罷。（笑。）

（露芬，菲君下。）

（倩妃看見露芬、菲君，走出了門以後，就向夢彪招手。夢彪微笑地走去。倩妃從沙發上站起，抱住夢彪。夢彪捧着倩妃的臉兒，熱烈地親吻。）

夢彪（坐在沙發上。）她們約我到杏花宮，你去不去？

倩妃（也坐在沙發上，臉兒靠着夢彪的肩頭，手兒握着夢彪的手兒。）我不去，這樣悶的天氣，出去有什麼意思。

夢彪真悶，出去沒有意思，坐在家裏又沒有意思。

倩妃還是坐在家裏好。

夢彪是呀，沒有事，還是坐在家裏好。

倩妃你去不去？

夢彪不去，你不去，我也不去。

倩妃露芬會拉你去。

夢彪 露芬？理她呢。（鼻孔裏發出『嗤』的聲音。）

倩妃 （輕佻地看他一眼。）不理她？不要說罷，誰不知道你愛她。

夢彪 （發狂地。）我愛你！我愛你！除了你什麼人也不值得我的愛……

……（在她的額角上吻一下，吻過以後，從身上拉出手帕來替她拭乾。）

倩妃 好香！給我看看。（從夢彪手裏搶去手帕。）呀！菲君的，什麼，菲君送給你的嗎？

夢彪 （驚愕。）菲君的恐怕在什麼地方拿錯了拿來的。

倩妃 （風騷地說。）不要說慌，就是送給你的也不要緊。

夢彪 真是拿錯了拿來的，我要她的手帕做什麼？

倩妃 菲君漂亮呢。

夢彪 那裏有你這樣漂亮。

倩妃 我漂亮，你還愛上菲君嗎？

夢彪 真的沒有，你不信，我賭咒給你聽。

倩妃 （掩着他的嘴。）賭什麼咒。說着玩玩的，也值得這樣着急。

夢彪 你不信，我就賭咒。

倩妃 好乖乖，不要這樣認真。

夢彪 別的事不認真，這些事，我最認真。

倩妃 （笑。）好了，算我不是，我明天買糖給你吃。

夢彪 （笑。）我買糖給你吃。你們女人最喜歡吃糖，有糖吃什麼事都肯做。

倩妃 （伸出手來。）糖！糖！

夢彪 你要糖嗎？你要糖，先要給我錢。……倩妃我對你說過好幾天了，

怎麼還不替我弄好？（也伸出手來。）錢！錢！……



倩妃 (打他一掌。) 錢總管有法子想，不過太多了。

夢彪 不多，不多，無論如何要五萬塊。好太太，你五萬塊還拿不出嗎？好太太，你幫幫我的忙，我也…… (扮鬼臉。)

倩妃 (拿手帕在他的面前一擱。) 鬼相！你不要着急，我湊好給你就是了。……我今天一天在外面跑，家裏不知鬧成什麼樣子，我要回去看看……

夢彪 再坐一會兒罷。

倩妃 不，明天再來。

夢彪 錢的事不要忘記。

倩妃 知道了。

夢彪 汽車呢？

倩妃 還停在公司門口。

夢彪 那麼我送你出去。(隨手從沙發上拿起大衣披在倩妃的身上。

(倩妃，夢彪，同由左後門下。)

(露芬，菲君，豔裝上。)

露芬 倩妃去了。

菲君 夢彪呢？

露芬 恐怕陪倩妃出去了。

(夢彪在臺後喊着菲君。)

(夢彪上。)

夢彪 (站在門檻上呆了一呆)……呀，露芬，

露芬 到杏花宮去，你去不去？

菲君 去，去，這樣好的天氣在屋子裏做什麼？

夢彪（癡癡地看着菲君。）去的，去的，這樣好的天氣不出去，真是傻子。

露芬 倩妃爲什麼不去？你沒有叫她去嗎？

夢彪 她不去也沒有什麼關係，橫豎人多得很。

菲君 飛萍和品珠呢？

夢彪 他們都在外廳裏，我們到那裏去了。

菲君 夢彪，你看露芬今天穿着這件衣服，漂亮嗎？

夢彪 漂亮極了！（看着菲君。）

菲君 比倩妃怎麼樣？

夢彪 倩妃那裏比得上露芬。

露芬 （面上泛着得意的微笑。）好了，好了，我們去罷。

（僕人上。）

僕人

(向菲君) 韋小姐，有一個客人找你。

菲君

唔，真討厭！遲不來，早不來，巧巧這時候來。(向僕人) 你把他帶到這裏來罷。

(向夢彪) 你和露芬在外廳等我，我立刻就來。

(僕人下)

夢彪

好，我在外廳等你。

(夢彪，露芬退)

(守道上) 小小心地走到鋼琴邊，站在菲君的對面，眼睛固定地看着菲君)

菲君

(編着眉毛，現出不高興的樣子) 爸爸，你又跑到這裏來做什麼？

守道

(低低地說) 菲君，你忘記了嗎？

菲君 什麼事？我忘記了。

守道 你自己約我今天來的……

菲君 我約你來的……什麼？

守道 （囁嚅地說）……來拿錢。前次來，你說沒有錢，教我今天來拿。

……

菲君 拿錢嗎？我自己也沒有錢用了，還有錢給你嗎？……爸爸，你太不體貼我了，若使我有錢，我早就差人送給你了，還用得你自己來討嗎？

守道 我本來不想問你要錢，你沒有多的錢，我何嘗不知道；不過近來討債的人，討得緊，家裏有多少出息，你知道的，除了開用以外，一個小錢也不會多，本錢還不出，利息也還不出。前天，老六伯跟着我要利息，迫得我沒有法子想，只得將那件舊的皮袍，當了十幾

塊錢給他。（將身上的衣服掀起。）你看，我現在穿的還是這樣薄薄的夾袍。……菲君，我平時體貼你不體貼你，你總知道，你想想看，有錢我還到你這裏來嗎？

菲君  
（似乎稍有感動。）我也知道爸爸沒有錢，但是我……唉！（嘆一口氣）

守道  
你在這裏轉四五十塊錢，總可以轉得到菲君，你替你的爸爸設法設法罷。……（聲調漸低。）你還不知道你的爸爸在家裏多麼難受。討債的人，天天在後面跟着，咒也給人家咒過，罵也給人家罵過；咒罵都不要緊，只不要迫我付錢就好了。……菲君，你的爸爸年紀這樣大了，還不能相安地過活，夜裏想起，只好躺在被窩裏流淚。

菲君  
爸爸，你要原諒我，有法子想，我還不替爸爸想嗎？實際上，真真沒

有法子……

守道 菲君，你不可憐你的爸爸，也要可憐你的弟弟……中雄今年的學費還沒有着落，教我怎麼辦？你難道叫他不要念書嗎？不要念書，做什麼事呢？……我本來不想把這些事說給你聽，只怕你聽見了，心裏難受；現在沒法子，只好對你說了。菲君，（懇求狀。）無論如何，借四十塊錢給我，四十塊不多呢。（眼角裏映着淚光。）

菲君 （低頭。）爸爸，有許多人我向他借過幾次了，怎麼好再借？……爸爸，你還是回去想想法子罷。

守道 （驚愕。）你現在還用得向人家借錢嗎？

菲君 是的，爸爸。（深深地嘆一口氣。）

守道 （過了一會兒淒切地說。）那麼，我只好回去想法子了。（站起。

菲君 好。爸爸我不送了。

(守道低着頭慢慢地由右門出去。)

菲君坐在沙發上發癡，目光隨着她的爸爸，直至她的爸爸出去，纔收將回來。一聲低微的嘆息從口裏傳出。)

(夢彪由左門上，把電筒的光照在菲君的臉上。)

夢彪 菲君，坐在那裏發癡做什麼？

菲君 (強作笑容) 沒有什麼。

夢彪 剛才那個老頭子是你的什麼人？

菲君 老頭子嗎？……在我家裏管帳的。

夢彪 你的爸爸差他來的嗎？

菲君 (目光傍視) 是的，是的……不要說這些沒要緊的事，我們還是到杏花宮去罷。



夢彪 (接近菲君) 先先先給我一個 吻。(抱住菲君親吻)

菲君 (低聲) 你真真愛我嗎?

夢彪 (呼吸急促) 真真愛你! 真真愛你! ……

菲君 你愛露芬呢。

夢彪 我愛你! 我愛你! 除了你什麼人也不值我的愛! ……露芬露芬那裏比得上你, 好乖乖, 再來一個 吻。

(親吻)

(露芬推門入)

(驚散)

露芬 去罷, 還扭在這裏做什麼?

(夢彪慢步向前)

夢彪 (向菲君招手) 去罷, 時候不早了。

菲君

菲芬

去，去，立刻就去。

(幕下)

### 第二幕

時：第二幕後三日——月夜。

景：

桃花影片公司裏一座小園。後面是一排短牆，牆的中部開着一個月洞。月洞後是大廳，廳中燈光鬢影，可以隱約地看見。左邊有幾株高大的柳樹，樹下放著兩張鐵椅。右邊是一個小池，池邊圍着白色的欄杆，欄杆外有兩三株雜色的牡丹，和一株水墨的牡丹。牡丹下有兩塊晶瑩的青石，可以當作凳子。澄澈的天空上，點綴着幾點疏星。銀色的月光，從樹枝的空隙漏下，在地上佈成淡雅的花紋。

幕開，晶珠和露芬在月洞中現出。

晶珠

還是這裏清靜。

露芬

我們就在這裏坐一回兒罷。

晶珠 好……你看天空多麼清朗呀！

露芬 一點雲影也沒有。（坐在椅上。）

晶珠 （坐在椅上。）她們傻極了，這樣好的月夜，不到這裏來坐，還在裏面鬧。

露芬 她們正鬧得起勁，若使我不碰到你，恐怕還要在那裏鬧下去。

晶珠 菲君鬧得最厲害，總說茜娜愛上了夢彪，鬧得茜娜沒有話說。

露芬 （深思似的。）菲君變得真快呀！你看新來的時候，是這樣的嗎？近來看她同原來的樣子，益發差遠了，再在這裏住上兩年，恐怕沒有人認識她是菲君了。

晶珠 （低聲。）菲君有了身子了，你知道嗎？

露芬 （微驚。）什麼？有了身子了？怪不得我聽人說她天天追着夢彪結婚……你聽什麼人說的？

**晶珠** 是菲君自己對我說的。她這兩個月以來，吃了就吐，吃了就吐，覺得同平常的樣子有點不同，昨天到淞濱醫院裏去驗，據醫生說，不是病，是有了身子。

**露芬** (急急地問) 夢彪肯同她結婚嗎？

**晶珠** 大概會肯……可是也很難說，你覺得夢彪對茜娜怎麼樣？

**露芬** 我看不出怎麼樣。

**晶珠** 有人說夢彪和茜娜已經發生了關係，但是真有關係沒有，還沒有人知道……菲君知夢彪的關係比較地明顯，菲君當然可以提出結婚。不過我想，結婚不結婚，沒有多大的關係，不結婚，反可以自由些。菲君倒底還有鄉下人的氣味，說無論如何，要結婚。不結婚恐怕將來不好。這種思想，可笑又可憐，你說上海那一個女人，會想到了將來。現在好就是了，將來好不好，將來再說。況且結

婚和將來有什麼關係？愛你的，總管愛你；不愛你的，總管不愛你。難道結婚以後，你就能殼禁止他不愛別人嗎？……

露芬

（似乎沒有聽見晶珠的話，真切地問。）晶珠，你說夢彪真肯和菲君結婚嗎？

晶珠

若使對茜娜冷淡些了，大概會肯。

露芬

你說會肯嗎？（說過以後，回過頭來癡看着柳樹。）

晶珠

大概會肯。從前夢彪也有這個意思，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露芬

（摘下幾張柳葉，在手裏玩着。）不過我想菲君未必和夢彪結婚。她近來和你的飛萍很好，難道肯丟開飛萍和夢彪結婚嗎？她追夢彪結婚，不過是一種手段，想用這種手段，使夢彪不會疑心到她和飛萍的關係。你和飛萍是很好的，所以今天我想到了，便

對你說……

晶珠 我管飛萍什麼事？橫豎他不愛我，我也……況且我沒有菲君那

麼？傻，開口就是結婚。菲君要愛他，讓菲君愛他好了。

露芬 （驚奇。）什麼，你不愛他了？前月你倆還混得火熱……

晶珠 那也算不得愛他。

露芬 那麼，算什麼？

晶珠 玩玩而已。他同我玩玩，我也同他玩玩，現在……不要說他罷。

（沉默——二分鐘。）

露芬 我總覺得夢彪不應該和菲君結婚。

晶珠 什麼應該不應該又是鬼話……不過替菲君設想，還是不要結

婚好。不結婚的人多麼自由。結了婚，就被名分套住了，那裏還可以任自己的性兒，萬一吵起來，還要離婚。你看結婚離婚，離婚又結婚，鬧來鬧去，多麼討厭。菲君倒是酸頭酸腦的人，就是有了身

子，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弄點藥水吃吃，就可以吃下來。年輕的女人要小孩子做什麼？我是不要小孩的。沒有小孩子，什麼事都可以做，有小孩子，就糟了……

露芬（沒有留心聽晶珠的話。）晶珠，我看夢彪不見得真真愛菲君。那也不能說……前星期夢彪還買一隻鑽戒給他，你知道嗎？

露芬（目定神呆。）買鑽戒給她？

晶珠真的，菲君現在戴的那個鑽戒就是。

露芬多少錢？

晶珠三千多塊。

露芬我倒不相信夢彪會花三千多塊錢買鑽戒給她。

晶珠你知道夢彪近來賺到多少錢嗎？別的不要說，單單倩妃，就給他五萬塊。你想，五萬塊裏面拿三千塊，自然不覺得什麼；況且錢又

是借妃的，落得做一個人情。

唔……

（菲君由月洞上。）

呀，菲君。

晶珠

菲君

（笑着對晶珠說）有一個什麼黃少爺，在外廳等你，等了半天，

誰知你竟在這裏。

晶珠

唔……

菲君

（晶珠退。）

菲君

（坐在牡丹花下石板上。）晶珠愛上了這黃少爺，害得飛萍垂頭喪氣，天天拼命地喝酒，看他倒非常可憐。但是據理說，也是應該的。誰叫他看上一個，愛上一個；他現在吃的苦，不是從前給人



家吃過的嗎？

露芬 你可憐他，你就愛他好了。

菲君 愛他？我永世也不會愛他，真真說，他這樣朝三暮四的人，值不得人家愛他。

露芬 你不愛他，愛誰？夢彪嗎？（眼睜睜地看她。）

（菲君不答。）

露芬 （迫緊。）夢彪，是不是？（低頭看着菲君。）呀！（似乎想到了什

麼事。）菲君，你不是有一隻鑽戒嗎？鑽戒呢？

菲君 鑽戒嗎？……兌給天寶樓了……（低聲）請你不要對人家說起。

露芬 兌給天寶樓了，爲什麼？

菲君 沒有錢用，只得把牠兌了。

露芬 夢彪，不是借過你三百塊錢嗎？

菲君 那三百塊老早用完了。

露芬 還不到五天，怎麼用完？

菲君 你知道我這幾天用多少錢？昨天晚上，一場麻雀，就去了二百塊。

露芬 再借幾百塊錢就好了，無須把鑽戒兌了。

菲君 沒有地方可以借了，若使有地方可以借，我還把鑽戒兌了嗎？況

且鑽戒……兌了就算了。

露芬 兌多少錢？

菲君 (吸烟) 兩千多，還了二百賭賬，給茜娜借去四百，剩下千四百

多……一千四百多塊，在鄉下至少可以用十幾年，在上海就(

噴了一口烟)……露芬，這樣下去，非發幾萬大財不可。這幾天，

我總是做着發財的夢，看見的是錢，聽見的也是錢，只要賺到錢，

什麼事都肯做。

露芬 誰不做發財的夢？賊打賊，劫打劫，總是爲錢。

菲君 未來的時候，我想八十塊一月，自己用四十塊，家裏用四十塊，總可以過得去。誰知道到了這裏，一個小錢也沒有寄回，反而欠了許多爛債。

露芬 (吸煙) 四十塊怎麼够用。(凝視天空)

(僕人由月洞上)

僕人 韋小姐，有一個客人找你。

菲君 現在坐在那裏？

僕人 外廳裏。

菲君 你請他這裏來罷。

僕人 是……(回頭看露芬) 呀，錢小姐，茜娜小姐找你碰到了沒有？

……她說你約她有什麼話說，真的嗎？

露芬 現在呢，也在外廳嗎？

僕人 不是，在陳先生的房間裏。

露芬 好，就來了。

（露芬和僕人下。）

（過了一會，僕人引高心泉上。）

（僕人退。）

菲君 （看見心泉，心中吃了一驚。）呀，心泉。

心泉 （坐在菲君對面的鐵椅上。）菲君。（語聲沉着。）

菲君 （縐着眉毛，輕輕地說。）你又跑來做什麼？

心泉 （過了半響，纔睜着眼睛說。）做什麼？來救你！

菲君 （見勢頭不好，乘機將頭低下。）唔！……

## 心泉

（嘆一口氣。）唉，菲君，你怎麼總不肯聽我的話。你想想看，我對你說過了多少話，一句一句都是含着眼淚對你說的。爲什麼？不過想救你，想在墮落的路上救你。天下只有最愛你的人纔肯真心勸你，也只有最愛你的人纔肯真心救你。難道你的意識被物質的勢力窒死了，這一點也看不出嗎？假使你的意識，還不至於完全窒息，我想，我對你說過的話，總可以使你得到一點認識，得到一點覺悟。菲君，我每次到這裏來，總叫你晚上睡覺的時候，仔細地想一想，你有聽我的話會仔細地想過一次嗎？沒有，沒有，我敢說你一次也沒有想過，若使想過一次，你立刻就可以看出自己的醜惡，自己的錯誤。我知道你還有最後的良心，但這最後的良心，被魔鬼閉住了，不容你自己使用。譬如我現在對你說的話，你心裏一定以爲我的話是對的，可是過了一會兒，端起酒杯，

穿起舞衣來，我的話就不對了。我的話對不對，你用不着問別人，只問你的過去好了。過去是一面明明的鏡子，在過去裏，你可以看見現在的自己是怎樣的。菲君，過去就在你的面前，你閉着眼睛照一照罷。我不要吃你做別的事，只要你照一照。

菲君 (現出苦惱的樣子。) 你倒底要我怎麼辦呀？……

心泉 回去，回去，回到清靜的和平的鄉下去。

菲君 我很想回去，但是現在決計不能回去。心泉，你要原諒我，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你要原諒我。

心泉 (稍怒。) 菲君啊，你不能再在這裏，這裏是死路，是金光燦爛的

死路，你知道嗎？我不忍看你走上死路不去救你。菲君，我要救你，

你也要救自己，天下只有自己救自己是最好的法子。

(懊惱。)

心泉，你句句說救我，倒底是什麼意思？難道做電影演

## 心泉

員是墮落的事嗎？……我沒有墮落呢。

（愈怒）你還不知道自己的墮落嗎？菲君，我要拼命地向你喊着，你墮落了，你墮落了，你在罪惡的深淵裏墮落了。你的心大概被金光燦爛的東西弄麻木了，弄強硬了。你現在處的是什麼環境，你知道嗎？你現在過的是什麼生活，你知道嗎？我對你說罷，是死的環境，死的生活；這死的環境，死的生活，已經把你送上死路了，你還不知道嗎？已經把你送上死路了，你覺得自己所走的路，還平坦，還美麗嗎？你錯了，這是死路，這是真真的死路。墮落的人，總覺得死路是平坦的美麗的。你看那個墮落的人，走上死路，不帶着快樂的笑容。你們女子真可憐，竟連自己走的是什麼路也認不出。菲君，你不能再向前面走去，再向前面走去，就會看見你自己的骷髏了！……（稍和緩）回去，回去，現在回去還不遲，遲

了就不能回去。回去，菲君，你的弟弟要你回去，你的學生要你回去，大家都要你回去。回去，回去，菲君。你的學生可愛極了，你還記得嗎？菲君……回去，回去，立刻就回去。

菲君 心泉，我現在真真不能回去，並不是我喜歡留在這裏，……（聲調沉抑。）若使我能殼回去，老早就回去了。我不是不回去，實際上，不能回去，我已經陷在這裏了。有機會，我就立刻離開了這裏，心泉，請你相信我是一個好人。

心泉 我相信你是一個好人，但是你的環境已經不容你做一個好人了。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好人很容易變成惡人，惡人也很容易變成好人。若使你真心覺悟了，你立刻又可以變成好人……菲君，你要回去，無論如何要回去。

菲君 心泉，我真真真不能回去。



心泉

（圓睜雙自。）真真不回去嗎？那麼我只好睜着眼睛看你去死了！唉！睜着眼睛看親愛的人去死，是多麼苦痛的事呀！但是這苦痛的事，要臨到我的身上了。……菲君，你知道你的爸爸爲什麼事死的嗎？你的爸爸死了，還不到兩月，難道你已經把他忘掉了？

菲君

（含淚。）不要說罷，說起了，只使我傷心。

心泉

你也覺得傷心嗎？不要傷心，還是穿起舞衣去跳舞罷。你的爸爸已經死了，傷心有什麼用處？你爸爸在世的時候，成天成夜地爲你傷心，可是他爲你傷心，終不能把你喚回去。你現在爲他傷心做什麼？你想把他喚回來嗎？有你這樣的女兒，他不想回來，也不願意回來了。你知道嗎？你的爸爸是爲你死的，是爲你氣死的。一個人眼看着女兒走上墮落的路，怎麼不氣？何況他的女兒，原來是清白的純潔的。……說也可憐，他臨死的時候，總是喊你回來，

誰知你終不回來。當他最後一次喊着「菲君回來呀」的時候，我的眼淚禁不住泉水似地湧出。唉！他那裏知道你在這裏拿着酒杯發狂地喝着……你到到底有良心沒有？若使你還有良心，你應該慚愧死了！……唉，菲君，你不想你的爸爸，也要想你的弟弟，你的弟弟現在怎樣，你知道嗎？……回去，菲君，爲你的弟弟回去。這是我最後一次勸你的話，再不聽，我們就……唉！（眼角裏含着晶瑩的眼珠。）

菲君

（低着頭，坐在那裏流淚，半晌纔說。）無論如何，我總想法子把弟弟安頓好……但是現在，我決計不能回去。若使弟弟在鄉下不大好，可以叫他到這裏來。

心泉

到這裏來，你葬送了自己不說，還想葬送你的弟弟嗎？我不能任你的弟弟，也走上墮落的路。你的弟弟是純潔的有用的，但是到

了這裏，就會墮落……菲君，還是你回去罷。

菲君 (淚流滿面) 我……真不能回去。

心泉 唉……我不料你會墮落到這步田地，菲君，我再向你進一次忠告，你現在不回去，將來想回去，也不能回去了……

菲君 (嗚咽地說) 那也沒有法子……

心泉 (大怒，從椅子上跳起) 好好，我沒有話說了，從此以後，你放心罷，我再也不來麻煩你了……唉！菲君！(掩面速退)

(菲君站起，癡癡地向後面看着，直至心泉的後影在月洞裏消失了，纔嘆一口氣，將眼光收回。一邊從口袋裏拉出手巾拭淚，一邊低着頭向柳林裏面走去。)

(啞場一分鐘)

(露芬和茜娜携手上。)

茜娜 (坐在鐵椅上。) 露芬，坐下來，我們坐下來，再談罷。

露芬 (坐下。) 你想怎麼樣？……你不能遲延，這是你自身的問題。

茜娜 (縐着眉毛。) 讓我再想一會兒罷，我總覺得……

露芬 你覺得怎麼樣，對不起菲君嗎？

茜娜 是的，菲君平時待我如姊妹一樣，現在憑空說她……總覺得心上過不去。

露芬 (微惱。) 做不做，隨你的便，我不過因為愛你，纔盡心替你想……

茜娜 我知道你愛我，但是……

露芬 你真是傻子，要做的事，什麼事不好做，管牠心上過去過不去，你自己的地位，你還沒有看清楚，看清楚了，你會知道我的話是對的。……你想一想看，菲君和夢彪結婚了，你還有別的希望？

茜娜  
唔……

露芬 譬如前次，那本周麗莎投江記，論理應該是你扮主角，大家都說最好是你扮主角，結果還是給菲君爭了去……無論什麼，菲君都比不上你，可是菲君因夢彪的關係，是佔了上風。

（沉默。）

茜娜 爲什麼你自己不對夢彪說？

露芬 我嗎？……菲君當初是我薦來的，我怎麼好明白地說她的壞話？  
你和非君沒有什麼關係，對夢彪說，夢彪不會疑心到別的作用……並且夢彪很喜歡你。

茜娜 我總覺得……

露芬 不要這樣思前想後罷。無論什麼事，任性去做，總可以做得成功，思前想後，便壞了。你認定這件事是必做的，便決心去做，別的事

還顧慮牠，做什麼？你以為菲君是一個好人嗎？實在對你說，菲君也不是好人。她看見夢彪多和你說一句話，多和你走一步路，就恨恨地看着你，難道你還沒有覺到嗎？她這樣的人外貌非常和義，可是心裏非常刁惡，你現在不擺佈她，她將來就要擺佈你，那時你後悔也來不及了。……你畢竟年紀太輕，容易受人家的欺騙，你看菲君喊你妹妹，你就真以為自己是她的妹妹。她對你這樣親熱爲什麼，不過想借親熱的機會，監督你，挾制你，你知道嗎？……以後，若使夢彪不喜歡你還好，若使喜歡你，那麼你的地位就很危險了。你想一想看，對不對？（湊近茜娜的面部。）

茜娜（過了一會，纔慢慢地說。）你說菲君和……有關係，可是實際上沒有什麼關係，對夢彪說，夢彪怎麼相信。

露芬真有關係沒有關係，不要管牠，我們執定說有關係就是了。你對

夢彪說，只要（在茜娜的耳邊低低地說）……這不是個絕好的證據嗎？有了這樣絕好的證據，還怕夢彪不相信。

茜娜 不過我一個人對夢彪說，恐怕沒有用處，再好是……

露芬 是的，是的，你先去對夢彪說，我再叫倩妃也對夢彪說，兩個人說同樣的話，他自然會相信。

茜娜 倩妃肯嗎？

露芬 一定肯，一定肯。

茜娜 那麼……

露芬 你不要多費心思，總而言之，這件事對於你只至少有點益處。

茜娜 （沉思）不過，我覺得這樣太……有別的法子嗎？

露芬 沒有別的法子，只有這個法子最好了……你真是小姑娘，要做就做，還想別的做法什麼？

茜娜 唔……若使夢彪不相信呢？

露芬 夢彪相信不相信不干你的事，你只要說就好了。

茜娜 怎樣說起纔好？憑空說起會使他疑心。

露芬 你真笨，隨便怎樣說起，都可以，只要說到……就好了。

茜娜 不過很難說，因為我從來沒有說過慌話。

露芬 誰叫你說謊話，你當牠是真話好了。橫豎是一樣的，誰會知道你說的是真話，是謊話？……你放膽說罷，夢彪也是糊塗的人，決計不會精細地計較。

茜娜 若使我說不清楚，你要幫我說。

露芬 那自然，那自然……

茜娜 若使夢彪……

露芬 （忽然站起大聲地喊。）茜娜，你也在這裏嗎？來了多久？



(茜娜無緣無故地聽她這樣喊，倒被她嚇了一跳。)

(夢彪在月洞中現出。)

露芬 呀，夢彪，我跑到這裏來，你怎麼也跑到這裏來，似乎你在我的後面跟着一樣……

(向茜娜。) 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裏？

茜娜 唔……

夢彪 (丟了嘴裏含着的香烟。) 非看什麼地方去了？

茜娜 唔……

(露芬急向茜娜使眼色。)

茜娜 同，同飛萍到外面去了。

夢彪 同飛萍到外面去了？怎麼時常同飛萍到外面去。(向露芬。) 什麼時候去的？

露芬 大概六點鐘出去的……不要管他們罷。（向天空凝望。）今天

晚上的月色好極了，似乎是一層銀紗鋪在樹林上面一樣。

夢彪 （縐着眉毛。）菲君時常跟飛萍出去做什麼公事？（看着露芬。

）（露芬急將視綫避過，向茜娜打手勢。）

茜娜 做什麼事嗎？……

露芬 （現出幽間的態度。）我們去散步罷，這樣光亮的月夜，不去散步，真是傻子。去夢彪。

夢彪 （不理露芬，急向茜娜問。）什麼事？

茜娜 有什麼事，你自己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夢彪 我不知道，你說，你說。

露芬 倒底什麼事，茜娜，你說罷，這樣半吞半吐做什麼？（順手捻一下

茜娜的臂膀。)

茜娜 (向夢彪) 她把你的鑽戒也送給飛萍了，你還做夢？什麼鑽戒？

夢彪 (怒極但是拼命忍住) 沒有什麼鑽戒。

茜娜 不要瞞罷，大家都知道，還瞞什麼。(向露芬) 你，你還不知道嗎？是夢彪送給菲君的。

露芬 呀，夢彪送給菲君……菲君又送給飛萍，是不是？

茜娜 是，是呀……

夢彪 菲君現在什麼地方去了？

茜娜 不是對你說過，同飛萍出去了嗎？怎麼又忘記了。

夢彪 我不信菲君會……

(露芬拉一下茜娜的衣角。)

茜娜 不信還有呢？

夢彪 還有……

(倩妃 謊張地由月洞上。)

倩妃 (急急地說) 你們知道嗎？……

夢彪 什麼事？什麼事？

倩妃 (換一口氣) 品珠被飛萍殺死了，你們知道嗎？

茜娜 (大驚) 天呀！

夢彪 (驚愕) 什麼，被飛萍殺死了？

露芬 (微驚) 被飛萍殺死了，爲什麼？

倩妃 聽人說，飛萍看見什麼黃少爺到品珠的房間裏去，品珠看見黃少爺進來，就把黃少爺抱住，做出肉麻的樣子。飛萍看得眼熱，手鎗一放彈子就飛出去。他本來想打死黃少爺，誰知這顆彈子，不

偏不正，巧巧鑽進晶珠的胸口。

夢彪 現在怎樣？

倩妃 死了！

茜娜 好可憐！

露芬 飛萍呢，現在什麼地方？

倩妃 逃走了！（向夢彪）呀，你回去查查看，有沒有東西給他帶走，聽說……

夢彪 大概沒有什麼東西，抽屜裏藏的三千塊錢，只有菲君知道，他不見得知道……不過查一查看也好。

（夢彪下）

露芬 （向茜娜）你怎麼把最要緊的事掉了，你對夢彪說了半天，那件還沒有說到。

茜娜 我正想說，倩妃就跑來了……橫豎夢彪天天在這裏，明天後天

對他說都可以。

倩妃 你們說的是什麼事？

露芬 就是我前天對你說的事，你有對夢彪說起了沒有？

倩妃 說起了，可是夢彪還不相信。

茜娜 我早知道夢彪不會相信。

露芬 現在趁晶珠殺死的機會，再對他說，不怕他不相信。你以為夢彪是明白的人嗎？不是的，有時候糊塗起來，簡直糊塗得像着了鬼迷一樣……況且我們對他說的話，都是有證據的，還怕他不相信嗎？

茜娜 不過證據是假的。

露芬 管牠假的真的。

倩妃

茜娜真是小姑娘，這一點事也不懂。人家以為千真萬確的證據，十件裏面總有十一件是假的。前月，我的老爺一天殺死幾十個學生，赤化啦，綠化啦，那一件沒有證據；可是這些證據，都是王參謀造出來的。若使都如你這樣說，殺人一定要真的證據，那麼天下沒有一個人可以殺得成了。

茜娜

假造的證據，怎麼有人相信？

倩妃

造得好，還怕沒人相信嗎？

（菲君低頭上。）

露芬

（走近菲君，臉上泛着極和靄極和靄的笑容。）什麼地方來，菲君。

菲君

（有意無意地說。）在園子裏散步。

露芬

（捻着菲君的手。）呀，你的手怎麼這樣冷？不是着了涼嗎？

菲君 不是。……不過身子稍微有點不舒服。

露芬 快去穿件衣服，着了涼不是玩的。

倩妃 這樣天氣，那裏會着了涼，除非是紙做的。

茜娜 那也不能說。

菲君 不會的。

(裏面傳出「菲君，菲君」的喊聲。)

露芬 呀，夢彪來了！(注視菲君。)

茜娜 (現不安狀。) 菲君。

菲君 (似乎沒有聽見茜娜的話，提起大步，向月洞走去。) 你們不要

說我在這裏，我去躲在那裏，等他出來的時候，嚇他一跳。(伏在月洞邊柳樹下。)

(「菲君，菲君」的喊聲愈亮。)



菲君 (向露芬等搖手) 你們也不要作聲。

露芬 (狡笑) 菲君真聰明，竟會作弄起夢彪來。

(「菲君菲君」的喊聲更亮。)

菲君 夢彪着了迷了，爲什麼喊得這樣亮？

茜娜 (益覺不安) 菲君……

菲君 (向茜娜搖手) 來了，來了，不要作聲。

茜娜 (低聲向倩妃說) 菲君還不知道……

倩妃 (看她一眼) 夢彪來了。

(夢彪自月洞上，臉上佈滿怒色。)

菲君 (自柳樹下撲出) 哈哈！夢彪！

(恨恨地執着菲君的手，厲聲對她說) 菲君鑽戒呢？鑽戒呢？……

菲君 (嚇得目瞪口呆) 鑽戒嗎?……

露芬 什麼事, 夢彪?

茜娜 嘎唷! 嚇死人!

露芬 什麼事, 夢彪?

夢彪 (不理她們說的話) 鑽戒呢? 鑽戒呢?……

菲君 (帶着哭聲) 鑽戒嗎?……; 掉了!

(夢彪用力向前推去, 菲君倒在地上。)

(幕下)

### 第四幕

第三幕後一日。

時: 景: 和 第二幕同。

幕開, 菲君坐在沙發上流淚。露芬坐在她的身邊安慰她。茜娜

坐在方桌邊，面向菲君，現出欲語不語的神氣。

菲君（一邊拭淚，一邊說。）我當初抱着滿腔熱情到這裏來，到了這

裏，自己以為找得安身的地方了；誰知會糟到這步田地。早知這樣，我就死心在小學裏做教員了。現在電影演員做不成，小學教員也做不成，倒底叫我那裏去纔好呀！

露芬（懇切地安慰她。）夢彪這次辭退了你，寬在是出於誤會，若使他知道是誤會，他一定後悔不應該這樣做……

菲君他到底爲什麼事對我生氣，也得向我說個明白，不說個明白，我怎麼知道自己的過失呢？

露芬你現在不用着急，先安慰地在這裏住下。等我去勸解夢彪，夢彪雖不大聽我的話，若使我誠懇地對他說，大概也會相信。你知道，我是非常疼你的，自這件不幸事的發生以後，我替你非常難受。

……無論如何，我總替你設法。（偷偷地看一下茜娜，又回過視線，注在菲君的面上。）

菲君

你替我設法，我很感謝你；但是現在，事情鬧到了這樣，還有什麼面目重新進去。別人也許不覺得什麼，我你知道的，對於這些事是非常認真的，有了這些事在心上怎麼還可以相安地在這裏過活。我知道很清楚，我再也不能在這裏過活了。這裏原不是我這樣笨的人，可以過活的。我未到這裏，心裏早已知道，來到這樣，不知被什麼迷住了，竟以為這裏是可以過活的。今天，我纔知道這裏的真相，也知道我自己已經不是原來自己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你想『再回頭已百年身』是多麼痛心的事！……（又哭。）

露芬

不要哭罷，菲君，你哭起來，我益發覺得難受。（用手帕拭去菲君

臉上的眼淚。……你應該相信我是非常疼你的。

菲君（深深地嘆一口氣。）你疼我有什麼用處？夢彪從前不是很疼我嗎？可是現在，他已認不得我是什麼人了。

露芬（用手握緊菲君的手。）不要再談夢彪罷，談起了夢彪，又不免多添一分煩惱。

菲君我的眼前只有一條死路了，還管什麼煩惱不煩惱。……唉，露芬，你知道嗎？（低聲。）我已有四個月的身子了，這四個月的身子，自然要夢彪負責任。……

露芬夢彪說這不是他應負的責任，是……

菲君不是他是誰？

露芬夢彪說這是什麼人應負的責任，你自己一定明白。……

菲君（淚下如雨。）天呀，我不料夢彪竟是這樣的人！我不知是他變

了樣子，還是我變了樣子。四月以前的他，和四月以前的我，是現在這樣的嗎？我只恨自己沒有能力去……

茜娜  
(呆呆地) 菲君！

露芬  
(驚起) 做什麼，茜娜？

茜娜  
(囁嚅地說) 菲君！我可憐你……

菲君  
(帶着驚奇的神色看她) 唔……

茜娜  
(泫然) 我心裏滿望替你想一個法子，可是無論如何想不出來……我總覺得不安，你這次的事是……

露芬  
(急急地看一下茜娜，搶着說) 茜娜，不要再說過去的事罷。過去的事，說牠沒有益處。最好是趕快替菲君想一個好的法子。是的，要趕快替菲君想一個好的法子，使夢彪知道菲君和飛萍真真沒有什麼關係。

菲君 天呀，怎麼有人說我和飛萍有關係呢？

露芬 這次飛萍偷去的幾千塊，只有菲君一個人知道。由這一點，夢彪

自然會疑心到別的關係……現在，飛萍逃走了，更是沒有證據。

菲君 我不知犯了什麼罪孽呀！（又伏在沙發的角上嗚咽着。）

茜娜 （繃緊眉毛。）菲君，不要哭罷，不要哭，我求你，我求你……我早

知道這樣，我……（看見露芬惡狠狠地注視她。）我也……

菲君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你這樣替我設想，我很感謝……

茜娜 （幾乎欲哭出聲來，勉強忍住。）你說感謝嗎？……唉，菲君……

露芬 茜娜，你怎麼還是這樣孩子氣！菲君這樣傷心了，你還儘管說傷

心的話使她聽，你應該勸解她纔是……

菲君 天呀，我只好去死！除了死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茜娜 （聲音顫動。）菲，菲君……

露芬 菲君，你何必向壞的地方想去，你的年紀還青，將來光明快樂的事正多哩。

菲君 還說什麼將來，我的將來已經叫我自己葬送了。

露芬 女人同男人發生過一次關係，本來算不得什麼事，你看那個時髦的女人會把這些事放在心上，菲君也太認真了。

菲君 我說過這就是我的弱點，別人看這些關係，算不得什麼事，可是在我看來，就是天大的事了。

露芬 你當牠沒有怎麼一會事好了。

菲君 這怎麼可以做得到？

露芬 事情已經這樣了，想牠有什麼益處？

菲君 明知是沒有益處的，但是我不能禁止我自己不去想牠。

露芬 菲君，過去的事讓牠過去好了，你要想的是將來的事……我先



替你去找夢彪，看夢彪的態度怎麼樣，再決定處置的方法。茜娜，  
（向茜娜。）來，來，我和你一道去。

茜娜 你先去。

露芬 不，一道去，一道去。

茜娜 你先去，我立刻就來。

露芬 （拉去茜娜。）去，去。

茜娜 不要拉，我去好了。

露芬 要去就去。

茜娜 （回頭向菲君。）我還有話同你說，我在外廳等你。

菲君 （拭淚。）好，你去罷。

茜娜 一定來，我在外廳等你。

（露芬，茜娜退。）

(沉默)

(高心泉上)

心泉

菲君。

菲君

(仰頭) 呀，心泉。(淚下如雨)

心泉

(溫和地走近) 菲君，菲君……

菲君

心泉，你知道……唉！(泣不能言)

心泉

菲君，不要哭罷，你的事我完全知道了。

菲君

原諒我，心泉，原諒我。

心泉

我原諒你，原諒你，無論你做下了什麼事，我總原諒你。

菲君

我深悔當初不聽你的話……

心泉

不要再提當初的事罷。這一次不幸的事，別人也許替你傷心，可是我倒替你快活；沒有這一次不幸的事，你永不能認識社會的

真相。現在，你總可以離開這裏了。

菲君 我離開這裏，到那裏去呢？

心泉 你可以再回鄉下去……小學生看見你回去，一定非常喜歡。

菲君 我還有什麼面目回到鄉下去……我是麼墮落的人，看見純潔的小學生，豈不愧死？

心泉 菲君，你不要以為自己是墮落的人，我敢說，你不是墮落的人。

菲君 你不是說過我是墮落的人嗎？現在，反說我不是墮落的人，這不是故意譏笑我嗎？

心泉 我從來不會譏笑人，那裏會來譏笑你？我從前說你是墮落的人，對的，從前你的確是墮落的人；可是現在，不對，現在你已經看出醜惡的過去，而回復到原來的自己了。

菲君 無論你怎樣說，我總覺得不安。

心泉 你覺得不安嗎，這就可以證明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已經兩樣了。我很替你快活，這是歸到正路的先兆。

菲君 我很想歸到正路上去，可是正路不見得容許我。

心泉 不會的，正路容許一切的人……你要記得你有很純潔的精神。

菲君 (突然大哭) 唉，你說我很有純潔的精神嗎？這是多麼傷心的話！我有純潔的精神，可是沒有純潔的肉體了！你是不是說我沒有純潔的肉體？……

心泉 (淒然) 我不料說一句不經意的話，會使你這樣傷心……你不要誤會，菲君，我總是誠心地敬愛你。

菲君 你明知我是不值得敬愛的，何苦這樣說呀。

心泉 菲君，我對你的態度誠懇不誠懇，難道你也看不出嗎？我因為真心敬愛你，纔兩次三番苦口對你說話。昨天，對你說過以後，心裏

非常懊惱，真真當你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任你去墮落，不再管你了；可是我的良心，總不肯輕輕地放過你，死命想一個好的法子來救你。今天跑到這裏來，聽見出了這樣的岔子，心裏很不好過，後來仔細一想，倒替你快活。實在說，這是你從墮落裏跳出的好機會，若使我說的不是真話，我就任他們擺佈你，不去理你了。這一點，你總應該明白。

菲君 我知道你說的都是真話，可是真話對於我，都覺得含有毒刺的一樣。

心泉 菲君，請你相信我，好使我替你計劃將來的一切。

菲君 我已經想不到將來了。……我恨不得立刻用手鎗把自己打死，使自己不再想到苦痛的羞辱的事。

心泉 你這樣的思想太可笑了！……手鎗是打別人用的，那裏是打自

已用的。

菲君 (呆了一會兒) 唔……

心泉 菲君，你想什麼？

菲君 我沒有想什麼……

心泉 菲君，回到鄉下去，回到鄉下去你的心境就會和平了。

菲君 我的心境永遠不會和平。除非……

心泉 你回到鄉下去，天天和天真爛漫的孩子，混在一起，自然會忘掉

了有怎麼一會事。

菲君 你說錯了，若使我天天和天真爛漫的孩子混在一起，我益發不能忘掉有怎麼一會事……我不敢在天真爛漫的孩子面前，掩藏起自己的醜惡。

心泉 菲君，不要這樣說，以現在的情形論，你很需要天真爛漫的孩子，

而天真爛漫的孩子也很需要你。

菲君 需要我嗎？不，永世也不會需要我。

心泉 我敢說他們一定需要你，你還不知道你已經回復到原來的自己了嗎？

菲君 可是我做過一番罪惡的事。

心泉 誰人沒有做過罪惡的事。你承認自己做過罪惡的事，就是以寬恕了。……況且這種罪惡的事，也算不得是你自己做的。

菲君 不是我做的，難道是你做的？

心泉 雖不是我做的，也不能說完全是你做的。在你這樣的環境裏，誰也會發生罪惡的事。

菲君 心泉，你不要說好聽的話來寬恕我，我覺得自己不應該受人家的寬恕。

心泉 不，你應該受人家的寬恕，因為原來的你並沒有做過罪惡的事。可是實際上，我已做過罪惡的事了。

菲君 我說過那不是原來的你，你還不清楚嗎？

心泉 你寬恕我，別人不能寬恕我。

菲君 你何必想別人的寬恕，在現在怎麼時代，想別人寬恕，幾乎是一件做不到的事。

心泉 但是我自己也不能寬恕自己。

菲君 這正是你的好處。別的女子原不把這些事當作罪惡，寬恕不寬恕，自然更談不到。

心泉 你的話使我不安極了，我覺得你應該罵我如昨天一樣地罵我。今天，我不能再罵你，因為今天，你知道懺悔了。知道懺悔的人就不應該受人家的罵。



菲君 無論你怎麼說，我總不敢回到鄉下去。

心泉 爲什麼不敢？

菲君 我不敢把罪惡的種子帶到鄉間去。

心泉 菲君，你不到鄉下去到那裏去？

菲君 我不想到那裏去……

心泉 不想到那裏去？這是什麼話！

菲君 是的，我不想到那裏去。

心泉 （發一會兒癡。）菲君，你不替自己設想，也要替弟弟設想；你的弟弟很希望你回去，你知道嗎？……

菲君 不要說起弟弟罷。……我再也不能做他的姊姊了。

心泉 這裏的事，你的弟弟還不知道呢。

菲君 他總有一天會知道，那時候我難受，他也難受。

心泉 你的弟弟很愛你。

菲君 愛我益發使我覺得不能做他的姊姊。

心泉 菲君，你不要把世事看得太認真了，世事是值得認真的。

菲君 世事是值得認真的，我知道。

心泉 那麼，又死記着過去的事做什麼？

菲君 我那裏去記牠，可是我越忘掉牠，越不能忘掉牠。

心泉 「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這句話你大概還記得；菲君，我誠懇地勸你，回到鄉下去，開始新的生活罷。

菲君 我不相信自己有新的生活。

心泉 怎麼沒有？只要你努力。

菲君 努力嗎？

心泉 是的，只要你努力。你要知道，在努力中，可以找到生活的意義，和

生活的樂趣。

菲君 我覺得自己被重重繩索束縛着，在這些繩索未解開以前，無論如何不能努力。

心泉 你回到鄉下去就好了。（注視菲君。）

菲君 （過了一會。）等我想一想看，到底回去不回去。

心泉 回去，回去，回去總是好的路。

菲君 是的，回去是好的路，不過……

心泉 不過什麼？

菲君 沒有什麼。

心泉 回去，菲君，你要聽我的話。

菲君 讓我想一想看？

心泉 那麼，我先去找一個人，回來討你的信……只要幾分鐘，你在這

裏等我。

菲君 好，我在這你等你。

心泉 我希望你聽我的話……記得，回去總是好的路。

菲君 停一會兒，你在這裏找我好了。

心泉 好，我去了。

(心泉退。)

(夢彪在臺後作呼，茜娜茜娜聲。)

(菲君急退。)

(夢彪上。)

夢彪 茜娜！茜娜！

(露芬上。)

露芬 你喊茜娜做什麼？

夢彪 沒有什麼。

露芬 倩妃找你碰到了沒有？

夢彪 沒有……她現在那裏？

露芬 不知道，不在外廳，就在你的房間裏。

夢彪 不會在我的房間裏，我剛才從房間裏來。

露芬 總在這些地方，你去找她看。

(茜娜上)

夢彪 呀！茜娜。

茜娜 你知道倩妃在找你嗎？

夢彪 知道了，現在什麼地方？

茜娜 外廳裏，快去快去，她似乎有要緊的事對你說。

夢彪 什麼大事，她有說嗎？

茜娜

沒有。

(夢彪退。)

露芬

(走近茜娜。)我叫你對夢彪說的話，你說了沒有……

茜娜

人家到了這步田地還迫她立刻……怎麼說得出嘴。

露芬

你真笨，不這樣做，會生別的問題。

茜娜

什麼別的問題，特的問題，我不願意再管了。

露芬

昨天怎麼說，你還記得嗎？

茜娜

說起昨天，我後悔得不得了。昨天，我不知碰見了什麼鬼，竟說出

那樣良心上過不去的話。昨天夜裏，我整夜在那裏發抖，聽見菲

君的哭聲，心裏就如刀刺一樣。你想想看，假使菲君尋死了，豈

不是我的罪孽。我在夢裏也看見菲君在那裏尋死。

露芬

那裏會尋死。尋死了，只管來問我。

茜娜 別人也許不會尋死，至於菲君，很難說。

露芬 決計不會尋死。

茜娜 可是我總覺得她會尋死，也許是我心虧的緣故。

露芬 你叫夢彪明天迫她出去，出去以後，就是尋死，和我們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茜娜 我不忍說……你看她終天在那裏流淚，多麼可憐呀！

露芬 (低聲) 她不出去，若使夢彪查出了底細，叫她重新進來，怎麼好。

茜娜 實在說，我很希望她重新進來……

露芬 (微惱) 這是什麼話！

茜娜 我不能看着一個人因我而死。

露芬 不會死的……就是死，也不是你的罪過。

茜娜 我總覺得她會死，似乎她只有一條死的路好走了。……（忽然。

）夢彪有一枝手鎗在寫字檯的抽屜裏，你知道嗎？

露芬 知道的。

茜娜 今天下午，我去推開抽屜，看見那枝手鎗不在裏面了，這使我吃了一驚。

露芬 你以為是菲君拿去，是嗎？

茜娜 是的，一定是菲君拿去，因此，我今天一天跟在他的身邊，生怕她用手鎗打死了自己。

露芬 你怎麼知道不是夢彪拿去？

茜娜 不是夢彪拿去，若是夢彪拿去，決計不會把殼子留在那裏。

露芬 （微驚，過了一刻，繃着眉毛對茜娜說。）茜娜你還是聽我的話，叫夢彪追她出去罷。



茜娜 不，我再也不說了。

露芬 你不能不說。

茜娜 不，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說。……要說你自己去說。

露芬 (微怒) 若使我自己去說，還用得央求你嗎？

茜娜 我無論如何不說。……你不知道現在這樣我已不能安心了。

露芬 (大怒) 不說好罷！

(茜娜低頭退)

(倩妃急上)

倩妃 露芬，夢彪呢？

露芬 你還沒有找到他嗎？他剛才在這裏出去。

倩妃 現在呢？

露芬 在外廳找你。

倩妃 真麻煩，找了半天還找不到。

露芬 有什麼要緊的話嗎？

倩妃 沒有……唔，我再去找他。

（倩妃向門外走去。）

（夢彪上。）

倩妃 呀，夢彪。

夢彪 你怎麼在這裏？

倩妃 我找你找了半天找不到，所以到這裏來。

夢彪 你從家裏來嗎？

倩妃 是的。

夢彪 你的面色大不好。

倩妃 唔……

露芬 你的家裏發生了什麼事嗎？

倩妃 (有意無意地) 沒……沒。

露芬 沒有，做什麼這樣慌張？

倩妃 (勉強一笑) 我故意裝成這樣。

夢彪 真的沒有什麼事嗎？

倩妃 (看露芬一眼) 真的沒有……菲君說有話同你說，你知道嗎？

露芬 菲君有話同我說嗎…… (笑) 好，我就去罷。

倩妃 笑什麼？

露芬 沒有什麼，不過……我去了！我去了！ (回頭一笑)

(露芬下)

倩妃 (坐在沙發上，向夢彪招手) 來，來，我有要緊的話同你說。

夢彪 (走近) 乖乖，什麼要緊的話？

倩妃 真的有要緊的話，你坐下來，快點坐下來。

好，坐下來罷。……（湊近倩妃的耳邊。）又是菲君的事嗎。

倩妃 不是菲君的事。……是你的事。

夢彪 是我的事？

倩妃 是的，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

夢彪 也是你的事？那麼剛才爲什麼說沒有？

倩妃 剛才沒有，現在可有了。

夢彪 （搖着倩妃的肩頭。）說罷，說罷。

倩妃 （低聲。）我們的事被老頭兒知道了！

夢彪 （驚悸。）什麼，被老頭兒知道了！

倩妃 他素來非常相信我，所以聽見了我們的事，還大不相信。

夢彪 不過我們總要防備他纔好。

倩妃 是呀，算不定明天後天他會派人到這裏來搜，若使給他搜出了什麼重要的東西，他就藉口封閉你的公司，……並且把你帶去給他搜也不要緊，不過預先要把那個東西藏好。

倩妃 什麼東西？

夢彪 黑……

倩妃 呀，還有幾箱？

夢彪 只有十幾箱了。

倩妃 不要藏，趕快把他賣掉罷。

夢彪 也可以。

倩妃 索性公司也不要開，我和你（低聲）……好不好橫豎你這個

公司是掛名的。

夢彪 好的，沒有危險嗎？

倩妃 那裏有什麼危險，你的膽子太小了。

夢彪 沒有錢，怎麼辦？

倩妃 錢嗎？我至少可以弄到十幾萬。

夢彪 真的？

倩妃 真的。

夢彪 那麼就決定這樣辦罷。

倩妃 你說那裏好？

夢彪 日本。

倩妃 好……這幾天有船嗎？

夢彪 後天早晨有長崎丸。

倩妃 你怎麼知道？

夢彪 一個朋友說的，他也定後天到日本去……你回去早點把錢弄

好，錢弄好了，什麼事都可以辦。

倩妃 錢沒有問題，你放心。

夢彪 就這樣說罷。

倩妃 那個東西你趕快約人賣出去。

夢彪 時間太匆促了，恐怕不容易賣得出去。

倩妃 （似乎想到了什麼事。）你叫人拿去賣給普濟藥房罷，普濟藥房是我的老爺開的。

夢彪 是你的老爺開的。

倩妃 是的……你託人賣給牠好了。

夢彪 你打算明天幾時到這裏來。

倩妃 太早容易使人家疑心。我看，晚上六點鐘罷……你先把船票和一切的手續辦好。

夢彪 那自然……不過我想你到這裏來不大好。

倩妃 那麼到什麼地方等你呢？

夢彪 虹口有一間東洋旅館，你在那裏等我罷……東洋旅館，你知道嗎？

倩妃 知道，知道。

夢彪 你在那裏等我好了。

倩妃 你有手鎗嗎？最好帶一把手鎗出去。

夢彪 有的。

倩妃 那麼，好，我先回去。

夢彪 (笑嘻嘻地) 一個 Kiss，一個 Kiss。

倩妃 (賣弄風情) 不。

夢彪 (握着她的手) 最後一次了，Kiss，Kiss。



倩妃 (斜眼) 最後一次?

夢彪 是的, 在這裏算最後一次。

倩妃 (眉毛微縐) 討厭!

夢彪 (吻倩妃) 好了, 你去罷!

(倩妃向外走去。)

(一下鎗聲從臺後傳來。)

(倩妃回到夢彪的身邊, 緊緊地靠着。)

夢彪 什麼地方放鎗?

倩妃 鎗聲很近。

夢彪 是的, 很近。

(忽然臺後發出噪雜狂喊的聲音。)

倩妃 (仰頭) 什麼事?

夢彪 (吃驚) 什麼事?

倩妃 我問你,到底什麼事?

夢彪 不知道。

倩妃 出去看一看。

夢彪 (拉住她) 不要出去,出去有危險,你聽喊聲更亮了

倩妃 (面無人色) 恐怕是我的老爺派人來檢查……

夢彪 (大驚) 是了,是了,怎麼辦?

倩妃 逃,逃,趕快逃!……遲了就沒命了!

夢彪 這裏是絕地,向那裏逃去呢?

倩妃 呀,喊聲更近了!更亮了!……

倩妃 (聲音顫動) 我不敢,我不敢。

(臺後傳來「殺了人了」的聲音。)

倩妃 呀，殺了人了！

夢彪 壞了！壞了！

倩妃 壞了！壞了！

夢彪 索性讓我出去看一看。

倩妃 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

（茜娜和公司內男女用人擁上。）

茜娜 夢彪，不好了！

夢彪 （呆了一會兒。） 什麼事？

茜娜 露芬給人家殺死了！

夢彪 （大驚。） 唉，露芬給人家殺死了！

倩妃 什麼人把她殺死的？

茜娜 不知道。那時我在自己的房間裏，聽見鎗聲，就趕出來，在外廳裏

找了一回，找不出什麼，走到天井裏，看見露芬躺在地上，臉上身上滿是鮮紅的血，這把我嚇死了。

我出去查一查，到底是什麼人把她殺死。

（菲君自人叢中衝出，衝到夢彪的面前。）

菲君（圓睜兩目。）是我把她殺死的。是我把她殺死的。

夢彪（驚奇。）是你？

茜娜天呀！這是什麼事！

夢彪（怒態漸現。）是你把她殺死的嗎？

菲君是我！是我！我親手把她殺死的！

夢彪你爲什麼把她殺死？

菲君她把我送上了死路，我也把她送上了死路，這不是很公道的嗎？

夢彪唉，你這樣柔弱的人，怎麼會殺人？

菲君 怎麼不會殺人，我的良心迫我去殺人！

倩妃 （縮在夢彪的後面。）菲……菲君！

菲君 （向夢彪。）我不僅要殺死露芬，並且要殺死你！（聲調特別響亮。）

（菲君在說出『你』字之前，就用手鎗對準夢彪的胸口。）

（鎗放，夢彪應聲倒在地。）

（倩妃，茜娜，和雜人放聲狂喊。）

菲君 （如凶神一樣。）不要走近我，誰走近我，我就打死誰。……（指

夢彪。）呸，你怎麼這樣無用，你可以處死我們女子，誰知我們女子也可以處死你。……竟流出眼淚來了？我只看過你笑，還沒有看過你哭。從前爲什麼不哭？現在，你哭也沒有用處了。……你知道嗎？子彈已經穿過你的心了！哈哈！哈哈！好快活！子彈已經穿過你

的心了！……（用手拭着夢彪身上的鮮血。）……血！血！（用舌頭舐着手掌上染着的血。）血！血！稍微帶點苦味，可是也有點甜味。（又在夢彪的身上，染得一手的血，將手擎在茜娜和倩妃的面前。）吃！吃！這是他的血，爲什麼不吃？……吃！吃！只有他的血可以洗去我們一切的罪惡！

（幕急下。）（全劇完。）

# 幸福的欄杆

劇中人：

高一華 S 大學教授。

杜繩言 | 高妻。

郭亦頻 | 高友。

林春紅 | 高婢。

佈景：

一華家中休息室。

繩言（戴着望遠鏡，一邊看，一邊對春紅說。）下了兩天雪，雪就積得這樣厚。你看那邊山上滿是雪，樹頂上也滿是雪……這樣冷的天，還有鳥兒在外面飛，從樹林裏飛過去，樹頂上的雪，一陣一陣抖下來。現在，

飛到那溪邊，也許鳥巢就在溪邊罷。……爲什麼總是飛着，不冷嗎？

春紅 恐怕是找東西吃，找不到，只好飛着再找。

蕓言 若使終是找不到。

春紅 那只好餓死。在冬天，鳥也同人一樣，很容易餓死。

蕓言 爲什麼不飛到這裏來，飛到這裏來，我們可以拿些東西給牠吃。  
怪可憐的，這樣飛來飛去。

春紅 （忽然。）山嶺上有一個黑影在動着。

蕓言 那是老爺。

春紅 老爺也真古怪，這樣冷，不坐在家裏，偏在外面跑。

蕓言 他自己高興在外面跑，那裏怕冷。

春紅 不要說山嶺上，窗子外面，和窗子裏面，就差得大。在窗子裏面，誰會知道外面在下雪；一出去，就覺得很冷，那些冷風，總喜歡從頭



頸裏面鑽，鑽得刺骨。

蕪言

隔着一扇窗子，裏面和外面當然不同。

春紅

老爺逛得多麼高興，太太，你聽，他唱着哩。

蕪言

你老爺爺也像小孩子一樣，似乎一下雪，就好玩，前幾天沒有下雪，還巴不得下雪。

春紅

現在走到大樹的下面了。

蕪言

哈哈，樹上的雪花撒下去，撒在身上簡直像頭白狗兒。

（裏面有讀詩聲『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聲哀而緩。）

春紅

郭先生在裏面嗎？

蕪言

（回過頭來。）呀，我看雪景看了半天，把要緊的事倒忘了。春紅，你去看一看郭先生，在裏面做什麼，偷偷地看，不要給他看見。

(春紅躡手躡腳地去，又躡手躡腳地回來。)

春紅 躺在床上……太太，郭先生下午總是在裏面哭，爲什麼？

蕓言 沒有什麼，郭先生本來就喜歡哭。

春紅 我看他早晨接到一封信，看過以後哭喪着臉出去，下午回來，哭就哭了兩點多鐘。是那封信的緣故嗎？

蕓言 老爺回來，你不要說起。

春紅 我不說。

蕓言 你把我那件狐皮旗袍拿出來。

春紅 太太出去嗎？不要出去，外面太冷了。

蕓言 你拿出來就是了。

(春紅從櫥子裏拿出一件很美麗的狐皮旗袍。)

春紅 太太這件旗袍做好，還沒有穿幾次。

蕪言 你找一個包袱把牠包起來。

春紅 爲什麼？

蕪言 你包起來就是了。

(春紅包旗袍，臉上表現出驚疑的神氣。)

(蕪言在春紅耳朵說幾句話，聲音極低。)

春紅 (圓睜兩眼) 啊！

蕪言 老爺就來了。你快點從後門出去。

春紅 知道了。(一邊望着蕪言，一邊出去。)

(蕪言坐在火爐邊看書。)

(外面有『春紅，太太在裏面嗎』聲音。)

(蕪言站起來向門口望着。)

(一華上。)

一華 春紅那裏去？

純言 金小姐要借一件旗袍，我叫春紅送給她。（頭低下）

一華 呀！你的臉色很蒼白，冷嗎？

純言 不冷。

一華 你發抖。

純言 （勉強一笑）沒有。

一華 爲什麼？

純言 沒有什麼……也許是剛才站在窗邊站得太長久的緣故。

一華 你快把窗子關起來罷。

純言 讓我們分受一點冷，不好嗎？

一華 真是小傻子，冷風從窗外吹來，房子裏溫暖的空氣，是要給牠吹

跑的，并且還吹壞了……

純言

吹壞了什麼？

一華

吹壞了我的玫瑰花。（看她。）你看，我的玫瑰花已經給冷風吹萎了，萎得像水仙花一樣。……好水仙花，請你把窗子關上罷。

（純言關上窗子。）

一華

外面可真冷，抱着逛的心思，在外面走，沒有什麼；若使有事情在外面走，那就有些難受了。（坐在火爐邊一張有墊的椅子上。）呀好舒服的椅子！這是我的水仙花，不，我的玫瑰花，給我豫備的嗎？我的玫瑰花真聰明，聰明得像一頭小小的哈吧狗兒一樣。我想，也許還替我豫備一些東西罷，用不着多說，我的玫瑰花已經懂我的意思了。什麼東西，當然是咖啡，或者呵呵。一個人從很冷的地方跑來，在太太的手裏喝一杯很熱的咖啡，或者呵呵，那是多麼適意的事。我準定我有這樣適意的事，我的玫瑰花，對嗎？

純言

(笑) 活像一個丑角。

一華

丑角？一點也不錯，一個人能殼在美麗的太太面前，扮扮丑角，總算是一個幸福的人。

純言

(一面做呵呵，一面說) 不要這樣，給郭先生聽見，不好意思。

一華

你把門關起來罷。像冷風一樣的東西，是不許吹進來的。我的玫瑰花，再勞動你一次，把門關上罷。

純言

不……我不會。

一華

你不會，我會。(關上門，又回來坐下)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盡量地享受幸福了。……奇怪，我的玫瑰花今天爲什麼不喜歡笑，也不喜歡說話。沉默着，沉默着，真的變成水仙花了。沉默也像冷風一樣，會把幸福吹跑的，不要這樣沉默，說一句好聽的頂好聽的頂頂好聽的話。

純言 我不說。

一華 你似乎不大舒服。爲什麼臉色這樣蒼白？坐下來坐在我的傍邊。

（純言把一杯呵呵給他，坐在他的傍邊。）

一華 （拉着她的右手。）好冷的手！（用自己的兩手搓着她的手，過了一會，又把她的手放在嘴邊呵着。）讓我吹一點熱氣進去，這一隻手一定給冷風吹壞了。

（純言似乎想着什麼，左手拿了許多糖放在呵呵裏，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她的身離他很近，她的心離他很遠，一華說的話，她大概沒有幾句聽見。）

純言 （從夢裏驚醒一樣。）呀！（用匙子把杯裏的糖拿出去，倒在火爐邊）呵呵快要冷了，你喝罷。

一華 我剛纔不是說過嗎？喝呵呵不能用我的手，我聰明的玫瑰

花。這一點大概知道。

蕓言

（拿呵呵給他喝。）好了，好了。

一華

在一隻像象牙一樣白，像蓮乳一樣嫩的手裏，喝呵呵，呵呵就甜得多了。很甜，很甜，比蜂蜜還要甜，比糖漿還要甜……

（裏面又有『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的聲音。）

一華

（縐着眉毛，捻緊拳頭，重重地在桌子上搥了一下。）討厭的東西。

（蕓言聽見一華發氣的聲音，手裏呵呵茶的杯子就掉下來了，掉在火爐上，粉碎，粉碎。）

一華

什麼？

蕓言

沒有什麼。……杯子打碎了。（把杯子的碎片收拾好，丟到窗外去。）一華（聲音遲緩而嚴厲。）不要這樣，他很可憐。……



一華 但是也很可惡。

蕪言 你不喜歡他，忘掉他好了，何必……

一華 他在這裏，我們中間似乎有黑影子在移動着一樣，幸福的事，都給他障住了。你知道，當人家非常快樂的時候，忽然聽見一聲嘆息，看見一副哭臉，那真是最掃興沒有的事，有這樣的事，呵呵還喝得下去嗎？

蕪言 這也是不得已的。誰喜歡在人家面前，裝做嘆氣流淚的樣子。像你這樣幸福的人，就使叫你裝，恐怕也裝不相像。

一華 我從來沒有嘆過氣，流過淚。

蕪言 所以，你也不喜歡人家嘆氣流淚。

一華 對呀。聽見一聲嘆氣，看見一副哭臉，倒沒有什麼，這像風在耳邊吹過，雲在面前流過一樣，一會就消滅的。最討厭的是他在我們

心上騷擾的事。譬如晚上，人家都睡覺了，他偏在窗前走來走去，影子在窗上漾着，幽靈似地。這樣的影子，你也許見過，多麼陰森，多麼黯淡。有這一種不好的印象在心裏，夜裏準定有不幸福的夢。

「純言

你只做不幸福的夢，……

「一華

你那裏知道，在夢裏覺到的苦痛，是很深刻的。

「純言

你苦痛嗎？真是聞所未聞的事。

「一華

都是他給我的。……還有那像鬼叫一樣的提琴聲音，也給我很大的苦痛。沒有神經病的人，誰會在夜半跑到山上去拉琴。不知道拉給什麼人聽，那樣淒慘的聲音，拉給鬼聽，鬼也不願意聽。山上的風，夜裏冷得刺骨，就是野獸也怕冷，躲在洞裏，他倒不怕，這一點我可佩服。

〔蕓言〕在窮困的時候，人的聲音本來比鬼的聲音就淒慘得多。一華，我希望你對郭先生不要酷刻，他太可憐了。

一華 我們可憐他……誰叫他沒有事業。

〔蕓言〕社會不給他事業，有什麼辦法？

一華 這只怪他自己不好，隨便學什麼都可以，偏學藝術，一門最無用最輕賤的東西。現在革命時代，藝術是應該給人家鄙棄的。

（〔蕓言〕走到窗邊，打開窗子，向外面望着。）

一華 爲什麼又打開窗子？

〔蕓言〕剛纔有一隻鳥兒在外面飛着，怪可憐的，我看一看，她是不是還在飛着？

一華 我的玫瑰花倒喜歡鳥兒……（忽然）春紅，看什麼？鬼頭鬼腦。

〔蕓言〕春紅呢？回來了？

(春紅上)

春紅 回來了。

蕪言 金小姐在家嗎？

春紅 在家。旗袍給她穿，很合式，像她自己做的一樣。

(裏面發出提琴聲)

一華 (捻緊拳頭，在桌子上搥着) 討厭的東西！

蕪言 (驚訝) 什麼？

一華 你聽，鬼叫的聲音又來了。我的耳朵真倒霉，在幸福的時候，偏聽這種不幸福的調子。

蕪言 一華，你出去走一會罷。回來我再給你豫備一杯很熱的呵呵。

一華 也用你那很白的手拿給我。

蕪言 那當然。

一華 好，我出去採梅花去，採一枝梅花來，同我的玫瑰花比一比，究竟

誰長得俊，誰長得紅。

純言 (推他) 你走，你走罷。

一華 走走……(又聽) 我的耳朵真倒霉，在幸福的時候，偏聽這種

不幸福調子。我要找一個冷僻的地方……

純言 好，你找一個冷僻的地方，享受幸福去罷。

一華 把窗子關好，記得，房子裏溫暖的空氣，是要給冷風吹跑的。我的

玫瑰花，記得。

(一華下)

(春紅把手裏一束東西交給純言，純言隨手把牠放在口袋裏。

純言

你去請郭先生到這裏來。在門口喊他，不要走到門裏面去，郭先

生是不喜歡人家到他房子裏面的。

(春紅下。)

(郭亦頻上，一衣衫襤褸神色頹唐的青年。)

繩言 請坐下來。

亦頻 (坐。)— 華剛纔在罵我嗎？我聽好像在罵我。

繩言 不，你不要誤會，是罵春紅，不是罵你。— 華的脾氣真不好，春紅

一天總要給他罵幾次；春紅倒有孩子氣，給他罵，還笑。

亦頻 當然只好笑；就是罵我，我也只好笑。

繩言 他對你，憑良心說，總算不壞，他現在極力替你找事情，可惜還沒

有找到。

亦頻 謝謝。高太太，我在這裏五個多月，真對你們不起，給你們看了許

多不喜歡看的事，聽了許多不喜歡聽的聲音，你們仍舊當我是

朋友。想起來，覺得自己太不應該了。爲什麼要吵擾人家？我們在  
做夢的時候，不是最討厭人家吵擾的嗎？

蕓言

鄧先生，我們一點不覺得你在吵擾我們。我們老朋友，用不着說  
客氣話。就是你住在這裏，也是應該的。在法國的時候，一華曾得  
你不少的幫助，現在他幫助你總不能算是一件應當感謝的事。  
人同人本來就得互相幫助，誰料到將來我們不要你的幫助呢？  
這是兩樣的：一華要我幫助，是過去的事，我要一華幫助，是現在  
的事。我總疑心一華討厭我，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一個人在窮  
苦的時候，神經總有點過敏。

亦頻

蕓言

你千萬不要疑心。

亦頻

高太太，我住在這裏總覺得不安。不要說聽見一華的聲音，就是  
聽見蒼蠅的聲音，也覺得牠在討厭我一樣。那一個窮人受人

家的討厭。我好幾次想離開這裏，可是終不能離開這裏。離開這裏，到什麼地方去呢？在別人的眼光裏，世界是很大的；可是在我的眼光裏，也可以說在一般窮人的眼光裏，世界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東西，除了現在住着的以外，幾乎是沒有地方。這倒沒有什麼，最難得的是你待我的心，你待我太好了，簡直像姊姊待弟弟一樣，好得使我流淚。在什麼地方，再可以找到像你這樣溫柔的仁慈的心呢？我相信是找不到的，所以一華罵我一句，——高太太，一華真的當面罵過我，你就安慰我一句，因為你，一華對我不好的事，我就記不起了。

雜言

郭先生，我不是說嗎？一華的脾氣是很壞的，他也時常罵我。他明知道我是可以罵的，因為我是他的太太；也明知道你是可以罵的，因為你是他的朋友。你原諒他罷，郭先生。



亦頻

這說不到原諒。我這幾個月以來，不知道給多少人罵過，給一華罵兩三次，當然算不得一會事，何況一華還是我的朋友。（苦笑。

純言

人家罵你，不要理牠，對於藝術家，罵和讚美是一樣的。

亦頻

高太太，你還以為我是藝術家嗎？藝術家，這個不祥的名稱，我恨死牠。爲了他，不知道多少青年，沒有嘗過人生的滋味，沒有得過社會的恩惠，就給牠趕到墳墓裏面去。燕子磯頭，黃浦江邊，大概總有藝術家的靈魂，在那裏哭罷？沒有風會把這種哭聲吹到偉人的門前，使偉人們在聽過肉的聲音以後，也聽一聽這種死的聲音。不會有的，這也是藝術家的夢。藝術家，可憐的藝術家，可笑的藝術家，死後還在做夢，倒底做些什麼夢？我願意湯湯的江水，會沖去他們的夢，使他們從夢境裏出來，看一看夢境外面的東

西！

純言

郭先生，我勸你不要發牢騷，藝術對於你總算不錯，在外國使你享過大名。

亦頻

在外國享過大名，這也夢一樣地過去了，夢一樣的東西，不能追回來的。我不知道藝術是什麼，回國以後，牠就沒有一天不虐待我，她給我恥辱，煩惱……我緻細想過，藝術家的命運，都是差不多的：不像我把眼淚和在酒裏，給自己喝，在生命的角尖上，無聊地徘徊着；便像那些把自己交給燕子磯黃浦江的勇士。眼淚是白流的，現在，我的酒杯裏是沒有眼淚了，有的只是我自己的影子，同死一樣平淡的影子。

純言

你不應該多喝酒。

亦頻

不喝酒，幹什麼？看人家太幸福的時候，我非喝酒不可；看人家太

快樂的時候，我非喝酒不可。人家沒有幸福的事，快樂的事，我也  
不必喝酒了。

蕤言

郭先生留着自己去享幸福的事，快樂的事。糟蹋自己做什麼？況  
且你的母親希望你很大。

亦頻

（不禁大哭）『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

蕤言

郭先生，你今天早晨接到一封信嗎？

亦頻

（含淚作驚疑狀）沒有。

蕤言

你不要瞞我，我已經看見了。

亦頻

真的？

蕤言

真的。我知道你的母親有病，並且病得很重。

亦頻

唉，苦命的母親，他那裏知道她的兒子也同她一樣窮。

蕤言

你現在的情形，沒有告訴你的母親嗎？

亦頻

怎麼可以告訴她？告訴她，不是打碎她的好夢嗎？在夢裏她也許以爲我在過着適意的生活罷？這一點，就可以使她快活得流淚。我恐怕傷她的心，從來沒有說過窮；她也恐怕傷我的心，也從來沒有說過自己窮。我騙她，她騙我，互相欺騙。現在——一定是不得已的時候，她開口向我要錢了。我那裏來錢給她？我想過許多時候，可想不出一個欺騙的法子，除了錢，有什麼東西再可以欺騙她呢？那裏來錢？我不能用氣力，闖進人的家裏去搶；也不能用眼淚，跪在人的面前去討。去搶，去討都會失掉我的尊嚴，我的東西都可以賣掉，我的尊嚴却不可以賣，留着牠，好使我毫無羞恥地到墳堆裏面去。在現在的世界，對於錢除了去搶去討以外，還有什麼巧妙的辦法呢？

純言

郭先生你不早說，早說我就替你想法子了。爲了錢，也值得這樣

煩惱嗎？（把口袋裏一束鈔票拿出，放在桌上。）這裏有捌拾塊。你先寄給你的母親，不够再說。

亦頻 高太太，我真不好意思再請你幫忙，你給我幫忙的次數太多了。

純言 這有什麼關係？你將來多幫我們的忙就是了。

亦頻 可憐的母親！收到錢又可以做夢了！

純言 但願你的母親真真看見你像夢中的你一樣。……（忽然）郭先生，你好久沒有畫了。

亦頻 咳！「貧窮從窗外進來，藝術從門後出去。」這句話真不錯，我每次提起畫筆在凝想畫中結構的時候，就看見筆尖上現出母親的臉，一個瘦的黑的流着眼淚的臉。這個臉慢慢地明顯畫中結構也就慢慢地模糊了。這樣怎麼有心思畫。

純言 你要極力忘掉你現在的境遇。

亦頻 人總歸是人，勉強裝做超人，是不成功的。眼裏所看到的，耳裏所聽到的，心裏所覺到的，都明明白白地告訴我，現在我究竟在過着那一種生活。

蕓言 (向門外，再回過頭來。) 郭先生，你先把鈔票放進口袋裏罷。  
(郭開始拿鈔票的時候，高一華進來，蕓言隨手用花瓶蓋住鈔票。)

一華 (手你拿着一朵花。) 蕓言，我替你拆一梅花來了。(斜目看亦頻。) 呀，亦頻，你也在這裏嗎？(斜目看蕓言。) 你到後面看一看，春紅不知道到那裏了。春紅這孩子，一天總要給我罵幾次……  
(蕓言遲疑一會即下。)

一華 (把梅花插在花瓶裏，隨手把花瓶移到桌中去。鈔票，他當然看見了，但是他裝做沒有看見。) 亦頻，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就是

請你出去，今天就出去。我不能看你在這裏，破壞我的幸福，一如我不能破壞你的幸福一樣。（吸煙，用鈔票當紙取火。）

亦類

我有什麼幸福，有的都寄託這些錢上，現在可給你燒掉了。

一華

這是你的錢嗎？……人家佈施給你的！

亦類

（也拿一張鈔票來燒。）你看一看，這火焰上面，究竟是快樂的還是苦痛的色彩。

一華

不准你燒（搶下亦類手裏的鈔票。）

亦類

一華，你還認得我嗎？我不相信幸福會使我們隔得這樣遠，我可認得你，從前你是多麼良善的人，現在有點不像了。若使幸福能使良善的人變成惡毒的人，那我就咒咀幸福了。

一華

我怎麼不認識你，認識你是一個無用的窮鬼。

亦類

一華，你得厚道些。現在這麼年齡，誰沒有做窮鬼的希望，你敢擔

保將來不會變成窮鬼嗎？我也是享過幸福的人，有溫柔的妻子，有快樂的家庭。

一華 你那溫柔的妻子，你到墳墓裏找去，你那快樂的家庭，你到海洋裏找去。告訴你，幸福離開你了。

亦頻 幸福離開我，就不離開你嗎？

一華 什麼話？滾滾快滾！

（繩言從裏面衝出。）

一華 （怒目視她）繩言，你好，欺騙我！

繩言 我欺騙你是爲你。

一華 爲我？（冷笑。）謝謝！

一華，你從前給人家的好處，都給你自己破壞了。我爲你，把這些好處，重新裝飾起來，使人家知道，一華還是一個良善的人，誰知



道我沒有裝飾好，你又出來破壞了。

一華 我不願意你替我裝飾。

繩言 凶惡的人畢會露出凶惡的兩目，人家替他掩飾，是沒有用的。

一華 欺騙是多麼罪惡的事！

繩言 用欺騙救人，欺騙是多麼良善的事！

一華 總之，我不喜歡他在這裏，叫他立刻滾！

亦頻

我早就想走了，難道離開這裏，就沒有地方走嗎？真到沒有地方走的時候，我可以到大海裏面去，那無私的大海，一定歡迎我。到大海裏面去，我不知對自己說過幾次，總是那可惡的太陽引誘我，使我在地角上留戀着。前天夜裏一個人跑到海濱去，看見海浪湧上來，把浮在沙灘上面的雪捲下去。我意識到自己同雪一樣地白，也同雪一樣地輕，那時候，我想躺下去，任海浪把我帶到

什麼地方去，後來忽然看見隄上有一盞紅燈過去，我不知不覺地跟着紅燈走，誰知又走回來。這可咒咀的紅燈，沒有牠，我早就可以斬斷我的生命了。

一華 我也咒咀那可咒咀的紅燈。

蕓言 一華你希望他死嗎？

亦頻 希望我死？謝謝你的好意！

一華 你死了，我的窗子上就永遠沒有幽靈似的影子了。

亦頻 一華你是幸福的，我是不幸福的，中間隔着一堵欄杆，不能走到欄杆裏面去，在欄杆外面望一望，也不可以嗎？幽靈似的影子，你的影子，在窗上漾着就不幽靈似的嗎？我不相信，影子也同你一樣聰明，會把幸福的和不幸福的分得那麼清清楚楚！

一華 索性對你說，我不喜歡你，在這裏活着，你要活，你自己找活的地

方去。

蕪言

（大怒）亦頻，你離開此地就不能活嗎？同這樣殘酷的人，不能活在一起，走走！你走我也走！（聲音特別響亮）

一華

（大驚）唉！你走？

蕪言

我不走，難道看我自己將來也像他一樣任你宰割嗎？

亦頻

高太太，你不能走。

蕪言

走走！這裏沒有什麼值得我留戀！除了門前那株梅花，我自己栽的梅花。

一華

（怒極欲打亦頻。）多是你這個鬼，破壞人家的幸福。

亦頻

這是你自己破壞自己的幸福。

蕪言

郭先生，走走，讓良心給他一種苦楚的刑罰。

亦頻

高太太，你走，我可不能走了。

繩言 你不走，也不成。

亦頻 讓我走，你不要走罷。

繩言 不，不。

亦頻 和你一起走？不，不……我不能讓良心給我一種苦楚的刑罰。

繩言 你不走，我也走。（披上大衣，奪門而出。）（一華望她作癡狀。）

亦頻 我去追她回來……一華，這是爲你的幸福。

（幕下）（全劇完）

標商冊註

